



孫批
文
選

大達圖書
行刊社應供

119
1212
10
212



3 2173 6193 4

賦故如可
段渾於何
元正當倫
勢無或之
為賦也或
成而然未
大知言者
海茫非

標點
注釋
孫評文選卷二

賦(三)

江海

海賦

木玄虛
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為揚駿府主簿傳序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為海賦文甚傳麗足繼前良

昔在帝媯為古巨唐之代帝媯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子媯泗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天

綱滄滄沒滄出為凋為瘵側界反言水之廣大為天綱紀滄滄沸浦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鴻水存滄脫文曰滄洪濤

瀾汗萬里無際瀾汗長統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長波濟徒灑杜迤羊涎延八裔滄滄相重之貌迤涎邈迤於是

乎禹也乃鏖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沓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舜使禹疏九河濬濟濬若頡篇曰鏖削平也淮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

啓龍門之峯嶺之壘壘陵巒巒巒巒而嶄七鑿鑿尚書璇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門山名也峯嶺高貌準助格切嶺五格切廣雅

羣山既略百川潛滌息列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嶠夷既略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曰禹濬七十七川大利天下尚書大傳

孫評文選 卷二

一

從此何處馬說
功爲委大
海爲全篇
輸爲染大
淺或作涇
一或作天
亦黃河
上亦黃河
廣言其分
量怪則其
物類大則
合而字爲
一三爲
網之提
日沙出沒
以故獨
異言爲
中言物
勢一物
產亦皆以
大用細加
不概言大
點染細加
水勢又分
段先言大
兩廣次言

孫評文選 卷二

曰百川總於海爾雅曰潛深也說文曰濿除去也
泆期滂廣澹敢泆泆
騰波赴勢。濿深也泆音泆
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書

曰岷山導江又曰導河積石唯南于曰澗有萬穴
掎蟻拔五嶽，竭涸九州。掎拔竭涸音水既除掎拔而出竭涸而乾也掎引也廣雅曰拔出灑

滴滲淫，七薈外蔚雲霧，涓流泱泱，莫不來注。說文曰灑滴水下滴灑也滲淫小水津液也滲音侵
小流也泱灑滲於也漢書杜欽曰屯氏河
於廓靈海，長爲委輸。毛萇詩傳曰於歎辭也爾雅曰廓大也孟子曰舜使禹疏

鄆注曰委流所聚淮南子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岷海之輪也
其爲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激

澆亦激。澆，舟灑，以浮天無岸。下之多者水爲浮天載地說文曰浮汎也
湫沔，百川洗滌，淮漢。湫，急許也

而且穆故洗滌之流小。上文淮漢之流小而且穆故洗滌之流小
金樞之穴。河圖帝覽嬉曰日月會之精月有窟故言穴伏船望清賦曰金樞理嶽素月皆望義出於此
翔陽逸駭於扶

桑之津。言日初出也翔陽日也淮南子曰日陽之主也日中有鳥故言翔逸駭言
出疾也廣雅曰影起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桑也十日所浴

於是鼓怒溢，浪揚浮。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春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騰風疾說文曰島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島
於上林賦曰洧澤駭

怒更相觸搏，飛沫起濤。蒼頡曰濤大波也
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

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千萬
有三百六千六百輪廣雅曰挺出也

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礎

又

其怪言怪
其狀言怪
經見人所
以分懸互

道人所經遠
故人隨其
歷徒自顧
怪逆各自
為逆然著
意後而著
一以著
海邊以著
怪也以著
字收以著
法可任著

丁迴反岸嶽五嶽言波瀾之形遜相觸激故或反覆激或
 相碰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峯五嶽已見上文碰猶激也
 糾貌潘傑撰聚貌鬱鬱貌
 湖迭疾貌陸頽不平貌
 盤盞子乙激而成窟
 湔笑七湔土深菜
 而為魁
 傑特立也湔與傑同賈逵國語注曰三
 盤盞旋遠也湔噴波也毛長詩傳曰
 灑灑而為魁
 呼迴反潤疾貌泊栢小波也馳那起
 也露大貌甸甸重盞也相懸相擊也
 驚
 皐曰
 湔失泊栢而也
 以颺
 余磊罪洛
 甸苦而相廕
 呼迴反潤疾貌泊栢小波也馳那起
 也露大貌甸甸重盞也相懸相擊也
 驚
 浪雷奔駭水迸集
 七發曰波湧而濤起橫
 奔似雷字書曰迸散也
 開合解會灑灑傷
 濕濕
 真濕濕
 開合之貌
 葩華馭
 子丑
 六
 頂頂
 奴
 凜凜
 立瀆
 女及反範華分散也激沮
 聚也頂瀆沸貌湔瀆沸聲
 若乃靈
 非噎計
 潛銷莫振莫竦
 爾雅曰風而雨上為
 霜陰而風為噎竦音
 曰振動也疎亦動也
 輕塵不飛纖蘿不動
 爾雅曰唐
 猶尙呀
 加呼
 餘波獨湧
 言風雖靜而餘波猶
 壯呀嘩波相吞吐之
 貌
 澎
 匹
 溥溥
 於
 穰穰
 穰穰
 罪鳥
 喬山壘
 澎溥水聲洞瀟賦曰澎溥
 慨穰穰高峻貌穰穰不平貌
 爾其枝歧潭
 以
 淪
 藥
 渤蕩成
 汜
 音似管子管仲對桓公曰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穆天子傳曰飲于枝穆之
 中郭璞曰水岐成詩持小者也音止溥淪動搖之貌毛詩曰江有汜毛長曰決復入為汜也
 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
 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
 偏邊也毛詩曰爾雅王命飛駿鼓楫汎海凌山
 爾雅曰駿速也郭璞曰駿猶迅速
 亦疾也方言曰楫謂之棹東方朔
 對詔曰淺山越
 海窮天乃止
 於是候勁風揭樂
 百尺
 廣雅曰揭舉也
 維長綯
 所
 挂帆席
 綯今之帆綱也以長木為之所
 以挂帆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
 艘曰帆或以席為
 望濤遠決罔
 永然鳥逝
 著頰篇曰
 鵲聿
 如驚覺之失侶
 條如六龍之所掣
 充制反講疾貌蘇武答李陵書曰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長覺失羣不足以喻
 疾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說文曰掣引而縱也
 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
 左
 氏
 曰濟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
 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斬
 負穢言身有罪者負荷然尚書曰負罪引咎杜
 預左氏傳注曰愆失也鄭玄尚禮注曰弱也則

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

吳歌曰仙人騰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邊邊也陸綬海賦
圖云馬銜其狀馬首一角而龍形杜預左氏傳注曰蹊徑也

天吳乍見而髣髴，蝟像

暫曉而閃屍。

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吳為水伯說文曰髣髴見不說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
國語仲尼曰丘聞之水性龍罔象木之怪夔魍魎章昭曰罔象魚人肉尾暫見之貌

羣妖遘迕，

眇瞠

余治夷，爾雅曰邊邊也小雅曰迕犯也眇瞠視貌治夷妖媚之貌

決帆摧檣，江戕風起惡。

直

去聲○橦百尺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廊如

靈變，惚恍幽暮。

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開如神之變惚恍之頃

雲布

言海神吐氣類於天

飛滂勞

相矐，激勢相湖。

楚儂反言戕風迅疾而波浪相衝也滂大波也郭

崩雲屑雨，泆泆

汨汨

層雨飛瀉之貌言波浪飛瀉似雲之崩如雨之滂也李尤辭
詩賦曰興雲動雷飛層風雨泆泆汨汨波浪之聲也泆音宏

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

言風起而浪騰前却之貌

灑灑

灑灑

湑湑

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

言風起而浪騰前却之貌

或掣

或掣洩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

掣掣洩洩任風之貌汎汎悠悠隨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

徒識觀怪之多

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

蒼頡篇曰駭驚也說文曰悟覺也

爾其為大量也，則南澗歛。朱崖，北灑天墟。

廣雅曰澗讀也東都主人曰南嶺

東演析木，西薄青徐。

說文曰演長流也言流至析木之境爾雅曰析木謂之天津海在青徐之東故云西薄小雅曰薄迫也尙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海

此段明點
怪字前點
不浮天無
以等証已
盡乎証互
岸等証互
爲映發之
妙量大一
與大字一
途及物之
之盛言之
推其廣故

多故

合廣以 怪乃所 成其為 希世名 才為異 筆活此 言非一 也尺所 原非所 此以能 巨龜珠 燒怪魚 他處均 故特言 凡品尋 下五砂 翠珊瑚 車渠瑁 四全積 旬積如 山瑣連

僂及淮 惟徐州 經途漫 冷溼， 萬萬有 餘。鄭玄 周禮注 曰：經謂 星數也。 漢漢猶 經遠香 冥也。 吐雲霓 含龍魚 淮南子曰 四 隱鯤鱗 潛

靈居。 靈居或 為崑山 崑山方 壺處也 靈居衆 仙所處 豈徒積 太顛之 寶貝， 與隨侯 之明珠 琴操曰 對徒文 王於交 里擇日 欲殺之 於是太 顛散宜 生南宮 适之屬 得水中

大貝以 獻封立 出西伯 墨子曰 和氏之 璧隋侯 之珠 將世之 所收者 常聞所 未名者 若無。 晉世之 所收者 常聞其 名 且希世 之所

聞惡鳥 審其名 晉希世 乃一聞 之故不 能審其 名 晉靈光 殿賦曰 遠希世 而特出 故可仿 像其色 變體 薰薰 其形 不審之 貌 爾其

水府之內 極深之 庭 劉勰趙 都賦曰 其東 則 則有崇 島巨鼈 崕庭 崕庭 孤亭 擘洪波 指太

清 崇島五 嶽也 巨鼈大 鼈也 列仙傳 曰 巨鼈 負蓬萊 山而并 滄海之 中 列子 曰 渤海 之東名 曰歸墟 其中有 五山 帝命 禺強使 巨鼈十 五 舉首載 五山時 而不動 說文曰 海中往 往有山 可依止 曰島 崕崕高 貌山居 海中故 云擘峻 極際天 故云指 鄭衆周 禮注曰 擘破裂 也

東方朔 十洲記 曰 冥海 洪波百 丈 鷗冠子 曰 上及 秦清下 及太寧 竭磬石 栖百靈 鄭玄禮 記注曰 竭猶 載也 磬 颶凱風 而南逝 廣莫至 而

北征 言巨鼈 多力週 風而行 也 呂氏 春秋 曰 南方 曰凱風 北方 曰廣莫 風 其垠 銀 則有天 琛水怪 鮫人之 室 天琛自 然之寶 也 尚書 曰 天琛 在 東序水 怪奇石 生乎水 濱也 尚書

曰 松松怪 石曹子 建七啓 曰 戲鮫 人 劉涓子 吳都賦 注曰 鮫人 水底居 瑕石詭 暉 鱗甲 異質 說文曰 瑕玉 之小赤 色者也 詭暉 曰 質龜也 若乃雲 錦

散文於 沙汭之 際 綾羅 被光於 螺蚌之 節 言沙 汭之際 文若雲 錦螺蚌 之節光 若綾羅 也 毛詩 傳曰 丙崖 也 丙與 丙通 賈植 齊惡行 曰 蚌蛤 被殼崖 光采如 錦紅 繁

采揚華 萬色隱 鮮 說文 曰 隱蔽 也 陽冰 不冶 陰火潛 然 言其 陽則有 不冶之 冰其陰 則有潛 然之火 也 晏 煇 肩 炭

重燔 煇 吹爛 古 九泉 經炭炭 之有光 也 廣雅 曰 燔熾 也 重燔 猶重然 也 吹猶 也 然漢 書趙氏 朱熾 煇 綠煙 腰 一

眇蟬蛸 一絲反 腰眇蟬 蛸煙 飛騰之 貌 熾與 煙同 魚則橫 海之鯨 突扞孤 遊 山海 經曰 橫江 湖之鯨 鱗郭璞 戛巖 菽 偃高

濤廣雅曰茹食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焉而失水高誘淮南子注曰龍舟大舟 驚也 茹鱗甲吞龍舟 喻及 波則洪漣 蹶蹶 吹澇則百川

倒流劉劭趙都賦曰巨壑冠山陸魚吞舟吸漉吐也南都賦曰森奪奪而刺天 或乃躑躅 窮波陸死鹽田躑躅失勢之貌鹽田海邊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海水之崖多出

巨鱗插雲 鬢鬣刺天 骨成嶽 流膏為淵廣雅曰顛謂之類顛魏武也 顛虛 骨成嶽 流膏為淵四時食制曰東海有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鯢時死岸上膏流九

頤頤春秋元命包曰種骨成山流血成淵 若乃巖坻夷之隈 沙石之嶽音欽郭璞上林賦注曰墟岸也說文曰隈水曲也嶽沙石嶽也 毛翼產

殼苦 剖卵成禽爾雅曰生哺殼郭璞曰鳥子須母食也剖猶破也 鳧雛離襪 宜鶴子淋滲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間鳧雛鶴子布滿充積離襪淋滲毛羽始生之貌

羣飛侶浴 戲廣浮深 翔霧連軒 洩洩淫淫 翻動成雷 擾翰為林王曰聚蛟成雷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貌 更相叫嘯 詭色殊音詭異 若乃三光既清 天地融朗淮南子曰夫道絃字宙而

不汎陽侯 乘蹻去絕往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曹植苦寒行曰乘蹻追衛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躡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 觀安期於蓬萊 見喬山之帝像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史記曰武帝祭黃帝

羣仙縹緲 飈飈餐玉清涯音宜縹緲遠視之貌飈飈光駿賦曰忽 履阜鄉之留鳥 被羽翮之穆

所宜反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張郭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亭皆謚 翮天沼 戲窮溟于莊

有形於無欲 永悠悠以長生言衆仙雖表有形而無情欲故能久視長生也鄭玄尚書注曰類表也淮南子曰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莊子曰同乎無欲老

且其為器也 包乾之奧 括坤之區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城也 惟神是宅 亦

且其為器也 包乾之奧 括坤之區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城也 惟神是宅 亦

且其為器也 包乾之奧 括坤之區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城也 惟神是宅 亦

歷言珍異 之物不異 足以盡海 之以列仙 必以竟意 為究用是 全篇用意

總之結處未收
德言怪大
完慮於是
此全於頌
結宜作
未成此上下

江賦木爽
較更元
虛以言
定形無
微點海
間亦綴
以江介
名亦綴
沖道本
一以總
與篇源
應結德
首飲江
源委之
次江之
別派之
末茲途

祇是廬。神祇乘靈之通稱非惟天地也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說文曰：儲，積也。芒芒積流，含形內虛。班彪說海賦曰：余有事於

江賦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通曰：江者賈也，為其出物可賈。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與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郭景純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修威儀，為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為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形變態，云是墨精也。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小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無私水之德也。惟岷

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惟發語之辭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南都賦曰：發源巖穴，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也。其至於江津，南都賦曰：要源巖穴，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也。

聿經始於洛沫，擁萬川乎巴梁。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漢書廣漢郡雒縣有潭山，雖水所出入，謂雒與洛通。前音斯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武蓋切。攬，猶括束也。巴郡名也。

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盛弘之荊州記曰：信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方躋曰躋，登也。麗元水經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大之貌。極泓

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鄭玄禮記注曰：極窮也。莊子曰：大鵬海運則將。徒南漢司馬彪曰：運轉也。尚書曰：浩浩滔天。摠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

沅澧，汲引沮漳。南都賦曰：摠括遼瀛，郭璞曰：濠州注曰：泗水出魯國下縣，至臨淮下，相縣入淮。孟子曰：禹決汝漢，排淮而注之。江長，福殿賦曰：兼苞博落，郭璞曰：濠州注曰：泗水出魯國下縣，至臨淮下，相縣入淮。孟子曰：禹決汝漢，排淮而注之。

奇異之鱗介物
兼鱗介物
此水中之類
連入岸上
已接便沙
其下便於石
岸即下而
岸而江濱
言濱於石

江岸所生
草石走獸
金木禽魚
參錯大言
物見之江
往歸鳥之
往歸鳥之
往歸鳥之

三足曰龍郭璞曰今吳郡陽羨縣山
上有池池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
麟曰鱗介物南越志曰珠鼈吐珠山海經曰文龜之魚其狀
如覆鉢首而翼魚尾首如擊之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毗
以沉遊。山海經曰螭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條容說文曰
薄乎陽侯。山海經曰駉馬牛身一角其首如虎郭璞曰音勃黃伯仁龍馬賦曰噓
交薄乎陽侯。天德倏南越志曰西零縣東暨于海其中多水形似牛說文曰咆嗥也
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
館于懸流。吳郡賦曰淵客慷慨而
泣委鮫人已見海賦
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電布星離言衆多也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菴也澤
綸競糾，縛組爭映。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束
海有之糾線也縛繫采也紫菜熒暉以叢被，綠苔鬱
鹿角菜而細生海中熒暉光明貌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曰石髮水苔
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並俗文曰髮亂曰鬢鬢說文曰研滑石也研與視同五見切菜或為莖
石帆平 蒙籠以蓋嶼，序
實時出而漂泳。音詠劉逵吳郡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物大
為能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說
文曰漂浮也爾雅曰泳游也
其下則金礦丹礫，歷雲精燭銀，
說文曰礦銅燭銀也古猛切丹礫丹砂也異物志曰
雲母一曰雲精入地萬歲不朽穆天子傳曰乃按圖
視輿曰天子之寶璿珠璣銀
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璣也
瑠璣 瑠璣，
同古
水碧潛瑁。瑁市反說文曰瑁龜屬方計切又曰瑁石之有光者山海
經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之山爰有瑁瑁郭璞曰瑁瑁亦
玉名也旋回兩首山海經曰耿山多水
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瑁亦水玉也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
山海經曰共水多鳴石郭璞曰晉永康元年
國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
或頰迥彩輕漣，或焞涓
崖崖鄰，嶺已見上文說文曰鄰水
林無不溥，岸無不
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廣雅曰溥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鵠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扶躍而吐璣，文鮒，
磬鳴以孕，
如勝而有目六足有珠郭
璞曰音條容說文曰
蒲沒馬騰波以噓蹊，
水兕雷咆

拂翼而掣，
制光耀，
神蜃，
蜃粉於
頑力

星離沙鏡，
傳玄變，
蓬篇曰光液星離，
說文曰沙鏡似雲母也

星離言衆多也
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菴也澤
電布星離言衆多也
蓬篇曰光液星離，
說文曰沙鏡似雲母也

紫菜熒暉以叢被，
綠苔鬱
所成
沙
乎研上，
紫菜色
紫狀似

石帆平 蒙籠以蓋嶼，
序
序

實時出而漂泳。
音詠劉逵吳郡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物大
為能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說
文曰漂浮也爾雅曰泳游也
其下則金礦丹礫，
說文曰礦銅燭銀也古猛切丹礫丹砂也異物志曰
雲母一曰雲精入地萬歲不朽穆天子傳曰乃按圖
視輿曰天子之寶璿珠璣銀
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璣也
瑠璣 瑠璣，
同古
水碧潛瑁。瑁市反說文曰瑁龜屬方計切又曰瑁石之有光者山海
經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之山爰有瑁瑁郭璞曰瑁瑁亦
玉名也旋回兩首山海經曰耿山多水
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瑁亦水玉也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
山海經曰共水多鳴石郭璞曰晉永康元年
國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
或頰迥彩輕漣，或焞涓
崖崖鄰，嶺已見上文說文曰鄰水
林無不溥，岸無不
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廣雅曰溥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鵠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
鵠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或頰迥彩輕漣，
或焞涓
崖崖鄰，嶺已見上文說文曰鄰水
林無不溥，岸無不
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廣雅曰溥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鵠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廣雅曰溥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鵠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
鵠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鵠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鷗，鷗於

論語曰區磴登之以激煩濯濯以尾閭磴猶益也土登切淮南子曰莫鑿於流澗而鑿於澄水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為濯扶圍切淮南子曰澗八旬月不雨則

以別矣酒而枯澤受瀾而無源者也許慎曰瀾澗瀾之流也瀾島即切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澗之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標猶表

草之翳會也菰蕪蔣也浮於水上故曰遊也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鄭可

鄭玄曰嘉善也鱗被菱荷攢布水蘆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翳謂籬也

隨風猗萎危於與波潭沲猗萎隨風之貌潭音覃沲徒我切流光潛映景炎

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雲夢澤名也吳錄曰雷池在皖尚書曰

其地有具區洮洮洮洮朱滙丹灤具區亦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有洮湖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合滙湖首核又

極望數百沈期漾兩晶滌極望也沈漾廣大之貌晶滌深白之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

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郭璞山海經注曰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道山山下金精玉英瑱

見其裏瑤珠怪石琚其表瑤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管其精洵也洵音粹李經授神契曰玉英玉有

瑤瑤與琚同瑤徒見切琚字慣切驪刺幽膠幽膠居其址必眇反驪蚌龍也梢雲冠其標其址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

龍領下宋東太玄經注曰擗猶料也孫氏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標山嶽也方眇切

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海童已見上文列仙傳曰琴高浮遊冀州二百餘年

冰夷倚浪以傲睨計五江妃含嚔而矚眇矚延眇唯冰夷慎都焉冰夷

後入焉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

亦兼物產
是江此又
近江此又
浦切言渠
一湖又言
大者又指
陵地山數
遠與勢段
相映帶

因神怪遂
及人事極
言舟楫往
來之便捷

前言江邊
藪澤此更
通江流所
可及者
何等開闊

舟楫之行
如許輕快
確是江中
非他處可
及傲然風
波外不長
高之意寄

人面而龍郭璞曰冰馬馮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做睨於萬物傲睨自寬縱不正之貌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注嘖聲而言嘖聲憂憂貌應眇眇遠視法貌言曰眇眇作炯炯音蘇

躍，吸翠霞而天矯。鄭玄禮記注曰燕以手按之也廣雅曰凌馳也上林賦曰馳波跳沫廣雅曰吸飲也陸陸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氣天矯自得之貌若乃宇宙澄寂，

八風不翔，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字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庶風清風涼風閻風不周風廣莫風洞窟賦曰翔風蕭蕭而運其末舟子於是擗棹，涉人

於是擗魚榜。補韻反毛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兮擗提也應劭漢書注曰擗併船也漂飛雲，運餘艎，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

曰楚敗吳始獲其乘舟餘艘杜預曰吳艘舟名也舳艫相屬，萬里連檣，說文曰舳舟尾也舳船頭也泝洄泓流，或漁或商。毛詩曰

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至南極山海經有東荒經爾乃縉霧紛縉於清旭，玉覘勅五兩之動靜，方音曰語觀也音錄杜預

以增扇，廣莫颺厲，而氣整。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起颺颺急風貌音莽徐而不颺，鳥疾而不猛，鬼

曰颺風颺也音限鼓帆平，迅越，首過趙，已見上文趙猶越也漲，首過截洞，已見上文截猶截也凌波縱楫，電往香溟，寬冷反

言曰船後曰軸郭璞曰今江東稱呼為舳也王逸荔枝賦曰飛匡上下電往景還匡動往切

大也 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楚辭曰往來倏忽何休公羊傳注曰戰者須臾之間飛廉無以蹄其蹤，渠黃

不能企其景。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瞻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謂採蘆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五

尾段總收
前文以數
語括結
長到之意

點入不可
窮盡之意
能放活筆
自是長篇
之出路

于也撰落謂被斥撰而漂落也
衣則羽褐，食惟蔬蕪。思延切鄭玄毛詩箋曰襦 絺，見澱，見為潏，夾濛。在羅

笏，說文曰楛以柴木纏水也劉涓子吳郡賦注曰涓如濕而淺濶與渥古字通爾雅曰櫛謂之溥郭璞曰今作溥蓋木於 箭，水中魚得寒入其鼓以箠捕取之也穆蘇感切溥字照切說文曰溥小水也箭捕魚之器以竹為之蓋魚箭箭 箭連

鋒，音子雷 雷，舊說曰雷雷皆釣名也雷 或揮輪於懸碕，奇 或中瀨而橫旋，音約輪也押若 忽

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淮南子曰夫歌採菱發並阿楚辭曰 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

年。字書曰傲倍也唯與謳同楚辭曰順風波以南北兮 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滄河，汜

似，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台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 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

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琴賦曰蒸露液
以播雲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濕
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子虛賦曰珍怪 納

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文知五曰辯經馬衍野 鑿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

氏傳樂鄙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公羊傳曰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

朝而徧雨天下者唯大山雲爾海潤于千里何休曰雲氣觸
石理而出為雨無膚寸之地而不徧也河海與雲雨及千里
及其譎變儻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

出。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 經紀天地，錯綜人術，言以綜為喻也符祥上則經紀天下則錯綜人術漢書五行志曰厥

言曰鑄綜人術，風絕經紀如淳曰鑄經匹帛之屬周易曰錯綜羣數王肅曰錯交也綜 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遞形

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土為井絡史記曰五星聚于東井焉后陽侯也高誘 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

傳之古條勝賦易勿者具字而江相繫尾長應靈修古示之陰隱人亦隱
妙人暢江以之不大大表欲海稱筆呼水長爲論用不可不列舉
故相勝賦渾也詞能手之以也也亦自首靈證證前往往以逾天也
可題此以涵海家辦筆非文大亦自首靈證證前往往以逾天也

靈爽於湘娥。楚辭注曰堯二女墜湘水之中因爲湘夫人也**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涇

平江黃龍貢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萬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哉龍愧耳曳尾而逃**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呂氏春秋曰荆

劍於干遂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紅伏飛拔寶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珪高諒曰干遂吳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

戈。齊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掉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悲**

靈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權歌。楚辭曰名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忠臣之抗直驟諫君而不聽重

汨羅顧沙即任石也義興王逸不可辭楚曰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靄羅。**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

白儀渠黃輪輸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齊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遺

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驂騶綠耳赤驥**之泉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割龜以下七十鑽而無遺策**

灑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覆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罕露**卜事而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

灼之**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湊液也**考川瀆而妙觀，實莫**

盈科而後進故乎四**著於江河。**班固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

海韓蛟曰科坎也**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也**

物色四時所製之物色而爲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物色風雖無正色然亦

風賦 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搏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會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 史記曰楚頃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頃襄王曰王綰綰蘭台徐廣曰綰綰也七見切 **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王迺披襟而當之曰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宋玉對曰 **「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 **「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今子獨以**

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 **「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 枳木名也枳句音根樹多句也

則風氣殊焉」 者下或有因字非也 **王曰** **「夫風始安生哉？」** **宋玉對曰** **「夫風生於地起於**

青蘋之末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春秋元命包曰陰鳴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引之荊

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阿曲也 **飄忽溔溔激颺燦燦** 溔溔風擊物聲溔溔冰切燦燦如燦之聲

眩眩雷聲迴穴錯迕 眩侯萌切迕著曰眩眩風聲廣雅曰眩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有上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

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

風擊物聲溔溔冰切燦燦如燦之聲說文曰燦火飛也傳聲切溔溔即切

借風為君以發引君之義全是以文心是之愛本少謂之未

極其裝點正其要形正其要形

連用幾於差是句法差是句法差是句法

得此七意頗故

點殺風華
動自長生
動惟生度

寫折如許
曲正以許
鄭大耳之

一篇用意
正此意
人高居
廣而能
不以此
王有於

偏說得極
不堪與活
對照極活
更須如此

者迴穴此即風不定
貌錯迕雜錯交連也

蹶石伐木，梢殺林莽。

蹶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蹶頓也暍昭曰梢擊也

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

孔動榷，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榷拒門也

陶煥粲爛，離散轉移。陶呼離切陶煥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

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說文曰邸觸也邸與砥古字通

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

上，將擊芙蓉之精。廣雅曰菁華也精與善古字通

獵蕙草，離秦衡，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柱衡也又云秦木名也

擊新夷，被

蕙楊。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玉繩曰穉者楊之秀也穉與夷同徒奚切

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

羊中庭，北上玉堂，倘佯猶徘徊也

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說苑雅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躋

容修態，故其風中人，狀直憺悽淋慄，清涼增歛，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溽溽增歛鄭玄曰溽

五洞房，慄慄吉切

欸欣既切，清清泠泠，愈病析醒，清清泠泠清涼之貌也偷猶差也漢書曰泰畷析藥析朝醒應劭曰醒酒病析解也

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

謂大王之雄風也。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

庶人之風，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堀窟

擗塵，揚塵，塤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堀窟風動聲也廣雅曰堀窟

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馬彪曰勃鬱也

動沙堞，吹死灰，堞非也

駭溷濁，揚腐餘，廣雅曰駭起

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

邪薄入囊牖，至於室廬，禮記孔子曰備有蓬戶囊牖

故其風中人，狀直

溷溷鬱邑，澀溫致濕，澀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澀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澀溷溷濁之貌字林曰溷亂也王逸

楚詞注曰澀色而愛也澀古噎字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澀也

詞卻有無窮餘味

因秋興感發不平莫能如惜退季不耳然之勇詞旨可憐胡鳥池

以二毛與感因秋賦所謂賦感而時之盡者一篇

遲暮與嗟託言歸志

濕氣來令致濕病也
中心慘怛，生病造熱。
慘世憂勞也慘錯感切方言曰世痛也素問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
為蔑，
說文曰眇眇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蔑為眇眇也蔑與眇古字通亡結切眇尤支切
啗醋嗽獲，死生不卒，
啗醋嗽獲中風人口動之貌風疾既甚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醋齧也土白切嗽吮也山角切聲類曰噎大啗也宏夢切獲與噎古字通卒七忽切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秋興賦 并序

潘安仁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與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

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魏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

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殊迷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敘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
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
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

中當侍加貂附蟬玄禮記注曰驅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處
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禮記曰唯羹野人皆澤呂

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

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
攝官承乏，猥廁朝列，
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嘗不敬攝官承乏著讓籍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

此賦所由作也

以盛衰榮悴說起為一篇之目落此秋之借說入

前中寫秋乃與感之與感全在與感一轉中問一轉得方

寫秋處然動人此

底寧。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寤處

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翰

嗚也。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許既切

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

兮，萬物紛以迴薄，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兮代序騶鳥賦曰萬物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

託。字林曰更別種上更切周易曰時育萬物

感冬素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孔安國尚書傳曰素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利氣

至則草木落。

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舞賦曰慢末士之勉曲文子曰有榮悴者必末愁悴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

秋之爲氣也！

王逸注曰寒氣聊展歲將暮也飈瑟兮，陰氣促急草木搖落，花葉頹落肥潤去也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慄慄

兮，息念卷反心自傷若在遠行，遠出之他方登山臨水，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侯親別還故鄉已上又玉九辯之文夫送歸懷慕

徒之戀兮，音懷思慕戀徒侶也遠行有羈旅之憤，左氏傳陳敬仲曰過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

遠而悼近。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加川之流也樂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濟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

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易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國遠悼近齊景之謂也

彼四懸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毛詩曰既來既往使我心疚鄭玄曰疚也嗟

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楚辭曰燕則其辭歸爲樂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鷗春化爲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網網不得

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杜預左氏傳注曰風氣也鄭玄毛詩箋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於是迺屏輕箠，所釋纖綺羅綺綺，呂氏春秋曰冬不用

也高誘曰縞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縞細也縞細焉也藉莞蒹，若御袷衣，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胡官切說文曰蒹蒲子以爲華席也又曰袷袷也古治切庭樹撼以灑落

正爲轉耳處作勢耳

以始見二毛而與遲暮之感此而一與也一篇之與也轉生此後牛文

孫評文選 卷二

兮，勁風戾而吹帷，機枝空之貌所隔切戾勁疾之貌 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毛詩曰嘒彼柳斯鳴嘒嘒也

飄飄飛貌楚辭曰鴈雁而南游 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言秋日天氣高朗則明貌悠陽日入貌杜篤用王子比

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曰衰 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毛萸曰言長也 月腫臃以合光

兮，露淒清以凝冷，坤蒼曰腫臃欲明也 熠燿燿於階闔兮，蟋蟀鳴乎軒屏。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萸曰

曰蟋蟀在堂毛萸曰蟋蟀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燿也一日燿燿燿也 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毛詩曰

草爲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多養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蟋蟀也 不寐如有隱憂又曰悠悠哉哉展轉反側 悟時歲之遒

火也流火也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毛詩曰耿耿

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楚辭曰歲忽忽而適盡毛萸詩傳曰適終也廣雅曰適也 斑鬢影承弁兮，素髮颯

以垂領。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影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 仰羣僑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

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高閭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當羣僑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貂附鞶爲文貂尾爲飾

廣雅曰炯炯光也 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

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莊子曰不離於巖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

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彼彼指我指我指彼彼指我指我指彼彼指我指我指彼

指選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

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而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若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

忽念歸與此所謂與
之所至也
收得秋意
爲秋結
字之結

雪月等賦
雲色可餐
已脫重裘
氣人爲一
格另爲假

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
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

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生卒之謂

入故曰出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

言人之

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爲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者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勢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止也

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

而讓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絨以高厲。

雜詩也

絨綬也楚辭曰

風弭節而高厲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世陵之臯修典圖

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澗。

禮記曰仲秋 澗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儻之澗

澗。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瀾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戲於澗從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澗澗遊貌也匹與切

阿，放曠乎人間之世。

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爲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凝也水下遇寒而凝凝凝然下也

曾子曰陰氣凝而爲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爲雨寒凝爲雪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爲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司馬結構 立局結構 自然如行 妙自如之 止自然之 相如格前 人如格前 相如格前 文如格前 爲如格前 層與比兼 賦意三兼

歲將暮，時既昏。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暮暮自日午昏冥也
寒風積，愁雲繁。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濕也無力傳玄詩曰浮竹風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班婕妤詩
賦曰 既而結，對感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牽引之。

梁王不悅，游於兔園。此假主客以爲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爲弘農都尉去官游梁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漢書曰相如客第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簡于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舉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授簡於司馬大夫。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簡于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舉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秘思，騁子妍辭，俛色揣稱，爲寡人賦之。鄭玄周禮注曰俛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委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卻退也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鴻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

岐周所居昌文王名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周詩也滿穆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昭王子也
我徂黃竹，員閔寒乃宥於黃竹。也毛詩曰昔我往矣

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女賦臣閔厚之中臣採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雲之曲賈逵曰儷儷也
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爲大雪毛萸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隨和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

日雪爲陰
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始肅鄭玄曰肅嚴
若迺玄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始肅鄭玄曰肅嚴

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降
焦溪涸，湯谷凝。荆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柴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涸因名湯谷也

躬生二段
又感人之
處申言之
先及嚴寒
形狀是賦
雪之正乃
也以文面
所感而雪
言之感

狀雙之白
圭雙之句
兼得其形
易容不可
移妙

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

風不興。灑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熱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矣

胡壤垂繪。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墜戶毛長曰向北出牖也墜塗也東

李陵歌曰從萬里兮度沙漠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楊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漢書

文字集略曰爲雲狀又曰霽亦霽也吐刀切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又而遂多韓詩曰先集惟發薛君曰

傳曰拊覆也於儼切杜預左氏傳曰稍穢也吐刀切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又而遂多韓詩曰先集惟發薛君曰

日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氣氳蕭索日氣氳蕭索王逸辭注

日糞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隙孔從阜傍二小夾日也初便娟於墀廡未縈盈於帷席便娟縈盈迴委之貌楚辭曰嫵娟修

大屋曰廡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眇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

臺如重壁逶似連璐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爲盛姬築臺是日重璧之臺到公幹清庭列瑤階林挺瓊

樹瑤瓊玉階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拔也皓鶴奪鮮白鷗失素切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

紈袖慚冶玉顏掩姱說文曰紈素也治妖也范子紈素出齊古詩曰紈纈多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

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視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

總儀貌無
句包符入
遺然後足
娛玩一足
文情兼足

風月旁竊
更加精采
此段感興
於六義為
王正梁此
與成淵此
而思由也

二歌重白
後為稱於
雪義屬比
也六義屬

孫評文選 卷二

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

爾其流滴垂冰，緣雷承隅，日遊楚辭注曰雷屋宇也

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

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夷日度河溺死

至夫續紛繁鶩之貌，皓盱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耀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

而備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

包氏論語注曰稅者梁上榷也說文曰榷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榷以昂明也

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

吳錄曰湘川鄧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者下湘有名醴附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祭孝者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鏡又加裘而兼衣

對庭鷓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

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鷓鷩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

接手而同歸。

杜篤衆端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慙然心服。

莊子曰子貢慙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致詐說文曰慙煩也君韻曰閱也莫本切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

兮坐芳褥，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

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蒙繡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煙上出也字從黑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醜兮思自親。

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王逸曰醜者也面著赤色也徒何切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褰紳。

昵近也褰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

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歌卒，王迺尋繹吟翫，撫覽扼

杖叔所稱
以與司馬
際此正言
義賦之爲
結全賦之

此賦與小
謝略尚更
無形似之
語只寫月
夜賦之情
賦至此自
居逸品立
假陳王立
周與雲賦
同意端憂
多暇生致
金情出致

腕，毛襄詩傳曰釋也方言曰釋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者理也摠理亂曰白羽

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賦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款劉勰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弊同未若茲雪，因時興滅，言證時行藏也玄陰凝不味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蔡邕述行賦曰零雨集之素委正歷曰日太陽也節豈我名？潔豈我真？憑雲陞降，從風飄零，任猶植物賦象，任地班形。

素因遇立，汚隨染成，汚猶相染汚也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雖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 周易曰坎爲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覽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什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篇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祀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臏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綠苔生閣，

芳塵凝樹，言無復嬾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毛詩曰憂心悄悄憂憂

小切爾路曰汝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迺清蘭路，肅桂苑，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

蓋秋阪，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辨按也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

怨遙傷遠
正法二歌
好伏筆法自

前寫月之
故實次入
即景與感
之在二意
全由始
見出既
升以及
以照自
相照也

寫月處只
幾語後乃
以月夜風
入觀景以
入勝引作
人

孫評文選 卷二

陸南躔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躔也白露曖空素

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月沈沈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章欲兮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抽毫進牘

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筆也文賦曰或含毫而瓊然賦文曰履書版也仲宣跪而稱曰梁委切惟奇凡切臣東鄙幽介長自

丘樊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味道博學孤奉明恩說文曰博目不明也莫昭切臣聞沈潛既義

高明既經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爲日易終

日既明盡也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味

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

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罔也兩說繪嬋與兔者

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奪

月論語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窈窕帝戶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臺

沖說文曰胸朔而月見東方方之側匿側匿則王侯齋鄭玄曰眺條逢行疾貌也警闕謂胸臆失度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胸臆得所

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神有三讓也胸女六切眺大鳥切臆芳尾切

順辰通燭從星澤風長十二月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

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則雨也

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

君而切陳
王歡言先
言悲涼正
入起處行
想收出行
軫之情著

湖月怨歌
與前意達
與兩相映
妙在合當
時不先傷
之問先傷

母昌盛也
融明也

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

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
沙天末以遠斯發才計切

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楚辭曰洞庭
波兮木葉下

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

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墮曰椒流沙上也
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江水流沙上也

升清質

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

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
翠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列宿掩縹，長河韜映。

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
文曰縹繁采飾也毛詩曰

傳彼雲漢毛萸
曰雲漢天河也

柔祇雪凝，圓靈水鏡。

柔祇地也
圓靈天也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

觀宮觀也徐幹詩除陰階也
毛詩曰

酒獸晨權，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

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鳴阿長笛賦曰警蹇池縣周禮
曰大鼓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字林曰弛解也韋昭曰弛廢也

去燭房，卽

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

篁竹叢生也風
篁風吹篁也

親懿莫從，羈孤遞進。

詩曰鷓鴣九臯羈禽
鶴也抱朴子曰峻嶠

懿親也左丘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怨不廢懿親杜預曰懿
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

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

絃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桓譚
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瑛賦

獨立而臯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也說文曰
管十二月位有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

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

絃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桓譚
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瑛賦

曰察其風採揀其聲音鄭
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

徘徊房露，惆悵陽阿。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梁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者廷露以和也

聲林

虛籟，淪池滅波。

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管淪池而大波滅牽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下游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則萬竅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子游曰地籟則

衆竅是已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等
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波水涌也

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

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愬
而長鞠王紆曰軫曲軫痛

也毛詩曰如彼愬風
毛萸曰愬癯之也

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

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
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淵淮南子曰

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
驚千里不能改其處也

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

楚辭曰臨風
祝兮浩歌

歌響未終，餘景就

其遠次
其還託
美人亦
意友懷
之懷

賦例也
恆神女
高賦以
等賦文
是賦用
答賦如
語成序
緣由等
因賦耳
爲賦非
鵬鳥賦
鵝鵝及
須自賦
同法須
別不與

孫評文選 卷二

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感良見黃鸞反歸問然若有失也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

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露霑

多悲風霜露霑人衣。陳玉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

佩玉音，復之無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有周斃無爾雅曰斃獸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 并序

賈誼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爲博士爲諍

諫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傳卑土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爲不達斯言過矣

誼爲長沙王傳。漢書云誼爲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爲梁王傳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

濕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賈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雛體有文

誼既以謫居長沙，諱也。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

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

看

只為吉凶
死生不
能脫所
以釋之
以為賦
自廣也

前云禍福
後云禍福
一以解照
二以解照
凶應生

李奇曰日
西斜時也
止于坐隅兮
貌甚閑暇
驚恐不
異物來萃兮
私怪其故
也萃集
發書占之兮
讖

言其度
說文曰讖驗也
有微驗
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
曰「野鳥入室兮
主將人去
請問于鵬兮
予去何之」
善曰讖
于鵬鳥

也吉乎告我
凶言其災
淹速之度兮
語予其期
淹速也速疾也謂
死生之遷疾也
鵬迺歎息
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
請以臆中之
事以對也
萬物變化兮
固無休息
莊子曰已化而
生又化而
斡流而遷兮

或推而還
如淳曰
奔轉也善曰
鵬冠
形氣轉續兮
變化而臚
韋昭曰而如也
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
臚音蟬如蠅蟬之
蛻化也或曰臚相連也
勿穆

無窮兮胡可勝言
物穆不可分別也
顏師古曰勿穆微深也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鵬冠子曰禍乎

禍之所伏
老子注曰倚因也
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
善則禍去福來也
中入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而禍來也
憂喜聚門兮
吉凶同域
鵬冠子曰憂喜聚門
吉凶同域或作最
亦聚也董仲舒云
用者在門慶者在魔

今言皆在門者好
惡故言同域也
彼吳強大兮
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兮
句踐霸世
鵬冠子曰夫差以困
越棲會稽反為敗吳
大兵

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
允常卒于句踐立是為越王闔閭
允常死乃與師伐越
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
闔閭闔閭且死
昔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
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
欲先吳未發往伐之
范蠡諫曰不可
王曰已決之矣

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
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吳師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于故
至於此為之奈何
范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
傾者與人節
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
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膝行頓首曰君王
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
句踐請為臣妻為妾
吳王將許于胥言之
吳王曰天以越賜吳
勿許也吳王不聽
卒許越平
句踐自會稽
歸俯循其士民
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
越遂棲吳王於姑蘇
山吳王謝曰吾老矣
不能事君王
遂自殺乃蔽面曰吾無以見于胥也
高

誘淮南子注云
山處
斯游遂成兮
卒被五刑
鵬冠子曰李斯西游於秦
身登相位
傅說胥靡兮
迺相武丁

曰樓越被吳稱霸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
得諸傅巖爰立作相
孔安國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
夫禍之與福兮
何異糾纏

濁水壞道使胥靡
刑人築諶此道說賢而隱
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命字為天一等字

字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纏曰糾禍相與為表裏如糾纏索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冠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

公注曰福禍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言失飛水流各有常度為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

振盪相轉俾與旱同並戶但切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章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大

鈞播物兮塊坳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坳非有限者天不可須臾兮道不

可預謀鵬冠子曰天不可預慮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鵬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參伍焉識其時見下文也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

為工莊子于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鑿乎而往不可哉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莊子曰人之聚也聚為生散為死鵬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也度商曰搗言何足度量已之半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搗之陳平云生搗我何念皆訓為量與復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是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搏為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復參差且史記搗作搏字如淳孟康義為是也善曰鵬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搏也

師古曰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鵬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子曰小智立越好惡自懼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鵬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殉財兮

烈士殉名列子云胥土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環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善曰鵬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

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

怵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趨音聚怵音戊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

乃道之所由也
命而不以知
也論之文
不入其言
論理之文
以其言之
謂賦家不
可謂理字

全是寄託
之詞分明
為才人寫
照不不免
氣正平豪

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
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莊子曰不肯繫俗窘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莊子曰不離於真謂

子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鶡冠
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
真人恬

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
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
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
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
或為坎又曰易明夷則仕險難則隱鶡冠子曰乘流以逝
縱軀委命兮不

私與己鶡冠子曰縱軀
委命與時往來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莊子曰其生若
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

不繫之舟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
心乎鶡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鄧晔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

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莊子苑風曰頽聞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
細故蕪芥何

足以疑鶡冠子曰細故架筋奚足以疑架筋與帶
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蕪芥刺艸也

鸚鵡賦井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
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鸚一作鸚莫口切

禰正平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習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懼恐而以才名不欲殺之
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

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
之衡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樂館之感
讀此賦之
能不為之
慨然

為一贊大
意發端有
此序

能言識機
為此鳥之
所獨擅言
而見其機
幾以識機
而賦者用
意處

或作所
前其言
由來中
其至離
其感後
言與感
思與感
想與感
已寫明
照命為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

也言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與引曰來儀集羽族於觀觀願先生

為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西域

謂遺墟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齊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蒙舊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鸚鵡火之體也性辯慧而

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故其嬉游高峻，栖峙幽深，說文曰嬉樂也峙立也飛不

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采采麗容，皎皎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皎皎

鳥鳴也音交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

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

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日之所加，

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鸚鵡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逼之不懼，撫

之不驚，鸚鵡冠子曰迫之不懼定以知真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毛詩序曰君于全身遠害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

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閉以雕籠，翦其翹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何又失鳥之有

以中段寫鳥
自暢言而
無感

後段其意自
歸之無可
如何有寧
託命於此
正事耳聽

乎然韻所以盛鳥
說文曰翅翼也

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嶺蒼曰崎嶇不平也

踰岷越障，載罹寒暑。

岷障三山名嶺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

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
二月初吉載離樂善一日障亭障也

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

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說漢書鄧都

身固當奉職也

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

毛詩曰衛門之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羈旅也羈旅已見上文

矧禽鳥之微

物，能馴擾以安處，

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

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

楚辭曰情慨又

而延佇

村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

毛詩曰予付庖之七本切國語勇犯對晉侯曰俎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嗟祿命之

衰薄，奚遭時之險巇？

禮斗威儀曰天其壽命不得極其放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燕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顛危也

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

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

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

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

莫悲兮

匪餘年之足惜，愆衆雜之無知，

爾雅曰生喝雜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搃名曰雛也

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

儀，天子之國故曰下國非

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

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

異宜，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

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

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國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

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嚴霜初降，涼風蕭瑟。

哀鳴感類，

毛詩曰哀鳴嗷嗷

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頽。

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答賓獻曰夕而顛頽也聞之者悲傷

見之者隕淚，

毛詩曰涕既頥之毛衰曰隕墜也

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獻欬。放臣棄妻風原哀妻之徒王逸楚詞注曰獻欬啼聲

善處身處
不得欲歸
不慮正命
之思苦心
具此正心
終焉買心
可哀已隔

亦是鸚鵡
以才華見
一此自保
而枝先正
鵲不減正
於體亦明
味於自處

之游處，若堦簾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簫仲氏吹篪毛萁曰土日堦竹曰簾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順籠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說文曰櫛房室之疏也櫛欄檻也王逸楚詞注曰從日檻橫曰櫛說文曰櫛穿櫛以爲櫛也韓詩曰櫛首

也踟躕曰切踟躕腸誅切脚野薛君曰脚野踟躕想岷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馮水紀云岷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岷山出焉其水曰沫水之流也

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

賤之薄軀，楚詞曰蜂蟻微命力何固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子狐曰背惠食言楚詞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鄙之微命，委陋

往，庶彌久而不渝。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鷓鴣賦 并序 毛詩曰華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鷓鴣微小黃雀也鷓鴣音遜人方

張茂先 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

鷓鴣，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呂氏春秋曰高節繁滋族類，乘居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鷓鴣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

哉

大意中此賦在齊一
序此賦在齊一
就正用反意
處之以見危
照用不可危
以鳥之眼危
字爲小立禽
招出於尾
論於尾

前段言陽
詩後只言陽
來中意行就
序文意行就
淡無奇於
寄託中卻

彼鷺鷥鵙鴻，孔雀翡翠，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鵙鵙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鷺黑色多力鵙狀如鷓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雉曰鵙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各別異非雌雄異名也

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躡絕垠于寒門翰舉足以冲天，翥距足以自

衛。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沖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翥距爲刀鋒然皆負繪嬰繖，羽毛入貢，何

者有用於人也。繖繫箭線也尙書曰厥貢齒革羽毛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

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惟鷓鴣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莊子北海者曰吾受氣於陰陽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

貴。字林曰翾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呼蘇切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臧僂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

鷗過猶俄翼，尙何懼於罾罟。尉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鷗鷗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鷗也鸞

蒙籠，是焉游集，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籠飛不飄颻，翔不翕習。翕習盛貌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

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爾雅曰盤樂也匪陋荆棘，

匪榮葭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鷗風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羸鷃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

詳言衆鳥以爲反觀意茂也三案禽作一層禽鼎一層禽鼎一層禽鼎一層禽鼎

齊大小之見義本莊之子爲起處

賦物之法亦兼比與賦三義是即賦鳥義是如鴝鳥賦是也

求之弗獻既悔之曰聞任有言匹夫無罪讓璧其罪吾誇用此以買其害杜預曰買賣也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而任下周易曰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遣鵬

鵬介其翥距，鵠鶩軼於雲際，穆天子傳曰青鸚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鸚亦能食豕鹿山海經曰彈諸之山多鸚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鬮死乃止出上鸚言因翥距而爲人用也

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者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羽可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

翼廣翻淮南子曰鳳皇會逝萬仞之上鳳皇會逝萬仞之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徒銜蘆以避繳，終

爲戮於此世。淮南子曰鷹銜蘆而翔以備繳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蒼鷹鷲而受縲，鸚鵡惠而入籠，淮南子曰塊然猶處苦對變

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耀耀似蒼鷹王逸楚詞注曰縲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閑以難籠

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齊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爲左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

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虜人於隴坻

從容，海鳥鵠鸞，鵬居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嘗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自致，臨西海有大鳥提挈萬里，飄飄逼畏。漢書曰左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環足璋也，陰陽

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鷓鴣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

隅。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爲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鷓鴣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鷓化而爲鷓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將以上方不足，而下

六義之旨
也亦可以
類推其餘

賦已驚之
馬妙有安
骨合諷諷
之旨故推
名作
出語典重
真錢文錯
采之近莊
來都近莊
雅得立言
之體

歷序本事
不支不補
周全有體

比有餘，莊子曰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赭白馬賦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駮形赤也卽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琊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秘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豈不以國尙威容，軍馱音伏，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爲龍，馬名，趨迅而已，

傳玄乘與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繼其戎庚中丞昭君辭曰翰雲際天山崩風實有騰光吐圖，河漢朔障裂寒筵冰原嘶代歇顏庚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毛蒼曰騶壯貌趨與騶同並綺嬌切

疇德瑞聖之符焉，尙書中侯曰帝堯卽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是以

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帝諱裕字德興彭誠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崇峯職貢尙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廡。周禮曰王廟掌

王之金玉玩好尙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大戎文馬赤馱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魯僂有承華廡，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

聖早，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邪真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樞也，服御順志，馳驟合府。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駟驟周旋而恣於馬者鑿策制之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

私也毛萋詩傳曰渥厚也歲老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盡也棧廩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卑而着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驪也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櫟林施之濕地也少盡其力有

惻上仁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御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矣其身仁者不為也東皐而蹠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

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二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萋詩傳曰葉世也武義粵其

肅陳文教迄已優洽羽獵賦曰義武動於南鄰尚書曰偃武修文孔安國曰修文教也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

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魯史氏方載四昔帝軒陟

位飛黃服阜春秋命歷序曰帝軒受劍維歷尚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后唐膺籙赤文候日后唐謂

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魏德懋而澤馬效質魏志曰文帝黃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異人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

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登動精曜

協從靈物咸秩協舍也論語機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平通暨明命之初基馨九區而率順雅

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賚肆險人憂化也長楊賦曰

重初開國重初開國

首段言馬
宋德起
見瑞

先敘列代
神馬並得
聽應序
中騰光二
句意

重初開國

所賜非特
以藉白見
奇也收貨
得發說得
有品爲名
馬生色

中啓正寫
馬之神駿
先骨相次
調習次歷
騰亦作騰
次詳悉言

樂與法寫
見此馬調
習之良

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黃也
頌篇曰繫財貨也說文曰發會禮也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舍夏之充物
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
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啜夏之大服度
曰啜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物喻多也如淳曰朝滿也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爲六服爾雅曰九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
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騁華
魏明帝詠曰先皇嘉其誕受洪胤
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鈎陳
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

林賦曰象輿輦輝於
西清鈎陳已見上文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
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
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
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
祖高祖也皇文帝也
蕃錫已見魏都賦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
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稍
似削成尾
如植髮
而長梢所交切張敞集曰蒼蠅託驪之髮也傳玄乘奕馬賦曰頭

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兩目中央旋毛爲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
之表也黃伯仁龍
馬頌曰雙璧似月
異體峯生殊相逸發
峯生若山
超據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
劉歆遂初賦
曰馬龍騰以

門獻狀絳闕
塞紫塞也已見燕城賦有關故曰門塞
或爲塞非也傳玄北都賦曰魏魏絳闕
且刷幽燕畫秣荆越
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
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
幽燕荆越
四地名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繼文公曰王其監農
惟帝惟祖

爰游爰豫
孟子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
飛輪軒以戒道環駁騎而清路
輜輕也吳都賦曰輜軒騫披駁騎輝煌杜駕迎
勒五營使按部聲入鸞以節步
漢書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節漢官
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衝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鑿鑿

角廣場 為名地見 才出言故 特以表其 駿以前是 也此云有 事此云有 法此云有

後段接上 文拓開說 見此馬之 雄姿收轉 來委君心 之傲成此 所以為不 貴人風旨

服金組，兼飾丹騰。倚微切○金組二甲也。蔡邕女琰詩曰：卓乘東下金甲，曜日光左氏。屬曰：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鉸，飾也。章，采文也。袁宏曰：朱帷赫以霞布。進迫遮洌，卻屬輦輅。服，慶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何非常謂。之：遮，迺漢書音義。晉灼曰：迺古列字。欽聳擢以鴻驚，時

濩略而龍翥。薛綜西京賦注曰：欽，忽也。說文曰：欽，有所吹起也。傳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之：龍，翥也。鴻，驚也。鴻，甘泉賦曰：迺略略綵張。景陽七命曰：解踊騰騰，馳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

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轉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王于興言，闡肆威

稜。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懼乎鄰國。又曰：與言出宿聲類曰：闢，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臨廣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七舉曰：鴻臺百層千雲參差。科武

藝，品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驍射賦曰：參武藝。以：遊，逸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流藻周施，和鈴重設。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驍射賦曰：應瑒睨影

高鳴，將超中折。相馬經曰：馬有。曹毗馬射賦曰：修埒埒其平舒。別輩越羣，絢

練篋絕。絢，練疾貌也。篋，絕也。捷，趨也。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

鼓震，雷潰。略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電散，歷索支而冰裂。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長射

射左邊，為月支二。膺門沫赭，汗漉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漉，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霽赤汗流漉漉。應跪迹回唐，

畜怒未洩。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贖命駕分背。同唐東都主人曰：馬晚餘足，士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

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踟躕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

日躡騰行不申，也得通都驄驎為關東可。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

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關，養畜閉也。

禮記孔子曰弊離不弄為埋馬也 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 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 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駟駿，充階街佳兮。」文說

曰駟壯也言駟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 駟駿馬名也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 駟黃伯仁龍馬賦曰黃玄蟄之表像似靈螭之矩則

郭璞遊仙詩曰 雲螭非我駕 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志倜儻精 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周禮曰師養見太子 天子曰詩云馬之剛

矣譽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好修姱以鞿 羈兮王逸曰鞿在口曰鞿絡在頭曰鞿 帝損乘車之副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漢書疏廣曰此金者理世所以 中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會曰今皇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 詞曰蓬萊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 先之言甚速也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 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探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其氣依火

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 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 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驥驥也隆鼻短口則 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齊則體輕鳳雀毛則善飛鸞背藍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脾纖趾則能行 鍾

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 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蓬壟崑 句見上市日域

以仙禽見 羈供人愛 玩故為一結 玩關目處 篇關賦為 不賦賦為 兼賦賦為 以刻結舞 務工此得 爲工此得

亂詞中拈 出篤字為 與本序為 呼應也為 亂詞起四 亂收起四 中一段句 中一段句 章法整密

以仙禽見 羈供人愛 玩故為一結 玩關目處 篇關賦為 不賦賦為 兼賦賦為 以刻結舞 務工此得 爲工此得

體物淵亮
之旨者也
憫悵哀離
與末句照
應為寫中
用意處也

先用薇筆
為舞字作
勢見清迥
之思

寫舞鶴處
極意揮灑
是舞鶴不
是別樣禽
鳥故挂

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榮榮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故云既遠精舍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日赤精則視途引員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媵。亢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踈節則多力王氏楚詞注曰媵好也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闊鴻羽同傲素於絳霜江道屬賦曰瓊澤冰麟瓊亦玉也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飮王母于瑤池之上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兮寂猶高靜也人寰已見魏都賦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於足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失其行難於策者風曰月失其行難於策者風曰秋失其行難於策者風曰秋失其行難於策者風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長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難於策者風曰秋失其行難於策者風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海賦曰羣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廓空也。星翻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漢賦曰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漢賦曰離網別赴，合緒相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颯沓謂

翠飛貌矚矚於相顯也還延徐退也高暮賦曰
逸翮後塵，翔翥先路。言飛之疾騰起居鶴之後鶴飛

臨歧矩步，會川會之道歧歧路也四會已見燕城賦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矚代分

形，機節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長揚緩鷺，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相凌而衆變繁姿，

參差洊密，傳玄乘與馬賦曰繁姿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風去雨還，不可談悉。

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

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罷霧濟而龍興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察邕述行賦曰皇家

絕而懸。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巾拂兩停，丸劍雙止。

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

擬。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壁。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牛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鵝池

積土為山石為榭金鼎玉盃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臨觀途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詩曰鴻鶴守馴

志

以衆舞之 出舞鶴以 妙一結萬里 總結萬里 意祖多助 而詞離助 屈亦揚子 遺意奇格 賦然遂成 於家無古 似不無似 神非似之

歸到本意 忽然後住 歸到本意 爲前自 合結自

通篇歸重
道真可以
道神此幽
通大旨

首澤先述
世遇點出
幽通二說
精誠照應
前後照字
以前道字
通篇主為
以聖人為
通篇指歸
此正寫幽
意下字皆
從重發擇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途志賦云觀幽人之考髮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胃兮

曹大家曰系連也胃緒也高高陽氏也頊帝項顛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顛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顛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之炳靈

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漢齊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在中葉

氏中葉

兮，雄朔野以颺聲

曹大家曰颺颺也南風曰颺風朔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桀揭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莊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北京

曹灼曰皇漢皇也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好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

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

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

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曹大家曰懿美也烈先人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

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

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絕也言已孤生重微隨鄒薄將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

豈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

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跡日月而彌遠

以降世業不替也

魂煒煒與神交兮，精誠發

應劭曰捨更也自謙不敢與鄰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捨巨業切

兮，庶斯言之不玷

應劭曰捨更也自謙不敢與鄰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捨巨業切

魂煒煒與神交兮，精誠發

通而不為
一語感通
實也

有此許多折
生出一頓
波瀾正頓
盤桓處頓
跌耳

中引古
以評論
昔大抵
下達死
窮下達

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畫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之髣髴也

中有人髣髴欲來也。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曹大家曰言夢寐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助味又音忽。昕寤而仰

思兮，心矇矇猶未察。曹大家曰助所長且明也曹己且仰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應劭曰也作占夢書邈遠也曹黃神邈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胸臆為對也淮南子曰黃神嗚吟遺識謂夢書也日乘高而遐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遐遇也言黃黃帝

將通不迷感之象也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蓋惴惴之臨

深兮，乃一雅之所祇。曹大家曰祇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懼之戒也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

戒。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蓋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孟何也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曹進也迨及也

月候忽將復過去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盤桓不進

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紛屯遭與蹇

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塞苦難也周易曰屯如達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迨而後拔兮，雖羣黎之所

禦。曹大家曰迨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桀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難難然後自拔張晏曰堂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羸為迨也毛詩有曰羸黎百姓昔衛叔之御

昆兮，昆為寇而喪子。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依曰叔武認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管轅弧欲

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驪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鄭將殺晉侯使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

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

由僭伏無命
而亦確然
論之則
故能知定
者為能定
也

此伏者
無一定者
有定者
存之者
以耶氏
宗前云
重後云
實是云
處相通

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 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

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獨

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與我有故數奪我

良曰今急先封雍蒙羣臣見雍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為什方侯什首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遂奪

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謂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

音 由 吉兮，王膺慶於所感，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為皇后

令母姿 太子 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

曰此何遽不為禍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臂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

為禍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弓而戰妻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相保故禮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騶冠子曰

禍乎禍所倚 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禿而內逼。

禍乎禍所倚 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禿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禿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

殺而食之有張殺者高門懸薄無不趨義也行年四十而有 聿中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內執之病以死約義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病攻其內 聿中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準惟

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而庶幾幸短命死矣天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 灞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

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聖賢然淵矣天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 灞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曹

家曰灞樂爾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

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不蒞 兮，卒隕身乎世禍。

曹大家曰樞機亂統幽避也言子路 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

補？曹大家曰子路遊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 固行行胡其必凶兮，免盜亂為

賴道。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風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如也子曰若 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

而零茂

韋昭曰根本也應劭曰葉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

已

應劭曰諸子以類冉季路逢災陷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類類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問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問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問兩問景曰彘子行今于止彘子坐今于起何

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問兩司馬彪為問浪問浪景外重陰也

黎淳耀于高辛兮，

辛亡疆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于孫故楚疆大於南汜

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教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苞匭大家曰辛楚姓泥淮也嬴取威於伯儀兮，

姜本支乎三趾

應劭曰羸姓秦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也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處舜與天地人鬼之禮也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

天路而同軌

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同又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

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

謂射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洽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甯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顛填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此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遂公

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者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

曹大家曰戎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許于公姬冀毒公祭之地地墳與大

大冀姬泣曰賊也太子太子于縵于新城驪姬謂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

耶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齊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

曹大家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邵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親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遁之震鱗鱗於夏庭兮，

應邵曰震為龍鱗蟲之長鱗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匣三正而滅姬，曰余衰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册告之龍亡而鱗在檜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穀流于庭化

為支龜章姜而遭之既斁而孛生子懼而驚之有收之奔襲襲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莫如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異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

之前言
言應此
難憑此
不與似
乎有之
乎有之
信與此
自相映
合此

命雖幽微而冥默可達以先有定無可定故曰自然一性而已矣

神等字一統扼要分疏等字義何等明道亦等以

災曹大家曰易繫卦為難維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邵曰宣帝時未央宮路幹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道修長而世短

兮，**冥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冥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微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讞子侯兮，乃窮

宙而達幽，應邵曰胥領也仍因也諛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日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媯巢姜於孺筮兮，且筭祀于契龜

易見陳侯陳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賢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應邵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且周公名也孺小也曹義曰算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問

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之後將百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之後將百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

謠，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曹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

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獨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獨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

駭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譚沙丘而吉邕之數勿得石碣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理之靈公為靈久矣夫

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此叔向母石叔向于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

為勅項岱曰舉罪曰勅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

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運亞夫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

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感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

息亦在人行之 翰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贏縮。項岱曰翰轉也遷徙也贏過也縮不及也道遇也福慶也 二 樂

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晉大夫梁書書于梁隱子盈書賢而覆懸懸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業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

論而以聖人為斷者

人以歸重聖義而為之君子立身之節大於字照應

對曰其疑氏乎際杖虛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彼也鑿鑿死益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穢之惡實彰將於是在後晉果滅欒氏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謬故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兆之所哈

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齊大家曰周莊問賈誼也賈誼也賈誼也賈誼也

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循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攝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項岱曰

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為孤憤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

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大曹

家曰亦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至論謂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

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可乎心道得之不去也

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為內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

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水段干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夫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吳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繭也繭古典切脈竹遲切

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魯魯侯侯也項岱曰

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曰袁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

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程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

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棊謀而相訓。曹大家曰棊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

此所以立命
此誠實有道
以此為感
此首為道
重首收此一
起陶通故
云陶通故
後歸本通人
亦是歸來哲
相應首尾

道字聖賢
字神字俱
是收句備
文未通二
見之妙用

賦家多以鋪
禮物為取
排此古
法結引
有楚騷亦
遺意焉賦
虛運實不
取實發也

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棗忱
謀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
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
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與也

尚書曰猶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
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素

文信而底鱗兮漢賓祚于異代

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

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與也

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

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
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

養流睇而援號兮

李虎發而石開

曹大家曰隄盼也淮南子曰楚有白援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顛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援抱樹豕
矣流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

入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曹大家曰非精誠
所感誰能者斯

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

真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未技感獸而開石豈
况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應劭曰真正也誼忘也易曰天
吳太昊

也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
釋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
應劭曰真正也誼忘也易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

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陸鳥賦曰釋智道形

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
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偕老聘之壽當訊祖
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

股賢大夫歷夏至商未嘗年
七百老已見遊天台賦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

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
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

復心弘道惟聖賢兮
曹大

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
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
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身遺名民之表兮

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長表也莊子
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舍生取誼以道用兮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會生而取義也應劭曰舍置也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過天於物皓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為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虛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思玄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為奄豎所說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索曰問志竭來從

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注

善曰未詳注者姓名聲處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為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思玄賦
推遠之意而
通寫意此幽
則有敘心事
矣所是是非
實境也故非
與之間兼比
興之資意

玄以道言
仁義即其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達也善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潛服膺以永覲兮，縣日月而不衰。縣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言曰靖思也靖與說同宇林曰寧常也伊

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善也貞誠也善曰楚詞曰苟中情其好修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

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詞曰遵繩墨而不頗廣雅曰跌差也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美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縹幽蘭之

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縹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享又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綴秋蘭以為珮說文曰縹韓一名縹爾雅曰婦人之韓謂之縹今之香蕪在男曰韓在女曰縹然則縹者即縹蕪之縹也美鬢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鬢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下虛賦中縹縹首縹

既媿

既媿

既媿

實也衆我
害真故爲
自在遠窮
高極乎此
不自遠窮

首敘中興
之由中興
遠遊之想
而末歸文
本之思返
勢難寬而
用意甚繁
能長薦之

孤立寡之
此與感不
可一所以
由所舉而
欽違舉而

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鮮，大也。麗，好也。非是時也。攸，所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播，散也。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曰：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遑。左氏傳曰：人生在勤。幸二八之遇虞兮，嘉傅說之生殷。二八八元也。遇也。傅，姓說名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高，鳴氏有才于八人，會舒廣，懷德，稷，大臨，應降，庭堅，仲容，叔達，言此八人齊理廣淵。明九爲說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戲。尚前良之遺風兮，惘後辰而無及。尚，向也。惘，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何孤行之梵梵兮，子不羣而介立。梵，梵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也。惘，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何孤行之梵梵兮，子不羣而介立。獨行梵梵，楚辭曰：既惝獨而不羣。

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鸞，鷲皆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鷲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鷲。鳥廣雅曰：鷲，鳳屬也。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無合猶不遇也。冒，覆也。且獲譁于羣弟兮，啓金滕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之書曰：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衆也。僻，邪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爲邪，辟此言無遺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已。善曰：楚辭曰：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已。辭曰：獨便槍而煩毒焉發憤而舒情。又曰：中替亂兮迷惑。

私泄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殺發沈憂結。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試象兮，陸焦原而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飲，與象鬪以自今。試二三者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近也，疏賤義之影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附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萬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義上句爲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陸危者是而不上，不溺者臣環曰：安陸危曰：陸已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爲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陸危者是而不上，不溺者臣環曰：安陸危曰：陸

說到守義 安貧作一 小引其下 申言其故 經詞為卜 通篇提掇 俗尚如此 而何以彼 所以欲謀 比與之意 全與義義 等語已為 結處一篇 始終不以 平地見

庶斯奉以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遷移也渝變也泯滅也規圓也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 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茝之不香。蕭艾草名也蕙草名也禮記盛衣亦曰笥後漢作珍蓋瑞字相似誤耳 斥西施而弗御兮，繫騶襲以服箱。斥卻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騶襲也服服輶也箱大車也善曰

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騶襲古之駿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馳彼率牛不可以服箱襄中立切今賦作繫字

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蕭該音本作跋布義切禮記曰商亂曰跋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紅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含有容以持祿周書陰符四四輪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 欲巧

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處濁世而顯榮非余心之所樂 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曰毛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辨貞亮以為擎兮，雜伎藝以為珩。辨交織也釵所以帶珩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

從玉行聲字林曰珩珩玉所以飾節大戴禮曰下車以珩玉為度上有雙珩珩與首衡義同

聲遠而彌長。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璧曰瑣善曰董巴輿服志曰古者若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綵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

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耀靈暉而西征廣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 恃己知而華予兮，鸚鵡鳴而不芳。鸚鵡鳥名也

日楚辭曰歲既晏兮執華予又曰恐鸚鵡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鸚鵡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夏末乃止服虔曰鸚鵡一名鸚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穆也

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說文曰道道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 時賡疊而代序兮，疇可

道白露之為霜，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廣雅曰蒹芝郭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

象顯下二局乃兜
顯下二局乃兜
象顯下二局乃兜

壽之高介亦九
收意然遜遜舉
玄焉獨正上介
字引立有爻鳥

與乎比仇？咨姤嫫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亡。歷歷道貌時誰也依之流亡也善曰楚辭曰時歷歷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歲時衆之流得一又恐慚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慚冉而不心猶豫而

狐疑兮，卽岐趾而臆情。卽就也岐山名也臆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文君爲我端著兮，

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遁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大焉此筮之成其

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從初至三爲良良爲山故曰歷

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遁下體是艮說卦云爲山假言衆爾下五體得巽巽爲風故曰揚聲

而不營。崇高也岳五岳也遁上九變爲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爲兌

毀折不可經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爲兌爲澤言天高尙爲澤誰復險險世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堦之嶢嶢。勗勉也乾爲玉故曰蹈玉階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階不思去

懼篋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善曰爾雅曰龜左腕不煩郭璞曰行顯左腕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

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下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

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警見也善曰莊子曰彷彿塵鵬鵬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

益榮。競逐也善曰鵬鵬鳥喻小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

之意母氏
之門也

此一下照占
詞一三方
以歷中野
所謂衆
者以周流

孫評文選 卷二

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擊也古文則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夜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嬖以玄鳥二七塗以粟血真請姜后遠以吉王王恐發
書而占之曰鷩鷩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詠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
于史良曰是謂觀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册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
君慈子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奠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
爲天下物母也韓子
解者曰母者道也

余髮於朝陽唏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唏余身平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

華英瀝液也菌芝也說文曰激潏也從水敕聲也翹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
右切字林曰液汁也石菌石芝也蒼頡篇曰咀嚙也

外曰八荒八荒之外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
曰八荒善曰走音奏

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厚收金正修及照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祖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
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夫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在

下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朝馳登蓬萊而

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留瀛淵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

善曰玄中語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列于曰勃海之東有大嶽其山一日岱與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
日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禹使巨鼇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爲二番六萬歲

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龜於是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馮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傳毅七激
岱與員嶠沉於大海楚辭曰飲沆瀣

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
桑樹又如椹樹長丈大二千圍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飡沆瀣以爲糧青岑山

君曰岑沆瀣夕露也稯稯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揚雄大玄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
醴以解渴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經曰曼漚沆瀣北方夜牛氣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

北方玄象
故留在後
西先與東
數南三水
之木禾方
策相與卜
後文依案

由東至南
由南至西
兼及東南
西南之處
所經之極
至皆窮所
荒遠而言

篇中故實
多取莊列

窳之高岡，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也穀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有木禾其德長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
生木衰而死，魄輪之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得中和故曰木禾王而
故曰木禾。朝吾行於湯谷兮，從伯禹乎稽山，湯谷曰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聚會稽締骨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丘帥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章昭曰羣神謂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注芒氏君之名也運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曰朕不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

曰存恤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續處彼湘濱，二妃葬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未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歌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

之間濱水淵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澧沅之側交游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遵吾道兮洞庭沅風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聞之幾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湘遂號為湘夫人也。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

房鄣切。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曰杜預曰黎為火正懷歸也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

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慈息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由成曰陽丘揚芒燂而絳天兮，水法沅而涌濤，烈風熾也沅沅沸貌雄冀州箴曰冀州舉沸沅法如湯。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高

淮南山
海正
經等書
可以實
核言非
也論

中野爲
此象此
道入黃
訪命後
爲前後
紐反似
喉賦幽
通賦幽
法

此段反
復拈
命之出
古字每
以證引
之要歸
於

孫評文選 卷二

之臣楚辭曰靡落兮顧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爲明主死配五行少皞配金說文曰嬉樂也前祝融

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尚書曰右乘白旌以應雲龍旒以指攜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旌名曰纒朱鳥使先驅又曰鳳皇翼其承旗躔建木於

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躊躇也撫捨也若華樹名也善曰方言曰日建爲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撫首躊躇薛君曰躔躔躔躔也廣雅曰躔躔猶豫也

方官曰撫取也躔直由切躔直於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

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狸在汪野北其爲魚也如狸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

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又曰吸精神而吐氣濁漢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韋昭曰蹶蹶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淮南子曰八極西南

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古音夷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波也書曰亂于河逗止也華太華

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瀑流貌漢書光有華陰縣

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號呼也奇台

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徜徉泗河林之藜

藜兮，偉關雎之戒女。悵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黃靈詹

而訪命兮，穆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關而不書，六籍

後之天
相與前
道侑仁
合

此報不離伏齊爾
訪善知能於而每
命不為天辨好人相
大爽淫道之惡顯倚

神透味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透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謀察也。諸之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
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兒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不自知為虎也。廣雅曰噬嚙也。鼈令瘞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

命其不闌。謂昭晰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喻之良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慘鬼錄者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

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期諸王竇姬欲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更必置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皇

后。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漢書曰李平王皇后弟女也。李乘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與法駕迎

尉彪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尉官名也。彪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顏軻不知何許人漢

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

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仍因也。恆常也。穆屈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善曰孔安國

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墜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覆深目而。發象號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文斷袪而忌伯兮，闍謁賊而

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論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冀尚畏。通人闍

孫評文選 卷二一 六一

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

剖分

贏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蒼頡篇讖書河洛書也說文曰讖驗也秦語曰秦三

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策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爲塞三十六年始秦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置書賜蒲蘇使與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宿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

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李斯善留所賜蒲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蒲蘇書蒲蘇即位爲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爲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蒲蘇即位必召蒙恬爲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許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作書賜蒲蘇曰朕巡天下禮祀名山以延年壽而致上書非我所爲日夜怨望不得爲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寧恬與蘇君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知亦賜死蒲蘇爲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爲二世葬始皇鄜山善

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緣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也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

車人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轡者家甚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資巨萬及期忌司命之言夫輦婦其賄以逃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問名車子孕任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大夫得誠訊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便貧困鄭玄曰孕任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剋則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零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用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禱籛言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瓊琚玉瓚祿之猶必不火子產不子禱籛曰不用

吾言鄭又得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水火亦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途不與亦不復火

今言梓慎禱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途不與亦不復火

丁厥子而剗刃。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教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

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貴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諛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諛說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

備伏不定之中仍有

兮，思百憂以自疼。

母勿也縣繫係貌辟引也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俾胡洽切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祐仁。

監視也孔蓋也

親所隄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矧况也

毋繇孽以倖己。

梁叟患夫梁丘兮，

此一定之所
費人強以
起遠孔明
路爲後牛

此處接前
後入妙段
此下便寬
展舒徐矣
迅風以揚
北意不喻
與度也以
關接人也
王相周

柴輔也沈誠也祐助也善曰尙書曰
天監厥德又曰周公若天威臨

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彪禡以拯民。日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

本卜祭爲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藉薪剪髮及爪自潔居突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剋
夏大旱七年乃以爲禱於桑林自以爲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旌大也禡禡也祈或爲禱非
國兮熒惑次於他辰。景證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星子章曰熒惑守心宋之分

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傷命而救吾身乎視之一舍七度三十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
子章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一舍七度三十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
魏顯亮以從治兮鬼

充回以斃秦。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顯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顯嫁之及輔氏之役顯見老

輔氏即晉地使魏顯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而顯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鄭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武子疾病命顯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顯曰必殺以爲殉葬及武子卒顯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心亂吾從其治時也及

今年有輔氏之役顯領兵拒秦師之日忽見一人在前結草以元禦杜回杜回遂墮而顯故獲
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

于英六。遵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尙書禹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名也根

水凡名也育生也川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
寄生已茂以喻皋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種德之後必有餘慶也
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

不復。復返也善曰遵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

蓄。善曰言何不遵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惺惺而無儔。惺惺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惺惺兮永思王逸曰悵惺惺悵失志銷越也

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

行積冰之禮禮兮清泉汨而不流。汨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

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衍徂

母昆邱之路

規地底無微不見底
想言以入為之
一毀正之乘

言磴堅也左氏傳曰固陰沮寒杜預曰閉也

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龜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舍等曰太一常居後玄武察雍月令章句曰騰蛇龍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文字曰騰舞足而

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太陰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怨高陽之相寓兮

宅幽意之于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備去風切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

其何瘳瘳愈也南至炎火變色無聊也至積冰含歌增愁此與彼何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

越谿囁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礚礚楚辭曰蹕絕垠乎寒門又曰登闕風而縲馬王逸曰縲縲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嶠滯西北漢書可馬指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天北門也左氏傳曰巨賁縲縲縲縲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壞不周迅焱瀟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濟疾貌騰送也關詵疾貌瀟音蕭晉書曰

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回象木生畢方并生獫狘雅曰羊土神後火含切囁火加切音林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曰元氣

出石密之闔野兮不識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取密山速

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窳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鐘山之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是燭九陰是謂燭陰郭璞曰即

以爲天混無形

竇立身有品

即此二女感於崇賦不暇亦賦折不營以冰潔清也以喻所不為之外義

上接帝廷

燭龍也

燭龍之於鐘山之東曰瑤岸欽瓊化為大鵝郭璞曰瑤音丕愕音錫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蓋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爲宮

關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戴勝怒其既歡兮又請余之行遲敬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之前有大山名曰崑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

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屬助璣曰勝玉勝怒魚觀切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

浦渥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處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下伊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嫋眼而蛾眉

笑眉舒診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紗婧細腰貌善曰方言曰桂謂之孫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桂青

也財性切一音精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離開也的礫明貌善曰神女賦曰朱唇

琛縞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琇也琇璧也琛寶也縞今之香纈玄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瑤者表德見所能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黃也楚辭曰怨靈修之皓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

而清歌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為女修身廣觀善惡歌曰天地烟煴百嶽含葩

詩傳曰草華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葩古花字本誤作葩音為詭切非此之用也鳴鶴交頸鳴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善曰莊子曰貓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綽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孺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愛於是也亟疾也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皇脂爾車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

亦天路可
攀之意也

巫咸占夢
相與占夢
之占為未
段居本思
束耳為收

此下言天
路之可通
而攀玉階
也應前四
高為澤天
句意亦兼
管兼

洋。魏嶽高貌祭紆也言河之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坻所以止船也善

以梁津兮記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登閩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為牀，閩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三山閩風桐板文周西皇使涉于

曰閩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語曰不死樹在層城西屑瑤藥以為糝兮，剗白水以為漿，屑碎也糝糝也剗文

曰糝乾食糝也楚辭曰精瑤瑤以為糝逸曰剗屑也毛萇詩傳曰糝食也又曰剗挹也爾雅曰剗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淮南言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藥而隨切刺居于切抨巫咸作占夢兮，乃貞

吉之元符，平使也善曰言我昔夢禾禾今令巫咸古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糝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祭之時也抨甫耕切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

為敷。滋繁也不華而實謂之秀善曰言已有令德類不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也

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廬美也廬居也善曰韓詩

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訝，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訝迎也言戒警令夙早而會皆供職而來迎我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豐隆

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曄光貌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鞭聲馳善耕切雲師

集兮，涑雨沛其灑塗，雲師雨師也驟陰統涑雨暴雨也巴郡謂暴雨為涑雨沛雨貌塗路也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

兩兮涑雨楚辭曰使涑雨兮灑塵穢徒感切羲琯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善曰爾雅曰載譽謂之輶郭璞曰玉謂之瑤葩蓋之金華

也獨斷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擾馴也旗雅曰有翼日照龍路車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森衆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降振余袂而

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揭印冠岳岳其映蓋兮，珮琳灑以輝煌，琳灑灑貌岳岳冠貌琳灑光

天之象也
極其闊大
爲一窟大
舒展

自強不息
則高階可
蹈窮止極
遠於此求
矣反而中
足於己處
用意處

離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轡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駿馳又曰超驤氣旌

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旌羽旄也善曰氣旌氣旗爲旌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旌揚氣氣以爲旌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宋玉笛賦曰天旋少陰白日四廣高唐賦曰蜺旌旌音勇

幹軼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勺灑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幹軼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邪視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宿沸其若湯幹音零軼之氏切勺市灼切音換

都之嚇戲兮，何迷故而不忘？羨欲也嚇戲盛貌迷惑也何惑奮故而不忘新愚以爲當去也楚辭曰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已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己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登皇之赫戲兮

左青瑠之撻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瑠青龍也素威曰虎威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撻擊也鉦鐘也禮記曰

羽兮，後委衡乎玄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高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爲水正此即五行之主也司馬相

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澳涖而爲清。屬屬也善曰函風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主蛟物能致風氣也易曰巽爲長女長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

升遐兮，浮蟻蠊而上征。蟻蠊善也善曰楚辭曰涉奇雲而汎濛兮甘泉賦曰騰清霄而軼浮景又曰浮蟻

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戾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

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

彤彤。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樂統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奏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舒散也說與彤

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二律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

治亂也樂汁圖當曰聖人往承天也善曰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

也宋均曰均長八尺
施絃以調六律五聲
惟般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注曰般厥也善之素女撫絃而餘

音兮，建始念終也素妻女也太宗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
音兮，太宗吟曰念哉！善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既防溢

而靖志兮，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翺翔浮游也善曰字林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閭闔。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曲四星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闕也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閭高泉賦曰閭闔其

寢闔音耶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駟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良車駟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為溱廟又曰離宮闔

道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茫茫。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柳柏山上為掩畢三危山上為天苑彎威弧之拔刺兮，射

嶧冢之封狼。彎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刺彎弓貌善曰揚雄河東賦曰獵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嶧塚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迭切觀壁壘

於北落兮，代河鼓之磅礴。壁壘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礴聲也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傍一大星曰北落附雅曰河鼓謂之牽牛今荆人呼牽牛星為撥鼓撥者倚也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名也湯湯水流也善曰樂緯倚招搖攝

提以低徊，剗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綱繆適皇。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有招搖孟康曰近北

斗者招搖剗流繆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攝經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
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宋均曰和粟氣和而嚴正綱繆連綿也適皇往來貌也
偃蹇天矯，婉以連

卷兮，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為婉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婉善曰偃蹇雜沓叢頓，颯以方驥。善曰衆多之貌類音聲截汨飄

淚，沛以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自浮絜一六切麗力泐切淚音辰爛漫麗靡，藐以迭盪。亦布遠馳之貌善曰熾盪分散貌類遠貌迭盪也過祭也

已至帝戒
忽作此反
之語用在
意所維於
己自下於
此須維一

忽作曼聲
又成促韻
以為收韻
變之勢音
化

浩蕩無涯
一念收轉

此而歸學
氏之歸學
觀之歸學
力思歸學
字照歸學
韻母歸學
在比歸學
在入歸學

中府之日道
即求自遙
反此作結
以仁全篇
一首語照
筆力語照
如拆語照
收萬語照
聲續語照
俱一語照

遜音 凌驚雷之飢礧兮，弄狂電之淫裔。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快影電兮 喻瘡鴻於

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瘡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覆鴻宇萌宋均曰瘡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

切鴻胡孔切岩徒浪切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宋玉大言賦曰長 據開陽而頽眊兮，

臨舊鄉之暗藹。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楚辭曰將以

林曰悁悁恨也善曰毛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轉而徘徊。楚辭曰眷眷顧兮 雖遊娛以愉樂

兮，豈愁慕之可懷？善曰楚辭曰聊 出闔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楚辭曰馳虛無

賦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虛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 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旛。楚辭曰雲菲菲而承

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修初服之娑娑

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 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

駕兮，遊道德之平林。問禮曰六藝禮樂射御 結典籍而爲畀兮，毆儒墨以爲禽，儒業者述聖道

爲本以禮樂爲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 以資儉尚賢爲用善曰毆音驅墨墨家流也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微音，善曰孫卿子曰四時變化毛詩曰大猷

音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嶽峯。善曰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農舜魯山

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欲歌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

系部風詞
意收拾
全篇之大
而結處意
道結處一
於不處思
筆收出一
文充字何
等古足似
則不新則
局不實立
少警此所
一人不其
不氣往但
之一可及
不之氣往
耳迎

兮 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夕惕若厲以省儻兮

懼余身之未勅，勅警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無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小雅曰小

女六切 媿為惡 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以志清上林賦曰馳騫乎仁義之塗不出戶而知天下

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系曰：系繫也言繫

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之清，祗懷憂。祗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之曰俟

而河清運也京房易傳曰河千年一清 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超踰騰

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逞極也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禮曰天不可階而升柏舟悄悄，忝不飛。

柏舟詩篇名也注悵也悄悄憂貌羣小人在君側也忝恨也其詩曰憂心悄悄悵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喬高跼，孰能離？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

結精遠遊，使心樵。樵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公羊傳曰攜其妻子何休曰攜猶提將也迴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歎獲我

所求夫何思？夫復也

歸田賦

張平子 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曰朝不曰歸田

知動以自
調須一種尺
賦千之中亦
軀質尋簡之
勢負也雖見
生中雖見

是將欲歸
而賦之以
見一時之
與感

前敘歸田
之由中敘
歸田之敘
而之敘歸
物外之結
此一篇之
結

起處見不
得志之聚
結歸榮是
兩忘亦每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都謂京師也，水長也，久待也。言久淹滯於京師而無知

略以匡佐其時也。字林曰：淡，食欲也。淮南子曰：臨河魚羨，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發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三日，變為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

疑。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熱視而笑曰：先生傷卑，或顧頽頽，膝摩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

疑，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石四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彘刺，刺臍，臍疾

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當貴，四十一足年矣，及入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秦相，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諒天道之微味，追漁父以同嬉，

諒信也。微味，幽隱。司馬遷：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悠，味楚辭曰：屈原既放，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闖大夫歟？漁父笑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而樂漁父，歎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孺也。超埃

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世務紛濁，以喻塵埃之外。莊子曰：遊乎塵埃之外。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原

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鶻鷓哀鳴，睢，鳩也。郭璞曰：睢類也。爾雅曰：倉庚，黃鸝也。鸞，音利。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頡頏，頡頏也。關關，雉鳴也。嚶嚶，鳥鳴也。爾乃龍吟

方澤，虎嘯山丘，言已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杓星高則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

餌吞鈎，獨矢射也。吞鈎，釣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落雲閒之逸禽，懸淵沈之鈔鰓，列子曰：鰓何，以獨鰓為論。其針鈎引，致車

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般

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尙書曰：殷遊無度。感老氏之遺誠，將迴駕乎蓬廬，老子曰：聖野田，微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

呼吸精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兮。

為解釋之用也

入情以曲折
字亦以拙
中起以顯
法老到章
氣豐腴自
讀森秀之

居非巧
以拙字立
柱之故
大意從此
寫出

可以解吾民之恨兮蔡邕琴操曰伏義氏作
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子也
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毛詩箋曰模法也莫好切
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班固漢書述賈鄒枚路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節也
苟縱

閑居賦 并序 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
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

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善巧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
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經說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詭佞
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
其傳而歎息黯於滅切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許既切

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顯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
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
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
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漢書平常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萬與張奐書
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效致也
是

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僕少竊鄉曲之

譽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
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闈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襄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
郎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闈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襄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
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

一事總一得力
拙字一頭
筆法妙
致有舞之
殺飛之

先寫昔日
所歷後言
今日所處
為閑居二
字分疏見
拙者之事
全是為不

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為河陽懷令 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
號世祖禮記曰違事父母 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 臧榮緒晉書岳類率
二邑勤於政績調補

尚書郎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
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天子革帝也諒闇今謂凶盟 **領太傅主簿府主**
誅除名為民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 **俄而復官除長安令** 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

也 **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
而知天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陽令國令尚
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選博

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職謂選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國令
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選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 **雖通塞有遇抑亦**

拙者之効也 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揚雄 **普通人** 和長輿之論余也 **固謂拙於用多** 論

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
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子多才多藝 **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 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而子之言信 **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 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乂在官 **拙者可以絕意乎**

寵榮之事矣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 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
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偃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弊戒焉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敬論語子曰夏間孝子曰
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養禮叔齊曰而屑屑焉

習儀以巫方言曰屑屑不潔也論語子曰斗筭之人何足錘也鄭玄曰筭
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筭之役乎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 老子曰

目終身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 毛詩

孫評文選 卷二

七三

得志而生
感耳

以拙字為
首尾中寫
閑居之地
後寫閑居
之專事
點出閑居
以遠覽
園近周家
層一分作
王識以見
家園之清
迥

孫評文選 卷二

七四

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適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冠行然有自得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
禮記曰夫禱
足以代其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 賣也粥與鬻首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

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酷酪也生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
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服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謂周曰大辟漢
改爲臘臘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

者之爲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也 乃作閑居

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
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寧蘧。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
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書

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翺翺
平乎園登榭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曰顏厚有悻悻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當武子邦有道則卷而懷之
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

餘也？管子曰巧者有 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楊左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徵
民名綴下土。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
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汜向也楊左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
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或南五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爾雅

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坡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
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

西郊後市與東更爲郊祀正以大典居之巨麗之寂也

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詩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特立也關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漢書曰魏後尤明圖緯秘奧字書曰必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舍文嘉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微。其西宅之西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賦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散旗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案同機。史記蘇秦世韓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變夷柘弩皆著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箠同機言管籥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發共一臂然發弩弓也李奇曰谿弓也字林曰管籥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爲異卷同歸誤也

石雷駭，激矢虻飛。駭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季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遠法言曰凡箭三鏢謂之羊頭三鏢長六尺謂之飛虹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鏢稜也以先啓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

穆敞閑。陸機洛陽賦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閑也環林縈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雍象璧圓以法天雍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

配天。毛萇時傳曰事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素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天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尙書曰惟予文考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

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週聖敬曰詩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敬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敬諸侯弟也若乃背冬涉春，陰

謝陽施。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

而展義。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社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禘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禘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狸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而

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養不巡狩

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察亂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

萬服振振以齊玄，管嘒嘒而並吹。

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袍服振振音真服度曰袍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袴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

之有底質氏以為如鑿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治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嘒嘒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若願播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

義同 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藝文志曰禮容者禮之節也

巨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象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雍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胃

于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 夔教胃于李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 祁祁生徒，濟濟儒術。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以儉術進 或升之

堂，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 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言美紱藏麗威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故宜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投紱 訓若

風行，應如草靡。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此里仁所以為美。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 孟母

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買街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

學六藝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于水者穿池而養給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馮衍顯志賦曰 游

鱗澆瀟，菡萏敷披。澆瀟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瀟 竹木蒼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

棹之柿。廣志曰洛陽北華山有張公大谷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棹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棹甚美世罕得之棹方彌切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

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祭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于流荔枝賦曰房陵標李荆州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蕭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為確磨之磨 靡

對生情

至才入
閑居所
乃與仁
識一也
對生情

敘王畿事
太長似太
泛類學
仁孟母之
意入下殿

太夫人一
段與序中
平并見孝
拙之意亦
爲

遠近二句
邁收上文
包舉無遺
矣

不畢殖。若韻補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漢書晉義曰櫻桃含粉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李冬熟也櫻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

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菠掖有白奈酒泉有赤奈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榴即若留也蒲陶似燕莫磊落實石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壽使大夏得石

榴李頌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棣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菓山華實

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莖薺甘旨，蓼葳芬芳。詩毛

曰莖菜如飴毛萹曰莖菜也居隱切鄭玄儀禮注曰莖廉菹也韻略曰莖香菜也相惟切與莖同藁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藁荷陰菜似藁宜藿野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藁豆葉也曹子建求親

表曰葵藿之綠葵含露，白薺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

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台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晷往則寒來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太夫人乃御

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傳祗以足疾版輿上殿遠覽

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體以行和，藥以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常膳載加，舊痾

有痊。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遠載張揖曰

結猶陸擲紫房，水挂頰鯉。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漬滿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萹詩傳曰頰赤也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

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清梁也爾雅曰簞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

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豹禮記曰班白不提聖爾獲宮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稱壽黃香天子頌曰

人生在樂
貼色養一
遠不就逸
樂之意

意亦不忘
世味而以
養拙為甘
全是一言
牢騷也

頌似風正
文詞氣疏
一其宮室
泉請賦所
本館賦中
著之概歎
通篇寫出
愁悶悲思

歡萬年之玉觴論語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屠廣雅曰浮屠也漢書曰陳平厚具
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京賦曰蓬萊而靡羅
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揚揮報孫會宗書曰蜜油低印頓足起舞傳武仲舞賦曰抗音高歌為樂之方

人生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讞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

孔子曰君子求諸己曾子且就樂夕而自省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讞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幾陋

身之不保尙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絕思

終優遊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哀傷

哀傷

長門賦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會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呂邑侯傳子

至孫午午向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標匹妙切聞蜀郡成都

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

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于為也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字林曰幸吉而免內也

四無字而賦之詞怨望
賦之詞怨望
不賦之詞怨望
數人之情意自責也
悲其情亦自責也
所願言復此
無幸如復
得皇言復此

寫盡自居悲居
之意朝悲居
之引來為朝悲居
詞後乃起為朝悲居
畫時夜下無
刻畫後下無

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

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依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問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

郭璞曰謂度也言付所為被退在長門宮之事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

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楚辭曰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

切 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今以飲食樂而忘於人後自謂也 心慊移而不省

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鄭玄周禮注曰據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喜交在得意相親而已據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據理乘切

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

之懽心，

楚韻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懽懽也 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

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

言奉虛言而望為誠實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 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

幸臨，

薄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傳在心之貌 登蘭臺而

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

王逸楚辭注曰悅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浮游也蘭臺臺名

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

而晝陰，

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窮冥兮晝晦說文曰窮深遠也 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殷其雷 飄風

迴而起闐兮，舉帷幄之檐檐，

楚辭曰裳檐檐以合風王逸曰檐檐搖貌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闐闐。

盛也闐魚斤切 孔雀集而相存兮，玄援嘯而長吟，

說文曰存也 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

南。

萃集也 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 下蘭臺而周

首段冒一起
下畫二寫
寫畫一寫
夜也黃昏
曰清夜曰
待想夜序
無聊之見
疾風浮雲
與兼寬比

深宮正
寫長門

刻畫宮殿
之態

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

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曰郭璞方音注曰靡靡細好也擠玉戶以撼

金鋪兮，聲贈眩而似鍾音。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刻木蘭以為棖兮，飾文杏

以為梁。木蘭似桂木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楛而相撐。丰茸梁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擬聚木貌漢書

施瑰木之櫛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櫛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櫛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時仿佛以

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彷彿而不見心淳熟其若湯說文曰綴錯石之瓊璵兮，象瑋瑱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錯石雜衆石也

瓊象瑋瑱之文章也爾雅曰瓊瑋謂之瑋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瑋為瓊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尙書曰荊州厥篚玄纁纁組孔安國曰

司農注曰組綬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白鶴噉以哀號兮，

孤雌踣於枯楊。廣雅曰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懸明月以自照兮，

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踣客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

子守正以自禁也賈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貫歷覽其中操兮，意

慷慨而自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窈則獨

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印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印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五耶切

離宮宇曰
起中宮曰
正殿曰
空堂曰
大序曰
數苦曰
驚歎曰
怒之曰
也自怨
艾令人
僕小雅
音也

長夜不寐
有此光景
一臂難堪
反門怨語
長門怨語
不能入語
出其範圍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欷兮，蹠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

也。楚辭曰：昏樓增欷。若頡頏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蹠履為跣。掛趾為蹠。說文曰：蹠履也。一曰：蹠履屬鞮革履也。若頡頏曰：蹠徐行貌。蹠與蹠音義同。

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僇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僇，過也。殃，咎也。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廣雅曰：頽，頹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搏芬若以為枕兮，

席荃蘭而葳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廣雅曰：荃，蘭也。來而幸臨也。廣雅曰：搏，著也。段九切。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蘇政之妻曰：蘇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

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廷廷，恐懼之貌。在切。楚辭曰：魂廷廷而南行。王逸曰：廷廷，惶遽貌。莊子曰：君倘然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愁予也。段九切。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畢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曰：暉，謂之畢。又曰：大梁昴也。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也。鬱，思也。思，思也。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也。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接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行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更也。荒，然荒欲明貌。亭，亭也。遠貌。一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備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 并序

向子期咸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隱本州，計入洛太

佳處全在
一就此賦
特就極
韻之致
簡淡一格
自成

不序清極
一亦處
有動人處
尤得力在
日薄力在
數句信然
感憤

前則並稱
二子後則
獨寫荀琴
章法亦有
不羈之妙

黍離參秀
子期所感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寔之徒呂安字仲偉東平人也

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然嵇志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千寶晉書曰嵇康為人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異友善康有清逸之志

不能被獨懷寶才而上人安異庶弟俊才妻美異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異病之告安勝已異於鍾會有龍太祖遠徒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輕寶從如雲軍方其驟而驟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友弟安親善會異嬖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證

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勳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投琴而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

說文曰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

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見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康別傳臨終曰袁尼嘗從吾學廢陵散吾每斬固之不與廢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

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復冷也鄰人

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

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

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毛詩曰俟我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二千謂呂安荀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歎黍離之愍周

兮，悲麥秀於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城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方黍油池尚帶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薈薈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

作雅聲曰麥秀漸兮黍離唯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躊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棟宇存而弗毀

隴隴彼狹億兮不我好兮

有不可名
言者故託
爲隱約之
詞

稽生之遇
託感深矣
因琴聲接
鳴笛有雲
致行水之
致行水之

在歎中由
說如出一
天自然而
以運故亦
樂結生文
境曲之折
由見理與
之序境樂
一感處有

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楨杙其器皆存而不親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

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驪騮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爲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風中耶令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斯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願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遇遇五行運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運也可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猷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尋，願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我心寫兮

歎逝賦 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爲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爲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

事而作
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

真字領起
爲一賦之
控照應之

首言逝者
乃造化者
常然入所
不免引以
流不爲動
何等驚動

曰僅方也買遠國語
注曰僅猶言纔能也
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
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怨不應懿親
昵交密友亦不半
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
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
素盡
以是

思哀哀可知矣!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
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騰天氣下降而
日望空以

駿驅節循虛而警立。
警猶警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
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

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
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
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
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晨候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言日將暮也

懟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
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霄瓊藥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然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掬也挹音揖
望湯谷以企

子惜此景之屢戡
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跋子望之鄭玄曰跋足則可望見之企與皎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惝痛也戡

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高誘淮南子注曰閱臨也毛詩曰滔滔江漢
世閱人而爲世
人再冉

而行暮
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冉之人通呼爲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再進也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
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

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
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
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

而弗寤
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殿木槿也木槿朝榮注曰別二名似李樹
雖不寤其可悲

次段歷言
逝者見其
可哀即序
中所言發
之意也

因逝者之
可悲而自
歎此生之
難持之意

後段揚發
歡字分作
兩層先言
其情言可
哀後言情
景之當釋
也為後半

心惆焉而自傷，曠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甫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痛靈根之夙

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祖稱也。具，窮也。兄弟也。南都賦曰：罔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或戚兄弟，莫遠具爾。遂悼堂搆之隕

瘁，懣城闕之丘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楹。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

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芒，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眇歡。爾雅曰：眇，少也。

籍曰：瘁，憂也。瘁與瘁古字通。爾雅曰：眇，少也。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

為言。毛詩曰：自古在昔。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

於字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窈，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柏悅，嗟芝

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焚而蕙歎。總，火葉。芝與蕙，艾俱死。柏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等水同波而無異。

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顏多。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諒

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以寫形。今

靈光殿賦曰：忽騁妙以響像。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盛貌。毛詩：翫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

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寺河圖曰：地有九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迨。楚辭曰：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之章法

前言祖誦
後及後生
願裕

宋段收歸
天道見哀
情之如斯
悲其跡也
特從哀結
是脫以字
之

金是子期
恩舊序不

孫評文選 卷二

八六

聲類曰追道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

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願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久要已見上注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忘

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爲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

不定世表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寤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誰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世之表也

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砥攬予心毛萇曰攬亂也感

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

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漙漙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瓊而好乎語子者惡視其識道也殷深也

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曰解心之纏去德之累容勳色治氣意六者纏心者也惡欲喜怒衰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 并序懷舊賦者園思也 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戴榮緒晉書曰岳父珙琅邪內史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封東武伯薨諡曰戴岳音毗始見知

及而賦披
勝則在俯
處則在俯
問瞻眺之
著眼在知
名加以姻
親爲不能
忘懷也

從一路行
役接出俯
仰之思自
覺蒼涼無
限
前牛敘境
後牛敘情
詞簡而意
盡矣

名，遂申之以婚姻，言岳有名學爲舉所知漢書曰宣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而道元公嗣，
 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韻字公嗣射擊可馬臣松不幸短命，父子凋殞。
 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不歷
 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
 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輿在開陽門外臨助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後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
 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暈以掩路。韓偓曰嵩白也掩覆也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輒以凝沍，顏延年集要解曰車跡曰軌車
 塗艱屯其難進，日晡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日晡晚其將暮仰歸歸雲，
 俯鏡泉流，傅毅七激曰仰歸雲迴遊風西都賦曰鏡清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馬城
 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摛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亮亮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爲書誤耳河南郡圖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
 建塋啓疇，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辨諱之木今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頂
 爲楸者 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壘，
 柏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鬱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壘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楸桐以識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楸生之屬森森一作檉檉與平聲何逝沒之相尋，
 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陳根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即分孔安國

以今昔兩
層寫出自
然與感此
前案道此
空館次第
歷然

此賦其情
備極哀憐
潘黃門善
於言非淺
特悼亡友
人章也亦
自然怨學
若此

落落數語
其人之可

聞赤松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史記陳謩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

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

館聞其無人。周易曰：闕其戶，聞其無人。坤若曰：聞靜也。陳菱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菱根也。音昔。說文曰：除，殿階也。步

庭廡以徘徊，涕洟流而霑巾。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於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泣，胡大切。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

以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視星宿不寐。達，旦。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楚辭曰：澣沈澣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 并序 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咸字子咸，奉東都尉。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廣雅曰：韜，廣也。音度。之大包藏一世也。雖兄弟

之愛，無以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不幸弱冠而終，不幸弱冠，並已見上。良友既沒，何痛如之？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孫

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其妻又吾姨也。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鄭侯亦娶焉。息將歸，為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曰：夫人在，則父天出，則夫天喪。

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召之曰：以是親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懸。龜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歧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

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召之曰：以是親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懸。龜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歧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歧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

哀已甚賦
中經此落賦
想而動自
然驚動

首敘未寡
亡之前天
人而所適
又歿然少
悲歎更已
見幽然之
節

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文魏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

痛切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所伶俜也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或切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怛毛詩曰切切憂勞也又怛怛怛怛切也覽寒泉之遺歎

兮，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澗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莪者我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音陸莪音俄情長感以永慕兮，

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長慙慙不能開啓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攬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蒼煙非煙若雲非雲都紛紛縹緲縹緲是

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願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莖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

樛木葛藟之毛寢曰木下曲曰樛衆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此切衆力迫衆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鸚鵡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德

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備極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

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祠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錫毛

傳曰洒澆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澆掃於帷櫺水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彌終也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瘁。毛詩曰願言思用使茂心何遭命

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遘遇也言夫之果頃者遇天榮華曄其

申言既初 哀女 難抱此孤 葬地由情 葬歷及悲 葬情不叙 佳情之筆 復不犯重 故

此言未乃 之前後乃

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竇婦賦曰榮華嗚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混送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 國曰捐 靜闔門以窮居兮，塊楚獨而靡依。丁儀妻竇婦賦曰靜闔門 以卻掃塊孤俸以窮居 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轉

以素帷。丁儀妻竇婦賦曰刷朱闔以白堊易玄帳以素綺桓子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欲見乘與錦茵而席羅記曰父母之喪疑苦 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苴也江東呼為蓋送辭曰蕭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葉要曰在上曰帳在下曰帳單 帳曰幃幃 丈无切 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篋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傳 母保阿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篋屬也 口嗚咽以失

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文文伯卒其 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竇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漓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評切 愁煩冤其誰告 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音誰也丁儀妻竇婦賦曰含慘悼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 王祭竇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來箱坐側盤坐之側也 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

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丁儀妻 竇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瘳瘳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 而斂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飛赴楹丁儀妻竇婦賦曰雞斂翼以登 棲雀分散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楹為棲擊而棲為棲雞宿處 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

息。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綯 實命不猶毛萇詩傳曰衾被也單被也 思纏綿以瞽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 感又曰心瞽瞍之屯屯王 逸曰瞽亂也瞽莫逆切 曜靈暉而邁邁兮，四節運而推移。楚辭曰曜靈暉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 連也古歷九篇曰寒暑推移邁速也 孔子曰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顏延年曰春

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詠曰葛藟滋兮冒神字廣雅曰藟 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 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楚 辭

耳傾想於疇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 猶前日也楚辭曰時粲粲以遙見曹植官城王 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既葬之後
所見之猶
在耳目之
想夢寐而
徒深夢寐
之思維也

後言既葬
哀婦之甚
哀而謂之
極生民哀
者之極也

諫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

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以憑附。

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思戀之貌小

推曰憑依也

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

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

龍驤儼其星駕

兮，飛姚翩以啓路。

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輅於門側旋繞紛以飛揚爾雅曰緇黃充幅長暮曰禮禮有龍驤鄭玄注曰龍輅之旌也爾雅曰廣幅曰旒凶輅即

今之旌旒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

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

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

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

瞻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

丘墓。

家語曰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不視其人說文曰瞻望也廣雅曰瞻視也左氏傳樂刑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

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惓惓余在疚凡人喪曰疚鄭玄毛詩箋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

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

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雲騶騶

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漚以蕭蕭王逸曰漚風疾貌

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淅淅以微凝。

切檢

意忽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

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遠魂一夕而九逝

庶浸遠而哀降兮，情

惻惻而彌甚。

京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遠

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爛爛而不寢。

而不寐爛公洽切

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

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凄凄說文曰凜凜寒也

氣憤薄而

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

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橫撫素枕而歎歎長笛賦曰泣血汝然交橫而下

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

盡。

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頹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適盡毛萸詩傳曰適終也廣雅曰適忽也

收不到之故即
從死極女之
由孤重日有
向以申不日
分以之意見
者思之極不
哀於之之意
歸他為之一
痛收為之一

哀者促節
令人悲感
真善於言

命結大節
所在一筆

容傷傷鄭玄曰傷傷貌鶴曰容貌慘以類類丁儀妻寡婦賦曰願顏貌之拋
對左右而掩涕洞淵賦曰築陌鸞博儀類說文曰傷敗也洛罪切抱善禮切
引，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哀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為殉皆秦之哀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哀死從於夫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德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
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願弱子而復停史記曰楚懷王稚子獨指景而

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皇

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陵虛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

虛以徘徊，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魏太祖祭橋

儀妻寡婦賦曰瞻
存目想 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愬亦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

貌 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庭兮風

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子曰衛靈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夢良人兮來遊，若闔闔兮洞開。楚

日倚闔闔而望兮
王逸曰闔闔天門
山阿，兩雅曰大墓門兮肅肅，修壟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舒舒兮又曰涕流交集晁寤舒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舒舒兮又曰涕流交集晁寤舒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舒舒兮又曰涕流交集晁寤舒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舒舒兮又曰涕流交集晁寤舒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舒舒兮又曰涕流交集晁寤舒

斬絕不多
作語見
冰霜凜然

文通恨別
兩鋪以自
一舖敘自
成歸華而
意向種協
真不悅也
段文章也

總起分收
中間寫收
伏恨皆起
之拔全在
深想恨人
處亦合筆

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不許注恭伯偕侯之世也曹植文帝諫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義於下庭毛詩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桑後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喜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已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 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江文通

劉瓛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就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沈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擧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

此以後材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靈子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與爲豫章王記至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夫大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申壽爾墓之木拱矣注爾手曰拱古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人生

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詠將加兮心驚妾

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

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班固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耶思羞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

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山爲城，紫淵爲池。

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因河爲池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

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

海右以送日。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胡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覆盪以爲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馳日所入

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史記王

唯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章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今忽崩墮則爲晏駕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淮南子

心驚不已

古不求其極言恨
特求其極言恨
秦帝之朝趙王
天子與諸侯失
李陵將明紀
遠嫁一敬美人
中散六遺一榮
用世遺一事
志重相六比
不兩見犯相
故見止以者
豈古長又
列敘事
泛敘事
一該當困餘

孫評文選 卷二

灑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囑聞者莫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放秦越趙虜王還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囑歌曲也

薄暮心動，昧旦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且不顯別豔

注曰墳 千秋萬歲，為怨難勝。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窶。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

部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淺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 弓矢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拔劍擊柱，漢書曰漢高已併天下尊為皇帝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曹子幹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欲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為閼氏臨臨相決交腕握手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者齊國王廼女也年十七獻元帝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爾雅曰風飄謂之飄飄音扶與搖同登樓賦曰日杳杳而西匿隴鴈少飛，代

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初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鶴子曰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為異域之人至乃

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主乃抵毀罷歸田里

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關卻掃非德不交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孺大夫之妻曰孺人

子見寡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自敘曰雄為人跌宕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執陰就書曰懷抱不報濟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之塗一地在
亭歸之如死
何恨如一死

總結全篇
與起相照
然一氣貫

恨入冥鷓鴣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萸詩傳曰懷思也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始安嘗以語康，康相證引，復收康王隱嘗書曰：「康妻魏武。」

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瀟。」濁醪夕引，素琴晨張。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索，浮雲無光，曰：「索散也。」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前阿素類流於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

與馬於山椒奄邇，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諫曰：「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也。深登樓賦曰：「滿橫墜而弗禁，字林曰：「孽。」

孽子庶子也，然心當云危涕當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漢書曰：「匈奴乃徙蘇武北海，無人處。」此人但聞悲風，

起，血下霑衿，琴道雅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

廣雅曰：「茹食也。」又曰：「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黃塵市地，歌吹四起，

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

國尚書傳曰：「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壘平。」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

琴道雅門周曰：「高靈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羸生荊棘，孤冥穴其中。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舌有死生，張奐與崔元始書曰：「何奴若非其罪，

別賦

江文通

情句處逐接舒同賦別
貼妙段不道展而氣賦
切非暇山如意與
入句紋其廬山更略恨

起中亦同尤詞只銷別承居意
結問與與一氣恨分用
段賦舒賦起舒賦段總
總賦起舒賦起舒賦段總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辭曰魂離散家語孔子曰別而黯然而黑賈逵曰唯

也獨 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爲況也文子曰爲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敦詩之 或春苔兮始生，乍

秋風兮颯起。言此二時別恨愴切 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飽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 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雲霧兮體漫漫兮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遲水以凝滯廣雅曰滯止也毛詩曰

周道逶遲毛萇 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權容與以容與揚以容與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章誕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爲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趨躅之芳金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淚淫兮霑軾 居人愁臥，恍若有亡。飽昭東門行

臥莊子曰君 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蓋 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

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于在錦帷中廣雅曰帷帳也纂要曰帳曰幕 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

之飛揚。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躑同輒載切躑躅錄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 至若龍馬銀鞍，

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同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栒鎗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朱命爲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土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爲太子太傅公子爲少傅甚見器重朝庭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

謂陳無字曰君車衣文繡 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薛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園中時征西將軍祭

別廬在河內縣金谷園中時征西將軍祭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文曰雍門蜀以琴見孟嘗君徵揮角羽聲憂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文曰雍門蜀以琴見孟嘗君徵揮角羽聲憂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文曰雍門蜀以琴見孟嘗君徵揮角羽聲憂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文曰雍門蜀以琴見孟嘗君徵揮角羽聲憂

以下分
別事歷
不異而
亦於情
歸於同
銷魂可
淋瀝盡
致謂然

別事共
七種兼
貴窮達
生之數
變離以
畫難於
事矣每
著段結
字為精
神然處
正二處

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蕭鼓
鳴兮發權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

傷神。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闕
呂氏春秋曰聖人不可以感私傷神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漢書李陵曰臣所將也邊者奇材劍客也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直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
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
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勞
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投血相視。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

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街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
之中也尉係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史記曰荆軻遂
發就車不顧方銜感於

太子曰荆軻與武勝入秦秦王坐殿而見燕使鼓鐘並發擊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
俠累死因刺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鼓鐘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擄吾弟之名於天下哉

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
日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司馬相如檄蜀
文曰邊郡之士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薰香
氣也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

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煴。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紫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非非兮
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彪注曰襲入也

孫評文選 卷二 九七

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于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至如一赴絕國，

詎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難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視喬木兮故里，

決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奮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為喬木有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注非但見其木當有累世修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

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為生別滋可班荆兮贈恨，唯樽酒兮敘悲。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將與食

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河湄。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為塞同瓊珮之晨照，共金

爐之夕香。毛詩曰石女同車頗如雍華將鞠將翔佩玉瓊瑤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繡帳周垂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將仕也願延年秋胡詩曰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葦並音遙然著異

瑤同 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簡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纁紫流黃也春宮闕此青

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閨室有血毛傳詩傳曰閨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雁門閉兮玉階苦劉休文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

凝兮夜何長。張鑑席賦曰帝為冬設釭為夏施夏侯湛釭燿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寶韜蔡

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焉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列仙傳修羊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有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之後

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安靜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沙

別子或著重人有
行或著重人有
此或著重人有
兼居人或者
兼居人或者
在內無人行
感死生俠士
使從有歸率
期皆別中歸
若年人少紅
閣真紅者
別更致極
綿之致極

佳方
人情忘
種情

而至於別者
情致亦各
有然者

同是園人
狹邪之別
春秋分說
各別字點
染為字點

總收一筆
便與二起
點然與起
相照結句
完密寫出
作賦意起
賦語與起
結語與起
相呼應正

都瀾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處不顯不顯於世也練金鼎鍊金為丹之鼎抱也朴子曰鄭君唯見
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皇帝采首山鑄鏡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緜氏山頭果
自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縵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鶴崗鶴崗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鶴鶴
於此張僧鑿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鶴所經處處遊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
乘鶴所經處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處處遊萬里少別千年，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
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先生讀神女遺像見安期生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說文曰下有
語神女曰昔與女耶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芍藥之詩，佳人之詞，詩彙有章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注芍
藥曰北方有佳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
人經世而獨立歌曰北方有佳

淇水之上又竹竿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遠婦道也
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於嬀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
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
珠，秋月如珪，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曰遠幽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
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憤盈使
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亦互文也左氏傳衛太子蒞曰無折骨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
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

人也徐樂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東方朔曰公孫弘等特詔金馬門閣發察名也傳魏氏園
等為蘭臺令史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
迂大而闊辯說也文難施齊人為諂曰談天衍劉

向別錄曰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影鏡龍文故曰影龍誌 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論文

文賦 并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菑里與弟雲勸學積十一年舉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

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 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誠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於文莊子堯曰此吾所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

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遺 其理多變故非體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則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妍蚩 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徒也聲類曰蚩駘也然妍蚩亦

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胸思屬文著詭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 傳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甚見爲文之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尚書曰非知之 難行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

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 藥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 妙理論語鍾曰佗日又獨立趨歧孟子章句曰

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 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謂不遠也若夫隨手之

變，良難以辭逮，而不向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不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致存焉 蓋所能言者，具於

文以出而取 賦有專法故 則中專論故 賦有專法故 作中專論故 意中專論故 也中專論故 工中專論故 別中專論故 列中專論故 殊中專論故 此中專論故 梁中專論故 思中專論故

此賦指之文 章指之文 局指之文 意指之文 別指之文 列指之文 殊指之文 此指之文 梁指之文 思指之文

也 變，良難以辭逮，而不向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不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致存焉 蓋所能言者，具於

故首原歸
典末則歸
而於被管
也亦流金石
後用意是處

首推心志
以一言貫
衆理以心
匠修衆詞
此微之微
始論起之
妙文終章
本論起之
事次立之
體次立之
中言大段
意段殊意

此云。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

漢書首義張晏曰佇久俟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覽也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幽通賦曰皓頤志河不領

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

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悲落

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秋葉落故悲春條敷故喜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眇高遠貌頽弱臨雲言高潔也說文曰懍懍寒也孔融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

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

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尚書中侯曰玄驗真圖出洛周公援筆以寫也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

思傍訊。

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廣雅曰訊問也精驚入極，心遊萬仞。

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爾雅曰致至也埤蒼曰矐矐欲明也說文曰昭晰明也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

之芳潤。

揚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宋衷曰羣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浮天淵以安流，灌下泉而潛浸。

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劇奏美研曰盈塞天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沈辭難出之貌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

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繩也謂總繫綸矢而以弋射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

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禮詞之段細
爲乃由利
未所結此而
害賦之文
用爲結此
全賦也
先言此
次及命筆
古今從容
與結四照
應陶照何

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莊子：老聃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呂氏春秋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開闔目數搖也。尸陽切。然後選義按

部，考辭就班。小雅曰：班，次也。抱暑者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或因枝以振葉，或泝波而討源，

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泝。水本也。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言或本之於隱而遂之顯，或求之於易而便得難之，或爲未非也。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來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隱烈曰擾，騶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

晤而不安。妥帖易施，貌公羊。專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妥帖，岨岨不安。岨，澄心以凝貌。楚辭曰：圓鑿而方，枘兮音固，知其錙銜而難入。安他果切。帖，吐協切。岨，助舉切。岨，魚呂切。鬱澄心以凝

思，眇衆慮而爲言。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淮南子曰：太一者，率領天地也。文士之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辯士之舌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廣雅曰：躑躅，踟蹰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躑躅也。躑，與

曰：吻，口邊流離津液流貌。劉公幹詩曰：敘意於濡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濡如娛切。漢書音義章昭曰：翰，筆也。協韻音寒。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爲本，垂條以樹喻也。

廣雅曰：幹，本也。鄭玄禮記注曰：繁，盛也。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楚辭曰：情與貌，其不一變。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

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由急就章曰：急就奇觚。木簡也。論語先進篇子路師爾而對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銀毛爲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文足以言，誰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遠。課虛無以

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列子：文琴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抑也。言思慮一發愈深，恢大也。播芳蕙之馥馥，

列子：文琴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按也。言思慮一發愈深，恢大也。播芳蕙之馥馥，

此言不作一文
辭製意不語
體辭意如文
為辭意如文
材辭意如文
匠巧拙如文
由意乎拙如文
所避意之長

衆體之變
亦各隨其
詞宜者耳
舉達而理
未敷張本
曰文維有
體因於有
音意而語
有聲而有
有聲而有

發青條之森森，說文曰莖草木華垂貌纂要曰草木華曰莖字林曰森多木長貌以喻文采若芳莖之香莖青條之森盛也 衆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

爾雅曰：翰林，以爲主人。楊賦曰：翰林，以爲主人。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淮南子曰：斟酌萬殊。 紛紜揮霍，形難爲狀。

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靈。紛紜亂貌揮霍疾貌西 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衆辭俱奏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爲匠老 在

有無而備俛，當淺深而不讓。毛詩曰：何有何無，無備俛求之。俛，備由勉強也。論語曰：當仁不讓於師。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

相。方圓矩也。言文章在謂規有方圓規矩也。 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爲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爲文尙奢欲快心者爲文貴當愜猶快也起癩切 言窮者

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秋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稱漢書 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繇而悽愴。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繇悽愴 銘博約而

溫潤，箴頓挫而清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顯勸示後故箴以諷刺得失故頓挫清壯 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頌以贊功美故精微期暢彬蔚已見上文漢書書義曰暢通也 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奏以感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說以感動爲先故煒曄譎誑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論語子曰：辭達而已矣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如：勇切。言文章

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姿。周易曰：爲道也屢遷。琴賦曰：豐騰以多姿。周易曰：爲道也屢遷。 其會意也尙巧，

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音聲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爲韻也爾雅曰：暨傳注曰：宣明也。暨音聲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爲韻也爾雅曰：暨

之功杜預左氏。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嶇難便也逝止由去留也崎嶇不安貌楚辭曰：欲半崎嶇崎嶇音綺音嶇

傳注曰：宣明也。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

由去留也崎嶇不安貌楚辭曰：欲半崎嶇崎嶇音綺音嶇

此一大段詳詞會意分列言之妙遺詞於毫芒之間極其能文家之能事於相妨片言亦可得效績真得者文之要當審而立意須警也

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言其易也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言失次也謬玄黃之

袂，故渙溼而不鮮。言音韻失宜類體之玄黃誤故渙溼垢濁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楚辭曰切渙溼之流俗王逸曰渙溼垢濁也或仰逼於先條，或

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係也凡為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

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黃鐘之一篇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為一銖十銖為一銖賈誼曰銳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稱芒毫毫毫也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

當。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書韻篇曰銓稱也曰銓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漢書曰銓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

極無兩致，盡不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喻馬也言馬四黃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衆辭若策驅駒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刺戒也雖衆辭之有條，必待

茲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必有辭則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敗易其文雖衆辭之有條，必待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縛繡，悽若繁絃。說文曰縛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彩備也秦葛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弱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

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言所擬不異閤合昔之曩篇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

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體佗人先已也毛詩曰杼軸其空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或若發

穎豎，離衆絕致。若草之若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若發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若陵若也孫卿子曰蒙鳩為巢繫之葦若小雅曰禾稷謂之穎形不可逐，響難

形不可逐，響難

形不可逐，響難

形不可逐，響難

形不可逐，響難

形不可逐，響難

形不可逐，響難

之不易
秀句可
學文未
至者非
言此正
文章難
之甚難
耳美見

此亦修
之病才
枉失正
矣

以孤寂
為富以
泛為和
以拙為
以拙為

為係。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難係也。謂冠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語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

也。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時牢落以失次第等幾樂而闕絕說文曰掃取也他欲切協韻他帝切或為詩

去也。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戰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

陽中之陰故能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裹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在故榛楛之辭

以爲筥。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音雖如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游於郢中者其始

文小而事寡故曰寡。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言事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譬偏絃之獨

張，含清唱而靡應。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韻之孤起適應則而莫承也毛其詩傳曰靡無也應於與切或寄辭於瘁音，徒

靡言而弗華。瘁音謂惡辭也。原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莊固漢書贊曰纖懽微瘁之音作而民思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謂妍

也。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

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肅象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

愛，辭浮漂而不歸。漂猶流也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說文曰么小也於逢切。潘南子曰

注曰鼓琴猶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囂而妖冶。與噴及噉同才獨切徒悅目而偶俗，

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

妙麗以雅
淡爲大雅
若故不可
非文不可
處去其妙
但而妙已
全則病中
力剖其處
正此要手
從是下節
究竟不可
原聲之妙
是文不可
止矣下於
申通就取
言塞下之
意舍文於

固高聲而曲下，以悅目廣雅曰耦諧也耦與倫字通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居賦

日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爲防露也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有樂間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

煩而去濫，左氏傳君子曰臣除煩而去惑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

豔。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調其餘味方之古樂而調清汜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豔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知音者矣大羹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

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溜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甚之辭也

仰之形，廣雅曰約儉也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萼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

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孔安國尙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明王以相沿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

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王粲七釋曰邪說鼓下元音赴節左氏傳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是蓋輪扁

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取問公之所

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講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矣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玄

云言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頤曰齊桓公也扁言音篇又托輪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魏晉書莫切李頤曰酒滓曰糟司馬彪曰爛食曰醲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尙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

之所淑，楚辭曰蕞蕞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

思分通長短
然詞以俊塞
博覽充在才
之意以匠契
深為思古選
出人文以不
深思好古字

好學之至
則深學之
能得此思之
而得此思之
以之技非神
也故言此云
象神化乎

拙目受豷吹笑
也歎與豷同

彼瓊數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

瓊數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莪曰中原原中也菽莪也力采者得之

同橐籥之

罔窮，與天地乎並育。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籥排橐籥樂器按橐籥治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說文曰橐籥也音託籥音藥

雖紛藹

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

毛詩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掬毛莪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掬

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

挈瓶喻小智之人以注在

上何休曰提攜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曰罔也

故蹠蹠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廣雅曰蹠蹠無常也今人

以不定為蹠蹠不定亦無常也莊子曰夔謂竅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爾無如矣謂脚長短也夔勸甚切蹠蹠角切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爾雅曰庸常也

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才

恆不足也答寶戲曰

若夫

才

應感之會，通塞之紀。

紀綱絕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來不可遏，去不可止。

景滅，行猶響起。

枚乘上書曰景滅迹絕王命論曰過時如響起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

莊子曰其來不可御其去不可止毛詩傳曰遏止也孔安國曰過絕

其善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肇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輪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

思風發於曾臆，言泉流於脣齒。

論衡曰吾言

紛威蕤以馭

逌，唯毫素所之擬。

威蕤盛貌馭逌多貌封禪書曰紛紛蕤素筆也藁文曰書練曰素揚雄書曰齊絢素四尺

文徽微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篤延

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溢目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

春秋演孔圖曰詩舍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怒哀樂好惡曰申申公也仲長子昌言曰喜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終則

底底則滯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

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然然而

枯木取其寂寞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

攬營魂以探蹟，頓精爽於自求。

自求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馭周易曰探蹟

通塞所由
即利非所
由若有力
助此非此
理外此用
也豈外求

此為全賦
總結以理
應心志以
萬物德一
與四海須
際文句又
見末句可
導筆筆完

洞簫賦為
諸音樂賦

使自求之。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乙

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鴟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也。言文之不

力一心賈遠曰勦力併力也。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開謂天機駿利伊茲文

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理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言文能窮萬里而無闕假令億載而今為津

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華命曰彰善癉惡樹塗無遠而不彌，理無

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黃周易曰易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

雲多太山不崇朝辨雨天下然則實理有雲雨之智彼

樂章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

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

洞簫賦

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釋名簫蕭也言

其聲蕭蕭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簫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之杖之祖意

自成備奏
揮或作揮

王子淵

之益馬魯雅之寶使
襄祀焉於道病卒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樂侍太子朝夕誦書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窟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州有金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

廣雅曰原本也江國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

異衆處自伶倫採竹嶺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

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踈。條暢條宣通錫也罕稀也言竹節稀踈而相去標竹

之末也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簡支敷紛茂盛扶疎四布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嘔嶽歸崎，倚熾迤曠，誠可悲乎其不安也。

嘔嶽歸崎皆山險峻之貌迤曠邪平之貌言竹生其旁故欹側不安嘔音靡

足樂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吸至精之

茲熙兮，稟蒼色之潤堅，周易曰精氣為物滋潤說鏡乳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周易曰雲為蒼竹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

孫卿子曰發鳴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

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其山。風賦曰翔乎激水之上前制曰曰風蕭蕭兮易水寒言風蕭蕭得其末向

揚素波而揮運珠兮，聲磴磴而澍淵。且沈曰泣水瀉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也言江之流注灌漑其山也

朝露清冷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說文曰液津也夷石切孤雌寡鶴，娛

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說文曰顛也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

此簫之德在

大詳簫製

簫一作簫

吹簫之人

吹簫之勢

索乎其間。

爾雅曰網娘網方言曰楚謂罽爲網家語子夏曰罽徒謂切抽音附查韻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賦曰文獲素雌搜索往來貌搜所求切索所白切

處幽隱而與庶兮，密

漠泊以獯豸。

廣雅曰獯豸也或文曰屏蔽也屏與屏同曠陌竹密說獯豸相連延貌字書獯豸獸走也漢與曠同浦百切泊與泊同土百切獯豸切獯豸具切

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

靜而弗諠。

方言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譁也

幸得諡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諡號也實二切音得諡爲簫而恆施用之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

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

論說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

於是般

匠施巧，夔妃准法。

墨子曰公輸爲雲梯鄭玄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齋見樛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妃未詳也一云夔列子曰孔子就師夔學孝

帶以象牙，

掘其會合。

帶猶飾也方言曰掘同也言以象牙飾其會合之際言巧密也掘胡本切

鏤鏤離灑，絳屑錯雜。

爾雅曰鏤鏤也離灑鏤鏤之貌絳屑謂鏤孔以朱飾之灑所宜切

鄰菌

繚糾，羅鱗捷獵。

言繚之形也鄰菌繚糾相著貌如羅魚鱗布列也捷獵參差也

膠綴理比，挹拊掀攢。

膠綴理比言細密也挹拊掀攢言中制也此切挹於泣切拊女立切掀於類切攢奴切

於是乃使夫性味之宕冥，生不親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

曰宕過也生初生也淮南子曰夫盲者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矣憤伊鬱而酷認，愍眸子之喪精。

鄭玄禮記注曰憤怒氣元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

岐孟子注曰眸字目瞳子也

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

言生之人而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意發憤在於音聲論語子曰發憤忘食

故吻吮值

夫宮商兮，絃紛離其匹溢。

言口吻所吮皆過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字林曰吻口邊也說文曰吮嗽也似究切

形旖旎以順吹兮，噍囁以

紆鬱。

言簫聲既發形體隨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可馬相如賦曰又猶猓以招搖說文曰頤頤也釋名曰囁咽下垂也言氣之盛而囁囁頤頤也楚辭曰鬱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囁與隨劉並音含囁音胡

氣旁连以

飛射兮，馳散渙以邈律。

旁连言氣發旁出連相逆连也飛射氣出連疾也散渙分布也邈律出連貌邈張律切

趣從容其勿述兮，鶩合逌以詭

誦。勿述無所逆誤之貌合選盛多貌封 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其聲模無似枚之折也雜字曰潺湲水流貌獵聲也詩曰伐其

條枚毛襄詩傳曰枚幹也廣雅曰獵折也 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漫衍流溢貌駱驛相連連貌沛多貌 慄慄密率，掩以絕滅。慄慄寒

也風賦曰悒悒悒悒密率安靜也掩止息貌 嚙霰蹀躞，跳然復出。嚙霰蹀躞衆聲貌說文曰跳躍也嚙胡急切蹀或為蹀同助念切跳徒影切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

廉察其賦歌。廉亦察也 嗽必啾而將吟兮，行鏗鉦以鈇囉。嗽衆聲也啾啾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鏗鉦

鏗奴錦切 風鴻洞而不絕兮，優燒燒以婆娑。鴻洞相連貌燒燒柔弱也婆娑分散貌廣雅曰嬉奇也 翩緜連以牢落兮，漂

乍棄而爲他。說文曰漂浮也芳妙切他謂奇聲也言聲濼結而去棄其舊調而更爲奇聲 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鈇。謳謠已發聲聲

和也蘇古和字 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韓詩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

含下 其妙聲，則清靜厭感，順敝卑述，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姑列女傳注曰感深遠也音駢字林曰述滑也述佗反

閣切 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溥慷慨，一何壯士。言聲之慷慨如壯士澎溥波浪相激之聲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優柔溫潤，又

似君子。大戴禮曰優之柔之禮記曰溫潤而澤 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較鞫，伏豫以沸懼。較鞫大聲也搏若曰沸懼不安貌

味切懼音謂 其仁聲，則若颯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呂氏春秋曰南方曰颯風颯風長物故曰施惠容與寬裕之貌 或雜選以聚斂兮，或

拔擻以奮棄。雜選衆多貌拔擻分散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側手擊曰擻拔扶割切擻蘇割切 悲愴愴以惻憾兮，時恬淡以綏肆。楚辭曰愴愴傷痛恨兮惻惻傷痛

也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淡安也 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說陽遂通通貌其

樂或盛壯而細密時復橫瀆而清通也橫音于孟
切鄭玄周禮注曰陽濟也又禮記注曰途達也

哀悵悵之可懷兮，良醞醞而有味。毛詩曰中心悵悵說文曰憂悵悵也貌貌字林曰悵

含怒也於玄切又曰譚
甜同長味也大含切

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尚書曰切價曰欽孔安國曰貪

隔戰國策曰張儀云趙王
狼戾無親雅曰愨愨也

剛毅彊賦，反仁恩兮，嗚嗚逸豫戒其失。字書曰賦古文學字也嗚嗚逸豫舒

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流水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人為鼓琴者按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宮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
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杞梁殖名也鄭玄注禮晉襄公二十九年齊侯
魯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管樂大師字書曰愕驚也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
言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水而死也與杞同也

師襄嚴春，不敢窺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七略有莊春言琴宋玉笛賦曰於

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隣之殘婦又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
納之而使執燭放於平且蒸盡楹屋而繼之自為遮禦不審矣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

跼蹐博，偶以頓顛。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歸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

同博申博也未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干
賦所希申博角勇臨頓頓顛顛疾貌頓顛顛頓也

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揚雄曰彷徨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無常狡惓惓瀾瀾，亡

耦失疇。切恪園草切瀾瀾分散也上林賦曰瀾瀾滾滾薄索合沓，罔象相求。薄迫也索求也合沓重沓也罔象

水之北遺其玄珠
罔象求之而得

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聲，則莫不愴然累

傅武仲

范曄後漢書曰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祖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少逸氣亦與班固爲賓憲府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

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爲寡人賦之

將置酒宴飲謂

宋玉曰

雲夢數名在南郡華容縣高唐觀名此並假設爲辭

「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

左氏傳曰樂盈曲沃人杜預曰飲酒於曲沃

玉曰「臣

託古八子成文亦以虛上林賦之比正賦之別文爲必此之爲

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

尙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聲樂易其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是

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

「聽其聲不如察其形。」

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

激楚結風陽阿之舞

張景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鄒鄂噴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深矣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楚

辭曰宮庭震發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踣陽阿之舞又曰歌采黃發陽阿鄭

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古之名倡也

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

進乎？

孔安國尙書傳曰噫恨辭也鄭玄注禮記曰噫弗痛之聲

王曰「如其鄭何？」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首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玉

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

韓詩曰舞則寡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

弛張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弛文武之道是以

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踞之舞

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楛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踞舞我一木或云旌旄之舞禮設三爵之

制頌有醉歸之歌

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敬也毛詩魯頌曰振振鷖鷖子飛鼓咽咽醉言歸子胥樂兮

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

協神人也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頌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爲天和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

正是議文

體得妙

標明題意

音高歌爲樂方。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歌曰：「據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杜放也弘大也言易樂有所容束今將舒繹之也

理曰釋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飢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廢弛之末事之飢曲者今輕慢之

也於說切言鄭衛之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無益故廢而慢之舒恢矣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縴，恢莫廣大之貌苛縴煩數之貌言度之恢莫者更令舒緩體之煩數者使之疎闊楚辭曰收恢

服注曰繹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疎而闊之嘉關雖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雖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僖不中禮蟋蟀在堂歲事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真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

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乃作舞宣導之莊子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造物離人揚激徵，騁清角，激徵清角皆雅曲名琴操曰伯牙

徵之聲不贊舞操，奏均曲。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樂汗圖徵曰聖人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

志不劫。雅容閑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鼓以爲節此鼓既陳故志意舒廣遊心無垠，

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心習灼曰垠崖也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象形象也謂淳

變態不極不可盡述其形象也其少進也，若翾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兀然而動赴

目顧皆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韓子曰長袖善舞駱驛飛散，颺擗合并，駱驛不絕颺擗指風折貌與曲度相合并

也。鵬鷗燕居，拉搯鷓鷯，鷓鷯輕貌拉搯飛貌鷓鷯音箒拉音鷓綽約閑靡，機迅體輕，綽約美貌閑靡緩而柔天赴曲機疾

綽約若處子墜若日鵬鷗也機迅體輕言舞之同折如蓋機之發迅

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絜清，神女賦曰懷貞亮之絜清說文曰慤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脩儀操

也

也

也

也

也

以上乃寫舞事第一

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修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而杳冥也對問曰翹翔乎杳冥之上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

容不虛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湯湯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洋 明詩表指，噴

息激昂。歌中有時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登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也噴與噴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仰我耶切 氣若浮雲，志若秋

霜。言既高且潔也 觀者增歎，諸工莫當。師也 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俟。遞送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 埒材角

妙，夸容乃理。言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闕巧妙也夸猶美也理謂裝飾也 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

發皓齒。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為舞節古新成安樂官辭曰般鼓鐘磬盡其鏗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歷蹕又曰般鼓煥煥以駢羅王粲七經曰七盤陳於廣庭時人儼其齊於拾皓袖以振繁疎并足而

軒時邪睨鼓下仇音赴箭安翹足以徐擊駁頭身而傾折下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御蹈者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矮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觀輕捷之翻翻義並向也說文曰吐詔聲也於佳切咬淫聲也鳥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以皓兮

摘齊行列，經營切儻。指摘行列使之齊整經營往來之貌摘作歷切相摩切也鄭玄禮記注曰儻純比也魚里切披引也 彷彿神動，迴翔

竦峙。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 擊不致筴，蹈不頓趾。頓鼓也足趾不頓言輕且疾也 翼爾悠往，闇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闇

猶奄也古人呼開殆與奄同方言曰奄連也 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於入舞場逼迫於曲之急節也 浮騰累跪，跼蹐摩跌。言舞

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俯蹐蹐或反足附以象蹈或以足摩地而蹐蹐也鄭玄禮記注曰跼足趾也方子切字書曰跌失蹤也徒終切 紆形赴遠，灌以摧折。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

折貌七 纖縠蛾飛，紛森若絕。縠縠細縠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森飛揚貌上林賦曰垂羅縠大縠禮曰食桑者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縠也 超趨鳥集，縱弛殢殢。

殢殢舒緩貌言舞勢超趨如鳥疾速飛集也縱弛之際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鳥趨跳也殢鳥管切殢音沒 倭蛇姆嫺，雲轉飄忽。說文曰倭蛇邪行去也嫺嫺長貌嫺與遠同於危切蛇音移姆如劒切嫺音弱如雲轉之

應接歡欣
一作踰

以宴罷結
結歸正意
此賦亦祖
于淵而加祖

疾也飄忽如風之疾也毛萇詩傳
曰迴風爲飄留與忽同呼沒切
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婉若遊龍從風翺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幘之素蜺裂收而拜，

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甚頌篇曰遷徐也遷與異同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

也好色賦曰
遷延引身
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歡情已洽而宴迫於夜故命遣諸客也擾攘就駕，僕

夫正策。坤蒼巖疾行貌史記曰天下騷擾僕夫執駕者策也大戴禮曰馳駒在門僕夫具存車騎並狎，巖崱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巖崱聚貌巖力董切從音摠良駿逸足，

踰捍凌越。駿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踰動也踰捍馬走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龍驤橫舉，揚鏢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鐘馬勤勞鐵也馬舉首而橫走動鏢則飛馬口之沫也

馬材不同，各相傾奪。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轍言馬踰越於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之擊忽驚忽滅也

蹶地遠羣，閻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蹶踏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鄭玄尙書五行傳曰閻跳行疾貌閻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

言馬按足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爲逐末。言逐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爲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爲本或有矜容愛儀，洋

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習和調貌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其御息抑聲控息毛萇曰止馬曰急異車音若雷，驚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之車控息辭也音義家語孔子曰御者同是車馬其所爲遲進緩

也。車音若雷，驚驟相及，音言車聲隱隱如雷之音相連屬也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駝貌紛紜然而空有同雲散也天王燕胥，樂而不泯，毛詩曰籩豆有且侯氏燕胥皆也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

哉游哉！聊以永日。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長笛賦并序
周禮笙師學吹笛說文笛曰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濳笛也濳濳邪志納之雅正

之以條暢
有舖排處
便有散行
提撥頓宕
處文法甚

作賦之原

首敘笛材
所出

山之傾險

馬季長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匠大殿之子爲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爲校書郎
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

仲長子昌言曰精核是非議之嘉也說文曰數考實事也核與數
古字通漢書曰術數者皆藝和卜史之職韋昭曰歷數占術也

又性好音，能

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

韋昭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賈殿糾察之也辨位曰言督郵書按者郵過也此官不自
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史記齊威王語卽遷大夫曰自子之居卽無留事

獨臥郡平陽邸中，有維客舍逆旅，

漢書右扶風有鄠縣平陽邸聚邑之名也鄠鳥古切毛詩曰王饒于鄠毛萇曰
地名說文曰鄠小障也一日庫城在阜都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鄠左氏傳苗

息曰今錄爲不
道保於逆旅

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

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精
列二魏武帝集有氣出精列二古曲

融去京師，

京師謂
洛陽也踰年暨

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

王子淵作洞
簫賦枚乘未

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爲笙賦文章志曰劉玄字伯康
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笙賦傳毅字武仲作琴賦

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籛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

字林曰籛有也籛凱之竹譜曰籛籠竹名毛詩曰終南何
有毛萇曰周之山尚書大傳曰觀乎南山之陰謂山北託九成之

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磻。

山海經曰桓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爾雅曰山高曰岑孔安國
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嶺無所通谿只子曰隹原者臨萬仞之谿

特箭

橐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

箭藜二竹名也言似二竹或生而莖立或生於極危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
郭璞方言注曰箭者竹名也鄭玄周禮注曰箭幹謂之藥尙書曰惟籛蕤檜鄭玄曰籛

蒼頡篇曰聆
聽也音零

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

說文曰潦雨水也鄭玄周禮注曰潦澌也爾雅曰趾足也鄭
玄毛詩箋曰團聚貌揣與團古字通徒歡切澌音義孟康

巖根峙之槩，則兮，感迴飈而將頽。

巖根根生於巖也作頽擬將頽墜也槩則危貌感轉也爾
雅曰飈飄飈之義森城飈同頽落也槩音結切別五刮切夫其面

水之滂瀟

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類砥，面也。爾雅曰：重巘，障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巘，巘曰：巘山狀似之。因以。兀婁，巘巘，傾

吳倚伏。兀婁，巘巘，峻之貌。婁力。千切。巘，助細切。巘，魚飢切。廖窮巧老，港洞坑谷，康窮，巧老，深空之貌。港，洞相通也。廖，苦

窳嚴覆。爾雅曰：小山曰：巘。又兩山夾澗也。澗，澗，巘深平之貌。鄭玄曰：澗，所以通水於川也。巘音兌，格即坎也。周易曰：入於

運裏穿波，岡連嶺屬，運，巘迴旋相編也。穿，波，卒曲不林簫蔓荆，森柰柞樸。說文曰：森，小竹也。簫，與篠

淡滂流，確投澆穴，顧淡，水搖蕩貌。顧，胡惑切。淡，徒敢切。確，投似確之所投也。說文曰：確，春爭湍萃繁，汨活澎滂，

波瀾鱗淪，爾雅曰：大波為瀾。郭璞曰：言瀾淪也。鱗，淪相歲五六而至焉。說文曰：

是以閒介無蹊，人迹罕到，孟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趙岐曰：介然

寒熊振頷，特巖昏影，振動也。方音曰：頷，頷也。胡惑切。爾雅曰：鹿，牡，震，牝，塵也。山雞晨羣，

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由衍，行貌。羽，獵賦曰：嘯，嘯，鳥鳴。嘯，子由切。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雌雄雞之鳴為雉，雄雞之鳴為雉，雌雞之鳴為雉。古野字，異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固危殆險巖之所迫也。險巖猶傾側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藉。錚錚

營嘒。方言曰捐勳也。藉與捐同。交切。營嘒並謂其仿聲也。錚錚聲也。錚七庚切。說文曰錚金聲。與錚同音。宏字林曰營小聲也。呼音切。埋者曰嘒大呼也。呼交切。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淮南

子曰張瑟者小絙絙大絙絙高氏注曰絙急也。楚辭曰絙瑟兮交鼓又。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

姜孝己。彭彭威胥伍子胥也。奇操曰尹吉甫問上彌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奇乃雷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邪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妾曰試置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

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求伯奇射殺後妻左傳曰魯哀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帝王世紀曰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感

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曰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於非乎。攢乎下風。收精注

耳。收精不羸注耳專聽。雷歎頽息。搯膺擗標。歎聲若雷息聲若頽也。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雷與雷古今字也。爾雅曰焚輪謂之頽。頽郭璞曰暴風從上下也。擗者曰捋爪也。說文曰膺胸也。國語曰無擗管韋昭曰搯

叩也。苦治切。魏書程昱傳曰昱於魏武前忿爭聲氣怒高。泣血泣流。交橫而下。毛詩曰思泣血禮記曰高子皋之執親之逸人搯之乃止。毛詩曰痛擗有擗。毛萇曰擗擗猶心貌。

通且忘寐。不能自禦。淮南子曰病疵癢者通且不能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於是乃使魯般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

二國名也。淮南子曰魯般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爲木爲飛論衡曰魯班刻木爲鸞飛三日不下。爲母作木車。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人謂班母亡。視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垂成。大山四絕。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標。按墨子削竹以爲鸞。鸞三日不行。韓子云爲木鸞。三年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某人在七十弟子後也。

蹉纖根。跋篋縷。言以足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某人在七十弟子後也。

膺陷阨。根又跋縷。細縷也。蹉七何切。一作蹉埋。蹉曰蹉解也。方言曰篋小也。縷言細似縷也。上林賦曰布結縷。縷監注蔓生着地之處。皆生細縷也。相結故名。縷今俗呼鼓筆草而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琴。因以名。後雖草名。抑亦義兼似縷也。

腹陘阻。言以膺服於陷阨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山絕陘者必陘。許慎曰陘峻也。七彼陘也。名陘也。陘音刑。切陘落也。直紙切。字林曰陘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陘音刑。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

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

蒼頡篇曰啐喉聲也鄭玄周禮注曰啐啐然聲大也仕白切埤蒼曰啐啐聲貌音書才啐切鶻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鳥故謂以羽絞灼激聲相繞也切猶磨切也

震鬱怫以憑怒兮，駘礪駭以奮肆。

楚辭曰鬱鬱兮弗陳王逸曰鬱鬱也怫怫弗切左氏傳駘由曰今若電惡怒杜預曰恐大也埤蒼曰駘聲貌礪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 氣

噴勃以布覆兮，乍踣蹠以狼戾。

蒼頡篇曰噴吐也音寸切或作憤防粉切勃盛貌布覆周布四覆也踣蹠言其聲踣立如有所蹠蹠也狼戾乖背也韓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雷叩

鍛之岌峇兮，正瀏漂以風冽。

音音如雷之叩鍛及岌為聲也蒼頡篇曰鍛推也都亂切岌苦協切峇音合切漢書音義孟康曰瀏清也毛萇詩傳曰漂寒也說文曰冽清也瀏漂清涼貌冽寒貌 薄

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躡。

凌乘也節曲節也趣向也期會也躡謂躡介也 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

鴻。

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琴道曰伯夷操似鴻鴈之音 汜濫溥漠，浩浩洋洋。

輻遠引，旋復迴皇。

孟康漢書注曰輻視也莫干切馮雅曰引伸也李元七疑曰迴皇競集 充屈鬱律，瞋菌礮挾。

挾鳥耶切 鄧琅磊落，駢田磅唐。

衆聲宏大四布之貌鄧當耕切琅力耕切磅唐廣大盤礴也宋玉笛賦曰磅唐千切 取予時適，去就有方。

者塞道者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毛萇詩傳曰方則也 洪殺衰序，希數必當。

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所屠切左氏傳魏駝子曰運速衰序杜預曰衰差序次也衰楚危切 微風纖妙，

若存若亡。

老子曰若存若亡 蓋滯抗絕，中息更裝。

曄然復揚。

方言曰晡遠也曄盛貌 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

謂漂蕩凌駕也覆冒謂掩覆冠冒也風俗通曰篋笙中篋也大笙謂之篋 或乃植持縱纏，佻儻寬容。

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說文曰擅專也 漂凌絲簧，覆冒鼓鐘。

三股謂之纏佻儻寬容之貌佻勑更切儻五吏切 簫管備舉，金石並隆。

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鄭玄禮記注曰隆盛也 無相奪倫，以宣八風。

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呂氏春秋曰舜以樂為樂正於是正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杜預注曰八風八方之風今乾主擊其風不周石坎主鼓其風廣莫率良主笙其風明庶堯震主簫其風條竹葉主祝鼓其風清明水離主瑟琴其風景絲坤主鐘其風涼土兌主

律呂既和哀聲五降左氏傳晉和對晉平公曰先王之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預曰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玄鄭

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息雜弄閒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言變易人之視聽也搖動也

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毛萇詩傳曰閒代也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駘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聿皇疾貌臨危自放若頽復反

蜿蟺蜿蟺緜紆聲相糾紛貌婦扶云切緜於阮切蟺音善篋笏抑隱行入諸變篋笏抑隱手循孔之貌毛萇詩傳

也樂成也樂成也絞槩汨滄絞槩汨滄音相切槩貌言聲相絞槩如水之聲汨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反商猶變商也淮南

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廣雅曰聆聽也引亦曲也秦亂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琴引者秦時信屠門高之聽筵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籥弄蓋小曲也說文曰籥伴字

編以雜弄

此言笛聲之各妙

此以下言笛擊之足

以惑人

也聞 音開 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濶敞罔，老莊之槩也。老子之言其言汪洋自恣其適已也曠若虛切敞罔大貌稟猶節也 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尚書曰皋陶曰擾而毅直而溫言正直而有溫和也溫孔孟也 陳邑人又曰孟軻歸人 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激切明朗清而能厲厲列也莊子曰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之下隨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讓下隨隨曰再來漫我以其辱行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魯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沈盧水高士傳曰湯伐桀求道于下隨隨不應及城讓於下隨隨曰君以我為食天下遂投盧水而死湯又讓魯光曰投水而死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 牢

刺拂戾，諸賈之氣也。牢刺牢落乖刺也說文曰刺戾也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專解句斷管商之制也 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任政於齊又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秦封之於商號商君 條決續紛，申韓之察也。史記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

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稍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 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辭旨繁縟又相連續也說文曰縟形飾也范唯蔡 務樸銚慳，智龍之惠也。音歷銚他義切慳胡麥切左氏傳曰鄭

駟敬役鄧督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督鄭大夫也史記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同異之辨晉太康地記曰汝南西平 縣有澗水可用淬刀劍特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以為堅白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 上擬法於韶

箭南箭，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為奏四代樂見舞韶者曰德至哉杜預曰舜樂也音箭又曰見舞象箭南箭者 日美哉杜預曰象舞舞者所執南箭舞也文王樂也南言文王化自北而南謂從岐周被江漢也爾雅釋樂曰大箭謂之產

注箭如笛三孔而短小 中取度於白雪淶水。宋玉賦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 淮南子曰手會淶水之趣高誘曰淶水古詩 下采制於延露 巴人。淮南子曰歌采菱發揚阿鄞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 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鄙陋也呂氏春秋曰愚智勇懼

生意在此 惑人之妙

而可知

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鷓臠狼顧，拊譟踴躍。無處駭狼顧之

憂淮南子曰鴟視而狼頭熊經而鳥申此養形之

人也莊子首義曰熊經若熊之舉樹而引氣也

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齊分限也在細切

皆反中

和以美風俗

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

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

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風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

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風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懷王左司馬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譏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風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他皆

放此老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莫懷無親內外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謬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憇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

求是乎與汝偕隱遂死而晉侯

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

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仇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

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則臯魚也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以後吾親死一失也高尙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

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

梁國有蒙縣南宮氏長萬名也左傳曰桓十二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辛卯殺昭公而立

渠彌不復惡也左傳曰莊十二年長萬南宮萬

公子躄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躄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注曰公子躄魯大夫復軍本為昭公所惡而復殺君重也昭公鄭莊

也鄭家大將欲為卿

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左傳曰定十四年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太子蒯聵太子奔宋至哀三年衛靈公卒而立蒯聵之子轍為衛侯晉趙鞅乃納蒯聵于戚至哀三年衛靈公

帥師圍之父子爭國為讎敵也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

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得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

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

楚辭曰露新夷死林薄

宦夫

樂其業士子世其宅

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

鱣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

韓詩外傳曰昔

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沫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注曰瓠巴楚人也亦善於瑟淫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噉鳴政青則人亂注楚人噉鳴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鳴馬仰秣即頭去謂馬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

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

天姿天然之姿也

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易則易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言簡易不煩劇也

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對益，六器琴瑟簧簧項鐘警准南子曰二皇鳳至於庭高誘曰二皇伏

養神農也聖哲謂女媧燧人垂叔之流避猶演也作斗切

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

說文曰裨益也坤移切

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

尙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其辭曰：『近世

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

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

龍鳴水中不見已，截

竹吹之聲相似，

見胡錄切已謂龍也

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籥便易持。

籥者曰籥細者曰箛言裁笛以當籥故便而易持也籥馬策也竹瓜

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尤好鍾律知五聲然京房修易故曰易京笛本四孔京加一孔於下爲商聲故謂五音畢沈約宋書曰笛京房備其五音音易京者猶如莊周蒙人謂蒙莊及蒙養宋翟之比

琴賦并序

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是舜歌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嵇叔夜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譖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

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

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

文子曰夫物盛則衰

滋味有缺，而

此不勸。

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特學而樂之左氏傳圍沒女寬曰及饋之舉願以小人之心腹爲君子之心腹飲而已說文曰飲從甘田犬會意字也

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

歷舉琴德
首言材幹
則神麗之
音則變化

結言笛之
所由出文
法特變更
佳

之感化則未言
和中之妙以中
序中以器不見
與他器不
着眼在此
一驚主
首敘琴材
本質

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淮南子
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

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詭窮而不憊

是故復之而不

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蹈之也尚書曰詩言志

然

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淮南子曰晚世風流俗敗禮義廢仲長子

昌言乘此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爲此限者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聽因也

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

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麗也

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

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禮樂之情者能作

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桓譚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馬融琴

賦曰曠三奏而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

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也史記曰龍門有桐樹高百尺無枝堪爲琴

披重壤以誕載兮

參辰極而高驤。披開也重壤謂地也泉壤稱九故曰重也毛萇詩傳曰誕大也載

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

之休光。謂包含天地醇和之氣明日月光明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鬱紛紛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說文曰蕤草木花貌汝誰切

夕納

景于虞淵兮且晞幹於九陽。納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又曰日入于虞淵是謂黃昏高誘曰視物黃也晞乾也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王逸曰九陽謂九天之崖也

經千

載以待價兮寂神峙而永康。論語子曰我待價者也價者物之數也康安也

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崑崙

崑。盤曲紆風隱幽深遠也崔嵬高峻之貌崑崙危嶮之形字林曰崑山嶽也

互嶺嶢巖峯嶸嶮峯。皆山石巖嶸嶢嶢之勢

丹崖嶮嶮青壁萬尋若乃

重巘增起，偃蹇雲覆。

偃蹇高貌言高在上也。巘巘然如雲覆下也。

遼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

巍巍高大貌廣雅曰秀出也。

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

液氣上貌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播布也。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說文曰津液也溜水流也。

爾乃顛波奔突，狂

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

彪至也隈水曲也彪休怒貌。

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澗汨澎湃，蜚螭相糾。

澗汨去疾貌澎湃相戾之形也蜚螭展轉也糾纏也盤於阮切蟠音善糾已蚘切。

放肆大川，濟乎中州。

肆猶縱也中州猶中國也。安回徐邁，寂爾長浮。

象上林賦曰安翔徐回又曰寂寥無聲。

澹乎洋洋，縈抱山丘。

說文曰澹水搖也。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

廣雅曰奧藏也毛詩傳曰宇居也。

珍怪琅玕，瑤瑾翕翹。

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尙書曰球琳琅玕皆美玉名說文瑾玉名翕翹盛貌詩傳曰翹赤色貌。

叢集累積，奐衍於其

側。

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飲水人食之使不溺。

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龍餌者天地人經三十八篇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石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揚雄泰玄賦曰

茹芝英以禦飢飲玉醴以解渴宋玉笛賦曰丹水滴其左醴泉流其右。

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

日惠風

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

爾笛曰謐靜也。微微幽靜也。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

東都主人曰。闕庭神麗。

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野之

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地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充糲祿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遊固漢書曰深與有東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卽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皆河內軹人一日在汲。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

次及斷琴之

類選

峻嶒，以遊乎其下。莊子曰南方生樹名瓊枝周旋永望，邈若凌飛。言若鳥之凌飛左氏傳史克曰奉君以周旋邪睨峴崿，俯闕海

涓。說文曰涓邪視也魏魯山名也關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其

賦曰迴江流川而逝其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舜曰鸚鵡巢在深林不過一枝

水之鳴箕山下死因葬於箕山之頂十五里堯因就封其墓號曰箕公子仲武陽城槐歸。西京賦曰赫乎呀以弘敞爾雅曰愷樂樂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遺音謂琴也慕老童於馳

隅，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颯山神壹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善童老童也頤頤之願茲梧而興慮，思

假物以託心。莊子曰不以身假物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說文曰斲斫也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節玄至人攄思，

制爲雅琴。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

難婁索之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離子離朱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按微子爲離朱周禮禁督逆祀者鄭玄曰督正也字書曰督察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斲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夔

倅騁神。夔及師襄班垂鏤會裏廁，朗密調均。鏤會謂鑿鑿其縫會也裏廁謂裏其境華繪彤琢，布藻

垂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綉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犀象二獸名翠綠二色也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列

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嘗種五色香葶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我

與君作妻道葶狀容與俱簪得百頭蘭皆如芙蓉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

地出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廣雅曰

鈸琴聲先
入正聲

一曲之終
彈琴之時
正知琴德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相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說文曰灼明也又曰爚火光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資取竹之嶢谷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鐘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韓子曰田連成發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發探下而不成曲或曰成連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薄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於琴能作人之情今在東海上于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進御君子新聲膠亮何其偉也膠亮聲清微貌亦與卿字

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王逸楚辭注曰證驗也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蹠蹠礫礫美聲

將興廣雅曰蹠蹠無常也礫礫壯大貌礫與礪同力距切固以和昶而足耽矣廣雅曰昶通也昶兩切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

清角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白雪五十弦瑟樂曲未詳韓子曰昔衛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曰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勝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韓子師曠曰清微之聲不如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奔奔而

高逝馳岌岌以相屬廣雅曰奕奕盛貌王逸楚辭注曰岌岌高貌沛騰盪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韡曄盛貌繁縟聲之

逕相觸逕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峨峨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怫悒煩

冤紆餘婆娑佛僧煩冤聲婆娑積不安貌怫悒扶味切情言陵縱播逸霍濩紛葩首聲陵縱播布而起霍濩然似水聲紛葩開張貌霍濩盛貌紛葩光

殿賦曰雀雀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

送終飄餘響乎泰素含顯媚之聲以送曲終也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軒長廊有慮冬夜肅清朗

爲至人寫
照正後奇
又是一層

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

子虛賦曰：翁仲翠粲，張揖翠衣，聲也。曰：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粲兮，素聲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璨，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微謂之縞，郭璞曰：今之香纓也。

於是器洽絃調，心閑手敏。

毛詩傳曰：閑習也。

觸摠如志，唯意所擬。

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摠同。蒲結切。如志謂如其志也。

初涉淥

水，中奏清徵。

淥水已見上文。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麻門。

雅昶唐堯，終詠微子。

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暢逸，又曰：達則乘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昶與暢同。又曰：達則

可奈何。見鴻鶴高飛，援琴作操。

李延年善歌。

爲新變之聲。謂曰：「凌扶搖兮，憩瀛洲。」

爾雅曰：扶搖風也。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列子曰：勃海之中有

要列子兮爲好仇。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

遊。食朝霞凌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廣雅曰：薄正也。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

留。莊子有齊物篇，楚辭曰：溟濛靜以恬愉，濛無爲而自得。服鳥賦曰：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

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

牛龍謂之闌。

改韻易調，奇弄乃發。

揚和顏，攘皓腕。

神賦曰：璇結腕於神詩。

飛纖指以馳驚，紛儷臺以流漫。

儷，羣聲多也。儷不及也。師立切。說文曰：羣疾言也。徒合切。

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

擁鬱，和而怡懽也。

盤桓毓養，從容祕翫。

廣雅曰：盤桓，不進貌。從容，舉動也。祕，與育同。

闌爾奮逸，風駭雲亂。

闌，疾貌。七發曰：波湧而雲亂。

牢落凌厲，布

濩半散。

牢落，猶迷落也。洞簫賦曰：翻絲連以牢落。劉歆遂初賦曰：過句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布覆宏澤。甘泉賦曰：牛散照爛。繁以成章。

豐融披離，斐韡奕爛。

豐融，盛貌。風賦曰：斐斐奕奕，韡奕奕也。

數長切。韓子：鬼切。風賦曰：胸矣繁爛。

英聲發越，采采粲粲。

廣雅曰：英，美也。

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

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

雙美

雙美，盛貌。風賦曰：斐斐奕奕，韡奕奕也。

並進，駢馳翼驅，駢併也翼疾貌若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左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

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杜預曰倨傲也居預切，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左氏傳曰武城人斲其後之木而不殊漢書音義曰殊猶絕也時劫捨以慷慨，

或怨嬗而躊躇，說文曰躊引也嬗嬗也子庶切或作祖古字通假借也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言扶疏四布也

拊嗟累讚，問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高唐賦曰詭詭若乃閑舒

都雅，洪纖有宜，說文曰閑雅也毛萇詩傳曰都閑也清和條昶，案衍陸離，案衍不平貌上林賦曰陸離參差也穆溫柔以

怡懌，婉順敝而委蛇，毛萇傳曰婉然美貌委蛇聲長貌鄭玄毛詩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邀要也譽若

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會崖，若頡頏曰譽譽鳥聲也琴道曰操似鴻雁詠之聲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若離鷗鳴姑邪紛文斐尾，慊繆離纒，紛文斐尾文彩貌繆離纒羽毛貌

微風餘音，靡靡猗猗，猗猗貌風貌或摟摠櫟攄，縹繚澈冽，摟摠貌攄攄貌

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左氏傳吳公子札觀頌曰處而不滯翩緜飄颻，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

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古本龍字為此莞郭璞三蒼為古花字今讀音子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張衡思玄賦曰天地烟煴百草含

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字書曰贍是也封禪書曰豈不善始善終哉毛詩曰高朗令終令善也嗟姣妙以

蔞鳴鶴交頸，蔞鳴鶴交頸鳴相和以頽推之所以不惑

總言之時

琴之時

琴之地人

勝地可人

傾挫一筆

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西京賦曰：盡變態乎其中。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樂服以時，日一時，三月謂之三春，九十日謂之九春。西京賦曰：顯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以遨以遊，說文曰：嬉，樂也。涉蘭圃，登重基，春秋述斗極曰：山者地之基。背長林，

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楚辭曰：竊賦詩之所。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樂

聲儀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歸田賦曰：百卉滋榮。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重華謂舜也。琴道曰：舜操者，昔舜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

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邊讓章華賦曰：應春山，涼椒酒。進南荆，發西

秦，南荆即前監楚舞也。古姜薄命行歌。紹陵陽，度巴人。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哀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又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始曰：巴

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簫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

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廣陵等曲今並猶在，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博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魏武帝樂府有東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士

風謠歌謳吟之曲名也。然引歷及傳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荀康之言出於此也。作皆類此。飛龍鹿鳴，鷓鴣遊絃。漢書曰：房中樂有飛龍章。毛詩序曰：鹿鳴，宴羣

道衰大。臣知賢者陶歷故，彈絃風諒。更唱迭奏，聲若自然。高唐賦曰：更唱迭和。流楚窈窕，懲躁雪煩。言流行清楚，

以懲止躁，故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歌錄曰：空侯謠俗行，蓋亦古曲。未詳本末。俗。王昭楚妃，千里別鶴，

猶有一切承閒，箴乏，亦有可觀者焉。琴操曰：王靈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以楚單子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

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歎詠，聲永世不絕。疑必爾也。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

援琴鼓之，歎別鶴，以舒其憤。故箴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

為至人歸結

德字點暗感化之妙

歸重在此

父母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聞鶴聲倚戶而悲牧子聞之惘然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靡衣不寢食後人同以為樂章也漢書音義曰一切樓時也篋已見上文

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

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

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

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忝。

說文曰忝亦食惜也

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

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此莊子曰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

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風聲清。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瑟之聲應侯曰今瑟一何怨也賈子曰張急調下使之怨也夫張急者其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無怨乎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為清濁

琴瑟其絃則清緩則濁。閑遼故音庫，絃長故徽鳴。

閑遼謂絃開遼遠也絃長謂徽闊而絃長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等笛開促而聲清緩則濁

高琴瑟之體閑遼而音埤義與此同鄭玄周禮注曰商短也音埤傅毅雅琴賦

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控商。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

禮記曰絮靜精微易教也孝經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

誠可以感盪

心志，而發洩幽情矣。

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憺慄慘悽，愀愴傷心。

林字

曰檢毒也漢書音義郭璞曰檢變色貌說文曰愀傷也愀七感切愀七致切愀七小切

含哀懊咿，不能自禁。

字林曰懊咿也列子曰喜懼不能自禁快於六切咿音伊

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懽釋，抃舞踊溢。

說文曰歛笑貌也況于切留連瀾漫，喟喟終日。

服虔通俗篇曰喟不勝謂之喟喟通俗篇曰喟不勝謂之喟喟通俗篇曰喟不勝謂之

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

廣雅曰淑穆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

莊子曰虛靜恬愉者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

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仁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

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

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高誘注淮南子曰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

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

訥慎。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敬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諫之驚恐曰書

應其處

結選德字
應前作結

此賦合衆
體之長有

馬者與尾跡五今迥四不足一豈死矣其爲靈雖倍皆知是服虔曰作馬字下四而爲五建
上書奏誤作四應爲太僕御出上閭車中張馬屢策數馬舉手曰四馬孔安國曰訥運鏡也
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

同歸殊途，或文或質。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季矣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

失。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禮記曰樂其感人深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

孔安國曰屏除也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說文曰謳齊歌也淮南子曰海澗之水含狄牙嘗而知之天吳踊躍於重淵，王

喬披雲而下墜。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爲水伯其形首足尾並人面而色青楚辭曰警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舞鸞驚於庭階，游女飄焉而

來萃。說文曰靈鷲鳳屬神鳥也國語曰周文王時靈鷲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見之睹之橘袖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臺之曲感天

地以致和，況岐行之衆類。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簫賦曰蟋蟀嘉斯器之

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懿美也傳殺雅琴賦曰明仁義以醫己故永御而密親

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劉向雅琴賦曰遊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

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能盡雅

琴，唯至人兮。賈逵曰唯獨也

■ 笙賦 周禮笙師掌教笙鄭衆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太簇之氣衆物之生也

潘安仁

脫有化前取人
處長處頗
他秀色可觀
氣不遜而
其故可想
格局與琴
同起處略
變亦善脫
撤去一層
詳言笙製

先出吹笙
之人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有柄曰瓠，可為筮曲沃者尤善。鄒魯之珍，

有汶陽之孤篠焉。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杜預曰：汶水，太山出萊蕪縣。說文曰：篠，小竹，戴凱之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為笙也。若乃絳蔓紛敷之麗，浸潤靈

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鄭玄毛詩箋曰：隅，角也。說文曰：隅，曲也。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

略之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猶簡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面五材，鄭司農曰：審，五材曲直方飾形勢之宜。劇生籥，裁

熟簧。剛割也。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猶掩也。於頰切。亦作摠，謂指擻也。管攢羅而

表列，音要妙而含清。長門賦曰：聲幼要而復揚。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言其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統物也。鄭玄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大魁，謂匏首，推定所也。苦同切。今古怪切。基黃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閉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尚書曰：鳳皇來儀。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如鳥斯企，翾翾

歧歧。司馬彪曰：企，望也。景福殿賦曰：鳥企山，翾翾翾字林。翾，翾翾初起也。歧，歧飛行貌。漢書音義曰：歧，歧將行貌。明珠在味，若銜若垂。郭璞鳥雅注曰：珠鳥口也。音畫。修櫪內辟，餘

簫外透。修，樹長管也。辟，開也。餘，簫聲。衆管也。透，透迤邐邪之貌。駢田獮攏，鯉鯨參差。駢田，衆也。獮，攏不齊也。鯉，鯉音歷。鯨，鯨音鯨。助甲切。於是乃有始泰

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桓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賁君流涕。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所以為之，懷愴心傷，盡祭不舉樂焉。援鳴笙而將吹，先嘸嘸以理氣。言將欲吹笙，嘸嘸

吹笙嘸嘸

中先變而理氣也說文曰嗔晒也又曰嗔氣氣悟也嗔於忽切
穠紆月切嗔穠或為溫穠謂先溫穠去其垢穢調理其氣也

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悒佛鬱曰佛鬱不安貌終

崑峨以蹇愕又颯逌而繁沸蹇愕正直之貌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罔及浪孟皆失志之貌又云孟浪虛誕之聲也肆放

也言聲將絕而復放樹檄羅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樹檄羅疾貌坤音曰樹檄羅留也檄音激愀愴惻滅愀愴惻滅悲傷

多貌誠與域同況逼切廣雅曰燥燥也音育說文曰燥盛光也燥以入切汎淫汎豔自放縱貌響嘩急疾貌響素合切嘩于怯切或按衍夷靡或疎

踴剽急夷靡平而漸靡也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葺襲重貌舞既蹈而中

輟節將撫而弗及言以筆聲為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歌者將撫節而恐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列于秦音曰昔

韓娥為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并舞不能自禁搗纖翻以震幽簧越上箏而通下管搗指捻也奴協切翹管也其形類羽故曰翹也周易曰震

動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箏說文曰箏斷竹也徒束切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翁虛及切虛滿謂隨氣虛滿也勃慷慨以謬亮顧躊

躇以舒緩穆亮聲清也聲類曰穆且也音留廣雅曰躊躇猶豫也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闕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琴彈然蓋古曲未詳所起詠

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魏文帝園桃行曰夭夭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雜假偏輪不行古唯唱歌曰棗下何樹擗棗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擗聚貌纂與擗古字通

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毛詩曰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宛其落矣化為枯枝毛詩曰宛其死矣人生

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諍為揚得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諍法曰諍者行之迹也爾乃引飛龍鳴鷓鴣雙鴻翔白鶴

飛飛龍鷓鴣已見上文古樂府有飛來雙白鶴篇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歌錄曰吟歎曲王昭君楚妃

歎楚王吟王子喬皆古辭荆王于喬其辭猶存 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爾雅曰關關嚶嚶音和也含嘲譁諧，雍

雍喈喈，若羣鷓之從母也。洞窟賦曰嚶嚶鳴以紆禮記彈箏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歌錄步出夏門行古辭歌曰風風鳴啾啾一母從九鷓郁

拊劫悟，泓宏融裔，郁指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泓宏聲大貌融裔聲長貌說文曰泓下深也。哇咬嘲嗙，一何察惠？舞賦曰吐哇咬則發暗齒說文曰哇詔聲也咬淫聲也楚辭曰

鵲雞嘲嗙而悲鳴哇咬嘲嗙聲繁細貌 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訣厲謂決清冽也悄切憂貌磬折言其聲若磬形之曲折也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神

似春楚辭曰登山臨水送將歸酒酣徒擾，樂闌日移。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擾謂擾攘裝飾也鄭玄曰闌終也疎客始闌，主人微疲，

韓子曰穠議之秋疎客畢食文穎漢書注 弛絃韜籥，徹墳屏篋。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韜藏也絃謂琴瑟也孔國論曰關言希也謂飲酒牛罷牛在謂之關語注曰徹去也屏除也廣雅曰長琴三尺六寸六分五釐

瑟二十七弦也爾雅曰大箏謂之箏郭璞注曰箏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墳謂之瑟郭璞注曰燒土為之大如鴉子鏡上平底形似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大箏謂之箏郭璞注曰箏竹為也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三寸分右翹橫次之大者大一寸廣雅曰六七孔也

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擢幽情形而外揚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醪，

尚書曰厥包橘柚說文曰縹青白色字林瓷白瓶長頸大禹切鄒陽酒賦曰醪醪既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潦鄒郭都若下齊公之情吳錄地理志曰湘東醪以為酒有名 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

和鳴，光華飾也歧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歧或作伎謂光華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

預左氏傳注曰悚懼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當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歌錄有美人篇齊瑟行風俗通曰筆蒙恬所造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徽 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

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熠爚光明貌蓬勃氣出貌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

瑟天氣涼傳玄長續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鄭玄月令注曰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爾雅語於朝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 鳩對景王曰臣聞琴禽宮鐘尙羽大不踰宮細

極笙聲之妙

吹笙之用

歸結在此

四字亦着
意之本旨
所在

不過 **唱發章夏，導揚韶武。**樂動聲儀曰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章之也鄭玄曰音樂德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舞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 **協和陳宋，混一齊**

楚。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者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限一齊楚 **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

而節有敝。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為奏四代樂為之歌頌季札歎曰至矣哉邇而不逼遠而不攜節有度守有

謂之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厚其治薄者其樂薄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

惡。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鄭玄注曰濮水之上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

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情，惟笙也能摠衆清之林。言衆者林能摠之禮記曰唱和清濁謂黃鍾至仲呂 **衛**

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

此乎？禮記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與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鄭玄毛詩箋曰嘯聲口而出聲也篇文為賦在欠部毛詩曰其嘯也歌

成公子安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辭賦壯麗徵為博士歷中書郎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文子曰傲世處物不汙於俗漢書曰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晞高慕古，長**

想遠思，謝承後漢書曰陳謙晞高視遠清舉矯俗馮衍顯志賦曰獨耿介而慕古舞賦曰遠思長想 **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箕山已見上文論語子曰道不

落出噓字

詳敘噓聲

二語得噓之正

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於是延友生，集同好，尙書序曰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化各正性命管

于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德應德應馳射賦曰翁百氏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

後覺也先覺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阨僻羽獵賦曰狹三王之阨僻孔融

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琴賦曰弄事遺身遺身謂其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廣雅曰濛濛日也俄邪也歸田

賦曰於時曜靈俄景楚辭曰出自湯谷次于濛汜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

逍遙攜手，踟蹰步趾，廣雅曰踟蹰蹠也蹠蹠與踟蹰古字通發妙聲於

丹脣，激哀音於皓齒，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起，言聲在喉中而轉故

林曰燦飛火也萬里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黃宮謂黃鍾宮聲清角已見上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

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周易曰近取諸身動脣

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洩，細而不沈，洩也琴道曰大辟不震譚而流漫細聲不澀澀而不歸清激

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禮記曰夫禮

樂通乎鬼神窮高遠而淵深厚精微已見上文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楚辭曰宮庭震鶯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濟洪

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言有洪水之災濟之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反之於重陰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鑪石靈寶經曰譚黎世界墜土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妻女於南浮梁之阿室

山之中女無糧常日晒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首有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誰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遺朱宮靈童下教姓首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八字首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中國中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燥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怖懼女顯其真為王仰瞻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悲傷能挫於人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職身體摧藏

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驚而

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雖哀而不傷，擻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

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影，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

繆亮，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傳曰肆緩也，或再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

續紛交錯，列列颿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古詩曰胡

之將鷓，羣鳴號乎沙漠，似鷹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鳴聲也大曰鴻小曰厲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郡曰

如淳曰暮音漫章昭曰暮錢背也然則漫暮同義古詩曰此匈奴中沙漠地也張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

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佛扶勿切淮南子曰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之

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

散滯積而播揚，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毛詩曰維南有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

類相動也

又寫一層

亦有繁音促節之奇

蕩埃藹之溷濁國語洽州鳩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聚百物考神納賓鄭玄儀禮注曰播散也風賦曰影涵濁揚腐餘說文曰溷亂也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

之穢俗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風易俗鄭玄曰樂用之則正人和陰陽若乃遊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

泉景山大山也聲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澆口也藉皋蘭之猗靡蔭修竹之蟬蛸楚辭曰皋蘭被徑斯路漸荷靡靡風之貌楚辭曰嫫嫫之修竹枝乘苑園賦曰修竹檀藥乃吟

詠而發散聲駘驛而響連駘驛絕貌舒蓄思之悋憤奮久結之纏緜論語子曰憤不啓不排不見上注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子曰聖人無天災無物累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

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

衆聲繁奏若筳若簫礪硯震隱匄礚啾嘈字林曰礚大聲也礚音宏切啾音耶啾音勞啾音曹發徵

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師文學琴瑟以召黃鍾霜雪文下川池變涸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曩曰雖師曩之清角舞行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

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移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喜蒸也聲類曰喜熙字

晉灼于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論說均與韻同

行而不流止而不滯見文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躍而清厲激躍清疾貌躍音翟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韶夏與

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韶夏鄭衛已見上文于時緜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

孟子曰王豹處淇而喜謳綿駒處唐而齊善歌言二人以歌謳化齊衛之國鄆析于日左右緒古西京賦曰喪精亡魄漢書鄧公曰內杜忠臣以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虞公轅聲而止歌甯子檢手

結還嘯半
作收

而歎息，

晏子春秋處公善歌以新聲感景公晏子退朝而拘之漢與又有虞公即劉向別錄曰有人歌賦楚漢製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雷威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於齊宿于郭門之外

桓公郊迎門辟往車燻火甚盛從者甚衆咸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雷威衛人商金聲清故以為曲歌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蘭露布衣兮縹緲時不遇兮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齊桓夜迎客雷威疾擊其角商歌曰南山嗟峨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昏從昏飯牛薄夜牛長夜冥何時旦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雷威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開門雷威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歌者非常人

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臨韓韓必斂手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國曰

韶樂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尚書變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九

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尤好莊老嗜酒能嘯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之略

終古洞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於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情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并序

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澤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諷淫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遊臺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望高唐之

觀其上獨有雲氣崢嶸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爾雅曰崢嶸然言雲氣形似於山王

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鄭玄曰：寢，臥息也。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

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為高唐之客，自言為高唐之客。聞君遊

高唐，願薦枕席。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

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嚙

兮若松楸，嚙，廣貌。如嚙，嚙也。徒對切。楸，直豎貌。音時。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搗袂，舉袖也。如美

人之舉袖，望所思也。忽兮改容，偁兮若駕駟馬，建羽旗。韓詩曰：傷榮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為旛，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傷，居竭切。湫兮

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敦兮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今可以遊乎？」玉曰：「可。」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

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廣，開也。晉，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為萬物神靈之祖，最有異也。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

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是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言

之爾是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言

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會重也。謂橫斜而上。登巉巖而下望兮，巉巖石勢，不生草木。臨大坻之稽水，說文曰：秦謂陔阪曰坻。字

道，路。交互曲折。會重也。謂橫斜而上。登巉巖而下望兮，巉巖石勢，不生草木。臨大坻之稽水，說文曰：秦謂陔阪曰坻。字

林曰積也與畜同抽六切

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谷

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翁然聚貌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缺丘郭璞曰

如孤壘之附山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廣雅曰隘隱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追隘之處其流交引

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舉聚也謂兩浪合相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湍如海礫礫礫而相摩

兮，嶸震天之磴礧。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礧聲動徹天說文曰礧小巨石溺溺之澆澆兮，沫潼潼而

高厲。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後澆石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高厲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厲起也埤蒼曰澆澆水流聲貌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溶。說文曰澹澹水搖也

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溶猶蕩動也音容齊奔揚踊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與霈霈霈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機義出於此案文曰雲若大波霈浦大切

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雕鸞鷹鷂，飛揚伏竄。妄謂不覺東西

陽，水蟲魚鼈之屬也陸處方言曰曬暴也滿下。鼉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倏倏蜿蜿。中阪遙

望。謂張其鱗甲翼魚隱邊兩鬣也倏倏貌龍蛇之貌上言水中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

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華覆蓋花長與葉開生自相覆

蓋也雙椅椅桐屬也睡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也斜
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屬爾雅曰下句曰斜
徒靡澹淡，隨波闇藹，徒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
小文也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

也。東西施翼，猗猗豐沛。東西施翼者謂樹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
多也猗猗柔弱下垂貌漢書大人賦猗猗以招搖猗於宜切猗於危切綠葉紫裏，丹莖

白蔕，蔕猶房也
古臥切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
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

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四會歷俱四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言上諸聲能
迴轉人腸傷

斯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無交謂之孤
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
長吏隳官，賢士失志。尙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墜孔安國曰
隳廢也許規切失其本志不知所為愁思無已，歎

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
高處未至觀也瘁病也盤岸巘峴，裊陳體磴。王逸楚辭注曰巘峴山貌
貌巘已見上林賦音振李

奇曰巘整也陳列也磴
禮高貌方言曰磴堅也
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堦若曰崎嶇不安也廣雅
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下也巖嶇參差，從橫相追。勢如
相追

互橫，悟背穴偃蹶。廣雅曰隙角也側溝切悟五故切偃蹶音山石之形背穴偃蹶如有所蹈也許慎南
南子注曰蹶蹈也悟逆也路有橫石逆當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穴交加累積，重

疊增益。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
加石之勢在巘峴崖上重益其高狀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
岸在巫山下者以砥柱山然仰視山顛，

肅何千千？炫耀虹蜺。說文曰俗望山谷半背也千半
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俯視晴嶸，望寥窈冥。廣雅曰晴嶸深直貌窈冥窈冥深
貌精士耕崎嶇音宏望苦交切

不見其底，虛聞松聲。言山下杳遠不
見但空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言岸貌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
似熊經傾岸之勢其水洋洋連立之處

如熊之
在樹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懼
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悠悠忽忽，怛悵自失。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
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

斷楚辭曰悵悵而自悲王
遂曰悵悵貌崑崙切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動驚也言無有
故對此而驚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孟賁夏育決斷之士
今見此險阻亦不能

此段言山

此段芳華
衆禽乃是
觀則與上
文自別不
然便重復
矣

接八人事
以觀王一
篇之要

為真也斷
丁亂切
卒愕異物，不知所出。卒七忽切爾雅曰遇見也午故切愕與遇同言卒然復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

出於神。縱縱莘莘衆多之貌說文曰縱冠織也縱與繡同所綺切詩曰魚在在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

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自此已前重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前闊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箕

秋蘭蒨蕙，江離載菁，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見本草夜千一名烏扇今江東為烏連史記為財于漢書言義曰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

也。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蹠蹠相依倚貌天夭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同時發也掩同也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

鳴相號，雀鳥之通稱毛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王睢鸕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喑喑。爾雅曰王睢一名鸕鸕爾雅曰鸕周郭璞曰子雉鳥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鸕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

今江東通呼為鸕鸕詩云鳥擊而有別者一名王鸕鸕黃郭璞曰其色黼黑而黃因名之一曰鸕鸕方言曰或謂雀黃為楚雀廣雅曰楚鸕一名鸕鸕爾雅曰鸕周郭璞曰子雉鳥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鸕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當年遨遊，一本云子當千年史唱迭和，赴曲隨流。曲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

類而成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皆掩目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谿

二 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方士也木詳所見又鬱然個人盛多如林進純犧，禱琿室，禱謂祭也禱祭也禱書曰神祇之職○牲

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醜雷醮諸神，禮太一。醮祭也子宵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

乘玉輿，駟倉螭，垂旒旌，飾合諧，紉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神之語已也事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詳正

於是調謳，令人憊愴慄，脅息增欷。並悲傷貌脅息猶氣也增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紉引也音抽

孫評文選 卷二 一四九

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

相傳言語，周告衆士，漢書音義，李奇曰：羽林騎士，張晏曰：應獵，負羽，周禮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鄭玄以為枚，止言語。

獵也，枚狀如箬，橫銜之。

弓弩不發，罟罟不傾，涉滂滂，馳萃萃。

滂，滂水廣遠貌，爾雅曰：萃，蕭蕭貌。曰：今類，蒿也。邪生亦可食，說文曰：萃，奉，尊貌，平。

飛鳥未及

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

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間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

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

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

毛萇詩傳曰：差，擇也。

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

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

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飾蓋。

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

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

思萬方，憂國害

開賢聖，輔不逮。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順氣者，五臟之使，高誘曰：鬱，滯不通也。

延年益壽千萬歲。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侯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臟惡之，精氣鬱。

神女賦 并序

宋玉

此賦與前篇相次，如子虛、相如、上林、長干、揚子、雲、鶴、羽、看、顧、妙也。

思愛四語，爲此一篇，宿此規頌，中之賦者，古詩之流，信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紛紛擾擾也。目色鬢鬢，乍若有託，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

體態服飾
此段已備
後乃賦其
性情乃賦
之端也守
七言之祖

曰：「狀何加也？」

如有可記識也。鬚髮見不審也。絜也。撫也。見神女也。

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

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讚明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出，

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暉。若日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詩。日喻婦人有美白皙也。須臾之間，

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也。音榮。逸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色也。為明切。曄，盛貌。五色並馳，

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績，盛文章。馳，施也。綺，五色也。蒼頡篇。人上服謂之紈。步裔裔兮，曜殿

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嬋被服，佻薄裝。裔裔行貌。毛詩傳曰：婉，美貌。方言曰：嬋，美也。他臥切。說文曰：佻，好也。與媿同。他外切。又說可也。言薄裝，正相準可。

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沐，洗也。以蘭浸油澤以塗頭。逸言侍王旁卑柔弱也。王曰：「若此盛

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

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鄠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

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看近

既美復宜，遠望孰誰，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

既美復宜，遠望孰誰，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

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暢申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詩傳曰姝美也。禮記曰

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方小切。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

的其若丹。聯娟微曲貌。素質幹之醴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媿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

閒。言志操解散者泰多閑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好。好此也。婆娑猶盤旋也。說文曰媿媿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媿好也。音盡。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

動霧縠以徐步兮，拂舞聲之珊珊。珊珊聲也。與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今之輕紗薄如霧也。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

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袵兮，立躑躅而不安。說文曰袵衣袷也。自矜嚴也。澹清靜其情

嫵兮，性沈詳而不煩。澹靜貌。和也。應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薛穎曰惜見魏都賦。嫵已見洞簫賦和靜貌。韓詩曰嫵悅也。說文曰嫵靜也。董韻篇曰嫵密也。時容與以微

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

曰旋同也。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鄭玄毛詩箋曰惓惓也。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

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

結兮，魂覺寤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瀕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

乎犯干。精神也。結猶未相著。寤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諸猶不當其心廣雅曰瀕色也。匹等切。方言曰瀕怒色。青貌。切韻匹過切。歛容也。若顏篇曰薄微也。埋顏色而自持也。於是搖珮飾，

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傳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傅。歡情

王正此不遺乎規色王
止於義乃遵進其
情止義乃遵進其
乎情止義乃遵進其
遺我風止義乃遵進其
不可言風止義乃遵進其
正守禮之犯
此以禮之犯
流所之禮之犯
心也一之禮之犯
主意也一之禮之犯
主心也一之禮之犯

通篇分前
後兩半前
用諸詞後
多諷語相
爲映發

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卻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精神光采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掩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暨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遑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毛義詩傳曰據依也聞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並序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婦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楚楚登徒登徒遂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玉爲

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閑靜也美麗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諛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

「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遺自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

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莊子曰瓠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環其色白嫣然一

笑，惑陽城，迷下蔡。王逸楚辭注曰：嫣然笑貌。廣雅曰：囁，啞也。歡，喜也。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然此女登嬀闕臣三年，至今未

許也。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皤耳，齟齬歷齒。莊子曰：蓬頭突髮，爾雅曰：皤，病也。力專切。說文曰：齟，張口見齒也。牛善切。歷，猶

也。疎，旁行踽踽也。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

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

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為號。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

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况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

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照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

閒。照，觀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說曰：溱洧，鄭水名。洧，于軌切。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鶉鷓喈喈，羣女出桑。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之謂兮。桑者，閉兮。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

遵大路兮攬子祛。此郊即鄭衛之郊。毛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攬，執也。祛，袂也。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華

辭甚妙。』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為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

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怳失意，體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復稱詩曰：『

一篇歸結
在禮義上
從禮義中
正所謂微

詞以飄也

此賦全傲
高堂亦女
之才遇合
喻耳向來
證解只是
擬人說夢
感事正絕
不見齊東
當屬正史
之深辨也
其深辨也

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衰也。自言自潔貌。執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欲結思。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已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迷大夫之願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 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 宓穰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之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鏡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甄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資植植還度輿轎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室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謹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棘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觀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歌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

黃初文帝五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

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

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遷維陽宮然京域謂維陽東藩即鄴即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

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

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山。

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隸氏縣南七里

日

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薛杜衡也。臯，高山也。芝田，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容與乎

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

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陽林一作楊林地名。生多

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遊龍章

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正歷曰：太陽也。迫而察之，灼

若芙蕖出淥波。禮纖得衷，脩短合度，神女賦曰：靈不短纖，不長。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削成已見魏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束素

約素謂圓也。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曰：粉白黛

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神女賦曰：眸子其精朗耀。靨，奇牙也。笑靨，王逸曰：美人頰有靨，靨也。權，兩頰也。牙，視也。瓊姿豔逸，儀

靜體閑，神女賦曰：瓊姿肆態。又曰：志解泰而禮閑。儀，靜安也。體，閑也。體閑，謂體閑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柔，弱也。綽，寬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應圖，應畫圖也。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瑤，藥衣聲。山海經曰：沃人之國，爰有瑤琨。瑤，瑤琨也。瑤，玉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瑤琨。

中分四段 逐層脫卸 一片神行

楊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未察猶未的審，所觀殊異。毛詩曰：彼何人斯。

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遊龍，乘雲翺颺。翩然若鴻，鳳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升。

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朱穆韞金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髣髴兮若輕雲

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曰：粉白黛

神女賦曰：眸子其精朗耀。靨，奇牙也。笑靨，王逸曰：美人頰有靨，靨也。權，兩頰也。牙，視也。

毛詩曰佩佩玉名音居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爲金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貫白玉名音居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縞之輕裾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縞以徐步縞輕縠也微幽蘭之芳藹兮

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芳藹芳香醴醴也楚辭曰建雄

旗攘皓腕於神潛兮采湍瀨之玄芝爾雅曰岸上曰湍郭璞曰匪上地也毛詩曰在河之漘毛詩曰漘水涯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漘水流沙上也傳瑛曰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

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毛詩曰子無良媒願誠

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琚以和予兮指

潛淵而爲期要屈也佳人信修整習禮謂立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指水爲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瓊玉也徒帝切潛淵謂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

欺感交甫之弁言兮悵猶豫而狐疑神仙傳曰切仙一出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獸性

多疑虛當居山中忽爾有辭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無度復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曰籠西俗謂大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接故言猶豫也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水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籠收和顏而

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說文曰審靜也韓詩曰靜貞也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所謂

洛靈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華臺賦曰縱輕軀以迅赴若離鶴之失羣言如鶴鳥之立

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椒塗蘅薄言芳香也郁烈言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

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

攜漢濱之游女厲急也雜選衆貌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注漢上遊女無求思者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史記曰危南匏瓜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音星古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愁賦曰傷匏瓜之無偶然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揚輕桂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停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幃生塵

陵波而幃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卽神而言若者夫神靈靈之總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爲非神也淮南子曰聖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韞足衣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

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溫潤之玉顏舍辭未吐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幽華容婀娜今我忘飡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女媧並名虞志林曰韞昭云隱

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騰升也文魚有翹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

容裔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秋命歷序曰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來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

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爾雅曰水中清曰沚孔安國尚書注曰山脊曰岡毛詩曰領如鸞鸞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

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擘薤蕙以掩涕兮沾子襟之浪浪淚下貌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

逝而異鄉無微情以効愛兮獻江南之明璫真會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璫璫不足以効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雖潛處於

補亡詩全
少意此昭
明選此正
以繼隱然
以後耳選
翻詩之意

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太陰衆神之所居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也於是背下陵

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願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

遡，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遡逆流向上也緜緜密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曰

正月繁霜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騏驎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說文曰騏驎駕也毛詩曰

騏驎行不止之貌廣雅曰盤桓不進也

詩(一)

補亡

補亡詩

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質興司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東廣微

玉隱晉書曰東質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父惠馬翊太守兄燦與質齊名嘗覽古詩惜其不補故作詩以補之質謚請為著作郎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于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及缺矣摩類曰陔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將以供養其父母唯人求珍異以歸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管蔡思慕也言我思歸供

養心不暇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居謂未仕者言在家之子無有縱樂須供養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嚮游無度馨爾夕膳，絜爾晨餐。馨芬芳也絜

朝晚供養之方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油油而從風喻己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欲曰夢彼居之子色思其

柔言承望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

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蓋有滋味者有

獺有獺在河之浹禮記曰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類將食之先以祭又曰獺祭凌波赴汨噓魴補鯉字

曰汨深水也于等切廣雅曰噓噓也爾雅曰魴魴也郭璞曰今呼魴魚為魴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異附養其親也養隆敬薄惟禽之

似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勛增爾虔以介丕祉鄭玄毛詩箋

盡詩傳曰祉福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之無點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毛詩曰郭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郭也纂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離方於華萼自然鮮潔粲粲門子如磨

如錯毛詩曰粲粲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毛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石曰磨樹雅曰謂之割終晨三省匪惰其恪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惰厥恪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鄭玄毛詩箋曰踏郭足也踏與跌同陬山足也藉藉士子湜而不渝藉藉

鮮明貌論語子曰不曰白乎湜而不渝渝變也竭誠盡敬亶亶忘劬毛萼詩傳曰亶亶勉勉也亡匪切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

無營無欲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鸞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汙也點與玷

古字通字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子夏序曰華黍廢則資穡缺矣

黜黜重雲，輯輯和風。黜黜雲色不明貌徒感切輯與風和也毛詩曰習習谷風毛黜曰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同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毛詩曰黍稷方華微子有

夢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尙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鄭玄曰九穀稷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 弈弈玄霄，濛濛甘

雷。鄭玄毛詩箋曰非亦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詩傳曰濛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霤 黍發稠華，亦挺其秀。昔顏籀曰稠華也廣雅曰稠華也直留切穡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 靡田不

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日稼斂曰穡參所今切 稽我王委，

充我明食。公羊傳曰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尙書八政一曰食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郭璞曰道光照也廣雅曰翼翼明貌猷道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尙書曰王道蕩蕩毛萑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以安也 蠶蠢庶類，王亦柔之。毛萑詩傳曰蠶動也國語曰夏

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孔安國尙書傳曰柔安也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言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 獸

在于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 四時遞謝，八風代扇。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風已見上 纖阿案晷，星變其躔。

淮南子曰纖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魯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 五是不逆，六氣無易。尙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庶左氏傳秦晉

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 愔愔我王，紹文之跡。左氏傳右尹革曰新昭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貌我王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藹藹茂盛貌。周禮曰：山林植物，鄭玄曰：物，樹生之屬。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泰，猶猷古字通。

漫漫方輿，回回洪覆。

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曾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

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

性，人永其壽。

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

恢恢大圓，芒芒九壤。

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氏傳曰：芒芒九州。

資生仰化，于何不養？

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

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老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若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

爾雅曰：肅，肅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

明明后辟，仁以爲政。

爾雅曰：明明，明察也。郭璞曰：聰明，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

魚游清沼，鳥萃平林。

毛詩曰：侯，彼平林，有集維鷗。

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

賓，謂羣臣也。時

之和矣，何思何修？

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修，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修之爲？

文化內輯，武功外

悠。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

五言。陳郡謝錄曰：玄字幼度，領徐州牧，符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符堅，疏陳殺符融，封康樂公。續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竊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述賢相，祖謝君子道，滑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

述祖德意
在居功能

讓故以達
人書之

樂生之時志
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

荆市

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守為有司所糾徒付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篋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行棄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已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

兼抱濟物性，而不纒

垢氛。

纒繞也指滓也氣氣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纒繞不雜塵霧從康書曰于交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

段生干木也已見上展季柳下惠也劉向列女傳曰

柳下惠妻誅之曰蒙恥教

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喜從之公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野無

青草室如懸馨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靈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以十二牛

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衛也視也於邊侯臆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廢國名也音管今為晉宇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餒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犒曰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

趙享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臨組乍不縲，對珪寧肯分？

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縲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殺也王逸

楚辭注曰縲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令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思惠及物而不受賞賜言功其

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

若若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

明哲謂祖玄也高隱已見懷德賦經綸見

南都賦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

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

屯難既云康，尊主

隆斯民。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降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言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愍帝沒於平陽

崩騰永嘉末，逼迫

太元始。

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圯。

河外西晉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東晉也左氏傳曰以敝邑福小介於大國

杜預曰介間也毛詩曰今也盛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

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

橫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訓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

拯

溺由道情，龔暴資神理。

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孔安國尚書傳曰龔勝也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闕聽鏡神理

秦趙欣來，蘇燕魏

遲文軌。

尚書曰僂子后來其蘇文軌已見恨賦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

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載左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謂兄曰上損國家累世

勛勞遠圖之功

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

隨山疏

濬潭，傍巖藝粉梓。

山居賦注曰濬神灑之所申高栖之意疏閑也濬深也楚人謂深水為潭藝樹也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貞正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

勸勵

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勸已之辭

諷諫 四言并序

韋孟

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

孟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曰：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

雅音詩遺 厚而出意 適勁而語 其精所結 構妙在天 然無經之 影飾之迹

此章用虛 前章用實 以證遠情 遺意正情 相與應處

述祖德
即敘出商
周以來治
亂與漢接
入秦由漢
極妙

推出有漢
之與落片
精神命傳

即位立交爲楚王薨于郢
客嗣是爲夷王薨于戊嗣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爲豕韋氏社
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

黼衣朱紱，四牡龍旂。

善曰應劭曰黼衣表
上畫爲斧形而白與

黑爲采龍旂上畫龍爲之朱紱上廣一尺上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爲
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紱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善曰應劭曰彤衣表
善曰應劭曰彤衣表

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迭
互也言豕韋與大彭互爲伯於商也

至于有周，歷

世會同。

顏師古曰繼爲諸侯預盟會之
善曰善曰會同已見東京賦

王黻聽譖，實絕我邦。

絕，厥政斯逸。

應劭曰山絕豕韋之後政教逸滿不由王者臣費曰
逸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顏師古曰費說是也

賞罰之行，非繇王室。

尹羣后，靡扶靡衛。

顏師古曰庶尹庶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善曰尙書曰
庶尹允諧又曰肆觀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

五服崩離，宗周以墜。

應劭曰五服
謂甸服侯服

綏服要服荒服也墜失也真魏切善曰論
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西征賦

我祖斯微，遷于彭城。

顏師古曰言我先祖遂微善
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

在予小子，勤啜

厥生。

應劭曰小兒啼聲啜啜顏師古曰啜
歡聲善曰方言曰啜歡辭也許其切

阨此嫚秦，耒耜斯耕。

顏師古曰言遊秦暴虐
無有列位躬耕于野

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顏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
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

顏師古曰於讀爲
鳥鳥歡辭也赫明

貌此詩中諸歡辭
於者其音皆同

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顏師古曰懷思也來也言漢兵所
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

乃命厥弟，

弟謂元王也元
王封於楚國

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

善曰孔安國尙書傳曰矜
矜戒慎恭敬靜守一道也

享國漸世，垂烈于後。

應劭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
業於後嗣漸世沒世也善曰漸沒也

迺及夷王，克奉厥緒。

夷王名郢
客元王子

咨命不

永，惟王統祀。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成乃嗣。故言不永統祀。纂統宗祀也。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顏師古大雅曰：皇正也。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如何我王，

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顏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祖考之樂也。善曰：守其富貴，保其社稷，履冰已見寡婦賦。邦事是廢，逸游

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顏師古曰：經與悠同行。貌放放犬驅驅馬也。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

媮。善曰：驅，犬馬悠悠然遠也。媮，與偷同。樂也。人失稼穡，以致困賦，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顏師古曰：欲大也。諛，諛言也。

諭諭諂夫，諤諤黃髮。如淳曰：諭，諭目媚貌也。史曰：不如周舍之譽，等與諤。同。諤，以朱切。諤，諤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貌

下臣，追欲縱逸。應劭曰：貌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遊也。臣賁曰：凡自釋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媮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

嗟嗟我王，漢之陸親。顏師古曰：陸，密也。言服屬近著。曰：我王，王也。尚書曰：九族既睦，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穆穆天子，

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顏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說如古協韻。正遐由近，殆其

茲怙。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漢戚不自覺，慎以致危殆。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善曰：言王不

是令後嗣無所法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謂過滋。岌，岌欲毀壞之意。顏師古曰：岌岌危動。貌。五答切。又鄧展曰：岌，孟子曰：天下殆哉，岌乎。司馬彪曰：岌岌危也。致冰匪霜，

致墜匪媮。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媮。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興

國救顛，孰違悔過？善曰：言欲與其邦國救其顛，誰能違於悔過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顏師古曰：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善曰：尚書秦穆公曰：詢茲黃髮，則問所

怒。歲月其徂，年其逮耆。顏師古曰：逮及也。耆，老人面色如耆。善曰：徂，往也。言日徂，往也。言日於赫君子，庶顯于後。顏師古曰：庶，顯也。

歸重正望
其悔過之
是忠愛之
頻呼我王

警絕以黃
髮自喻收
住全篇

說得親切
令人有興
感之意

逐層比喻
由淺入深
實已上勵
語志

古曰於歎辭也昔之君子庶幾
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代也
昔其新切善曰歎美昔之君
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

勵志 四言廣雅曰勵勸也
此詩茂先自勵勸學

張茂先

大儀幹運，天迴地游。
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禮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
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勳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

四氣鱗次，寒暑環周。
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尤詳羅賦曰鱗鱗
次差池雜選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用週如循環未始有

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涼風已見上毛
詩傳曰熠燿也

星火既夕，忽焉素秋。
星火火星也巳見上節
日秋為白藏故云素秋

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涼風已見上毛
詩傳曰熠燿也

吉士思

秋實感物化

懷悲也謂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

日與月與，桂萼代謝。
毛詩曰日居月諸淮
南子曰二者代謝而

躡馳顏延年曰一寒一暑
一往一復為代去者為謝

逝者如斯，曾無日夜。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

夜亦當感之以勵志
何得晏然自舍哉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

先民有作，貽我高知。

玄漠將抽厥緒。
毛詩曰秩秩大猷說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
曰漠無為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

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
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

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
匪先民是經先民周公孔子也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田般于游，居多暇日。

如彼

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

其四尚書曰若梓材既斷榱榱惟其塗丹楹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
淮南子曰恭王遊于林

中有白髮綠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
由基撫弓而酌發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於物
其不被弋者亦
下故言惑也

菹盧縈繳，神感飛禽。菹盧書說云即蒲且也。已見西京賦。波家書曰蒲且子見鸞覺過之。

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蕩而不失其充。答寶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虎文貌。如彼南敵，力

未既勤，薰蒸致功，必有豐殷。其六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郟午曰譬如農夫是。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蘆菹也。菹苗為葵。水積成淵，載瀾載

清，土積成山，歛蒸鬱冥。荀彞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種善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棟樑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傅毅顯宗頌曰蕪

蕪川液既潤且清張揖
字詁曰蕪氣上出貌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土不辭學故能成其聖。勉爾含弘以隆德聲。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老子曰高必以下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禮記曰

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勺卒成不測論衡曰自源發流
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敬之哉
累微以著，乃物之理。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

者 經牽之長，實累千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成君曰昔王

相國見臣不釋者是經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已克復禮天下歸仁焉孔
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及禮則為仁也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於終身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大戴禮曰君子學不可以已矣是故金就礪則利在鈞已見西

征賦謂陶家泥輪以能成
器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
進德修業，暉光日新。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曰君子之光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隰朋仰慕，子亦何人

其九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
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隰朋狗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積小致大
之意說得
切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豐歸藩

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壘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壘兆也謂罪萌兆也

刻肌刻骨

命決曰

削肌刻骨

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爾雅曰寢罪也韓子曰雷靈公至澗水夜分聞有鼓琴者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

恩難可再恃。

老子曰天網恢恢彌

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造

死之義，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避死

雅曰過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如簡切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說文曰赧而慚也

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

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即上胡不遺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義

出於

伏惟陛下

應劭曰陛升堂之階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德象天地，恩隆父母，

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諫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風賦

是以

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

史記曰若煙非煙者雲非雲郁都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七子均養者，鴈鳩之仁也。

毛詩曰鴈鳩在桑其子七兮

裴曰鴈鳩之養其子且從上

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

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慈愚不察乎

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

左氏傳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前奉詔書

有此一段
文氣激昂

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永無執珪之望。分謂甘懷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耆，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烏仕。不圖聖詔，猥垂齒召。猥猶曲也。尚書曰：降蠻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至止之日，馳心輦轂。毛詩曰：至止楚執珪。

官解語注曰：穀下喻在整觀之下京城之中。僻處西館，未奉闕庭。東京殿曰闕庭，闕庭神麗。踊躍之懷，瞻望反側。毛詩曰：踊躍用兵，又曰瞻望反側。

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史記丞相齊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

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四首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惟靈揚。武皇謂曹操也。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

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晞日，登徒子好色賦曰：玄化

滂流，荒服來王。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秦嶽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篤生

我皇，奕世載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武則肅烈，文則時雍。毛詩曰：相土烈烈，毛哀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雍和也。

受禪于漢，君臨萬邦。魏受漢禪，已見魏都賦。尚書曰：君臨萬邦。又曰：湯和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

廣命懿親，以藩王國。爾雅曰：命，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高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不廢懿親。毛詩曰：生此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魏志

受封之由

日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諸漢齊封齊王曰受茲青土

也毛詩曰建爾毛詩曰建爾車服有輝，旗章有敘，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於之毛詩曰庭燎有輝禮記曰濟濟

萬父，我弼我輔。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萬父在官伊余小子，恃寵驕盈，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

舉挂時網，動亂國經。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作蕃作屏，先軌是隳，孔安國尚書傲我皇使，犯我

朝儀。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勃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諷諫

詩曰輕此削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黃子叢棘毛萇詩傳曰黃明明天子，

時惟篤類，魏志詔云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外而不殊其收封植毛詩曰明明不忍我刑，暴之朝肆。殺人陳其尸

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違彼執憲，哀予小臣，韋孟諷諫詩曰明明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荒

河之濱，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鄆城屬東郡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荒

淫之闕，誰弼予身？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戊愴愴僕夫，于彼冀方，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意復來求出銀表曰

子，恩不遺物，謂至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死大諫得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

與絳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若頡篇曰緜緜也魏志曰朱紱光大光光大使，我榮我華，紹繼侍中儀曰光光常伯儀剖符受土，王爵是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七一

實窮之實

贖以贖罪

結意懇切

加。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爲鄴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

仰齒金璽，俯執聖策，

左氏傳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封三

王皆以策書

皇恩過隆，祇承怵惕。

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祇承于帝又曰怵惕惟厲

咨我小子，頑凶是嬰。

說文曰嬰繞也

逝慙陵墓，存

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

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諱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騅邑三

百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

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言生之天壽不可預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

嘗懼顛沛，抱罪黃

墟。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僂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

左氏傳曰荀偃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懷憂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

庶

立毫釐，微功自贖。

漢書音義曰十毫爲厘班超上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陳效

危軀授命，知足免戾。

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

甘赴江湖，奮戈吳越。矢啓其衷，得會京畿。

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

遲奉聖顏，如渴如飢。

遲猶思也張奐

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史記子章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

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願隆照微之明信日異之聽

應詔詩 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

爾雅曰應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

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既

脂車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鸞臺蘭渚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臺殿公孫乘月賦曰鸞羅舞於蘭渚

本意在此

歸重在此

分章敘事
曲折有情

芒芒源隰，祁祁士女。毛詩曰宅殷土芒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毛詩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我稷翼翼 爰有樛木，重

陰，匪息。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雖有糒糧，飢不遑食。毛詩曰乃糒糧也音侯吳越詔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食四體疲 望城不

過，面邑不遊。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 僕夫警策，平路是由。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 玄駟藹藹，揚鏹漂沫。廣雅

龍龕講盛也舞賦曰龍龕橫舉揚鏹飛沫 流風翼衡，輕雲承蓋。甘泉賦曰風濛濛而扶轄楚辭曰雲霧霏而承宇 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說文

曰隈 遵彼河漘，黃坂是階。毛詩曰在河之漘毛萇曰水崖曰漘爾雅曰階因也 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關谷即大谷也 騑

駟倦路，再寢再興。韓詩曰兩駟風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騑駟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檣，指日遄

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蔡琰詩曰邁征日邁邁毛萇詩傳曰邁疾也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毛詩曰伯也執戈爲王前驅西京賦曰升菴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將軍曰驃騎抗旌

昆邪右社周禮曰折羽爲旌 輪不輟運，鑾無廢聲。毛詩曰鑾聲鑾鑾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衡以金爲鈴 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毛詩曰召伯所稅毛

也 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毛萇詩傳曰覲見也 仰瞻城闕，俯惟闕庭。說文曰闕門楹也 長懷永慕，憂心如

醉。楚辭曰情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醉誰秉國成

關中詩 四言岳上詩表曰詔自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時譙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頭岸以爲羌

故引證喻
以恐不恪

潘安仁

周旋得體
可以通雅
京而追雅
定推傑作
頌在時

頓挫不素
應事明辨
辭論兼絕
入罪論絕

孫評文選 卷二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曰受命受天命以王天下也三祖在天，聖皇紹祚。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

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當金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于五刑濬夫論曰簡刑濬

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蠢爾戎狄，狡焉思肆。毛詩曰蠢爾蠻荆傳暢諸公說

曰此地虛水胡馬關充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傳中公也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虞我國眚，窺我利器。左氏傳莒子曰孰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安國尚書傳管曰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岳牧慮殊，威懷理一。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不柔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將無專策，兵不素肄。以真切其二賈逵國語注曰素預也又曰肄習也

疑，未逞斯願。傅暢晉諸公贊曰司馬倫字子孫威器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謀差大會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桓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恒翹翹而西顧賈逵

桓翹翹而西顧賈逵國語注曰逞快也

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千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西討氏尚書曰大哉夫子尚桓桓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虎視眈眈，威彼好時。千寶晉紀曰彤為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時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作援，偏師陷罪執大焉。其三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日曜，玄幕雲起。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

日曜，玄幕雲起。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誰其繼之？夏侯卿士。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

字子隱吳與入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夫豈無謀？戎士承平。漢書師丹曰守有完郛，戰無全兵。于孫

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蠢動蠢雄慕時

兵法曰凡用師鋒交卒奔，孰免孟明？杜篤梁端頌曰程將與勝交錄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又曰于僇襄經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飛檄秦郊，

著眼在兵
敗民困一
段可見中
以敘事較
詳悉

再命專征

論孟觀功

告敗上京。其五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繳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繳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插羽以繳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華臺賦曰聲鷓鴣乎上京

周殉師命，身膏氏斧。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為亂處仰天嘆曰古者將受命幽門以出蓋有人之云亡，貞節克舉。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違命，投界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

詭道，先聲後實。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為一。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詭萬

首陷中亭，揚聲萬計。其九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為建威將軍擊氏羌於中亭大破之兵固

親奉成規，稜威遐厲。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資皆督

皇赫斯怒，爰整精銳。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賈命彼上谷，指日

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兩都賦序曰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

天子是矜，肝且食晏寢。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左氏傳伍奢主憂臣亂，孰不祗懷。史

亂離斯瘼，日月其稔。言亂離之道於此將散論其日月為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愛其病歸薛君曰莫散也毛

夫行妻寡，父出子孤。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寡俾我晉民，化為狄俘。芳子切○其七詩曰覆俾我俘

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徵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孝經鉤命決曰天有

誰謂荼苦？其六左氏傳孔子曰趙盾子為法

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有司以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于貢曰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虛阜胡浦感德，謬

彰甲吉。其十說文曰：彰，顯也。蒼頡篇曰：彰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爾雅曰：彰，明也。德吉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堯之功。此觀之過也。虛阜，彰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連東觀漢記曰：金城關西阜，蒲勒趙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浦，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冲帝時，羌蒲孤奴歸化，是其先也。左雍門不啓，陳濟危逼。漢書右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漢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勸遂虎奮。

氏傳曰：晉人被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

感恩輸力。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左氏傳：欒盪曰：昔陪臣輸力於王室。重圍克解，危城載色。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輝領二萬人，色載笑，毛萇曰：色，溫潤也。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不有西京賦曰：林薈之儻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其十一過謂虛阜，浦德功謂重圍，克解，毛詩曰：情固萬端，于何

亦孔之醜。日納其降，日梟其首。二曰皆語辭也。觀曰：納降，駿曰梟。疇真可掩，孰偽可久。

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即可明。觀言為真，驗言為偽，爾雅曰：曉，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僞之可長。既徵爾辭，既蔽爾訟。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盟，徵其辭，其辭曰：蔽，斷。

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周禮曰：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

不見竇林，伏尸漢邦。其十子此喻也。東觀漢記曰：觀美竇林奉使，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迪有顯戮。不見竇林，伏尸漢邦。羌巖岸降，請林林欲以為功，劫奏言大豪後，巖

夷。毛詩序曰：采芣遺戍役也。文王冠有昆夷之患，北有檢狁之難，鄭文曰：昆夷，西戎也。檢狁，今匈奴也。胡灼曰：堯曰：蒸粥，周曰：檢狁，秦曰：匈奴，魯說疏曰：黃帝曰：蒸粥，唐舜曰：蠻夏，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

威。言古弱而患今強，而勝之抑亦常理。何徒愍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不足懼威而為詩者為愍斯民，斯民如何？

威。言古弱而患今強，而勝之抑亦常理。何徒愍斯民，我心傷悲。故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斯民如何？

陳王此儲
有卽嗣
之子之
態佳

茶毒于秦，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師旅既加，饑饉是因。論語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疫癘淫行，荆棘成

榛。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噉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瘧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絳陽之粟，浮于涇濱。其十五謂運絳

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詔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在絳濱之陽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涇濱明明天子，視民如傷。明明已見上文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申命

羣司，保爾封疆。尚書曰申命羣叔章孟蜀諫詩曰明明羣司左氏傳知榮曰而師偏師以修封疆靡暴于衆，無陵于強。誠羣司也言無以衆而暴寡無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

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懷毛萁曰惴惴懼也寡弱已見上文爾雅曰熙與也說文曰與悅也神農

本草曰春為陽溫生萬物惴惴或煦暉

公讌

公讌詩五言

曹子建 贈答雜詩于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

列宿正參差。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宜遊兮列宿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朱華芙蓉也毛萁詩傳曰冒猶覆也潛魚躍清波，

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解嘲曰客徒欲朱丹吾殿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古詩曰蕩蕩放情志戰國

簾曰犀首爲張
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 五言

王仲宣

公讌詩以其不
易佳體不
照頌自由也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

爾雅曰夏爲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總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露王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

涼風撤蒸暑，清雲

卻炎暉。

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爲炎暉也

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

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棖

璧

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

毛詩曰嘉肴脾臠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詩曰旨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罍

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

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

合坐同所樂，但慙杯行遲。

慙與訴同

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

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今日

不極權，含情欲待誰？

漢書曰田蚡卒飲極權而去含情謂舍其歡情而不暢也古樂府歌曰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見眷良不翅，政

守分豈能違？

言上見恩遇不超過於本望已字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

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左氏傳正義曰夫子有遺言

言夫子謂魯季桓子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

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克符周公業，

奕世不可追。

史記曰周公且輔翼武王用事居多舜世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讌

公讌詩 五言

以此興起
便能脫去
公議恆踐

劉公幹

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滅死翰作著文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遊戲，懽樂猶未央。

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詩曰懽樂殊未央。

遺思在玄夜，相與

復翱翔。

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毛詩曰河上乎翱翔。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道傍。

月出照園中，珍木

鬱蒼蒼。

新語曰梗梓豫章立則為衆木之珍。風俗通曰太山松柏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

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澗畜流水之陂防。澗旁隄也。

芙蓉散

其華，菡萏溢金塘。

毛萏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優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兮。水裔思玄賦曰互舉龍之飛梁。

華

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

毛萏詩傳曰詳審也。

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

忘。翰筆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不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魏志曰汝南應璉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文學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

毛詩曰戢翼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

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

往春翔北土，今冬

客南淮。

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

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

東觀漢記曰世祖蒙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曰我欲負之毛衣摧頽。

常恐傷肌骨，

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嘏敦
大光昭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惟晉世篤其聖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素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承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晉在河汾之鳴毛詩曰自彼氐羌尙晉曰玆璣玉時文

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
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九區克咸劉濶除郡太守議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尙謙歌以詠書襄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雅考來格皇上纂隆經教

宏道鼻上薰帝也爾雅曰纂也千化既豐在工載考毛詩曰在宗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尙書

曰充蓋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豐也毛萇詩傳曰荒
大也左氏傳曰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
儀刑祖宗妥綏天保毛詩曰儀刑文王篤生我后克

明克秀我后謂太子也儀爲洗馬故稱我后體輝重光承規景數尙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

茂德淵沖天姿玉裕尙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與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爲大字書曰沖虛也

蕞爾小臣邈彼荒遐左氏傳于產曰諺云蕞爾小國儀禮曰隨厥負檐振纓承華儀禮曰承華

公子完曰雍於負檐杜預左氏注傳曰振盪
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
匪願伊始惟命之嘉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

陸士龍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四言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字季度趙

陸士龍爲吳王郎中令出幸汝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祜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四祖正家天祿保定

四履宣景文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睿哲惟晉世有明聖尚書曰明作哲睿作聖毛詩曰世有哲王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一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玄巍巍明聖道隆自天魏纘已見上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則明分爽

觀象洞玄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陵風協紀絕輝照淵言風欲上升協於辰極炎光絕遠下照

在昔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

姦臣稱亂紫微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蔽國命尚書曰致行靜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

帝臨下有赫毛詩曰皇矣上靈旗樹旆如電斯揮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致天之屈于河之沂臧榮緒晉書

遣趙駿為前鋒倫遣孫會等前驅未及溫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其三趙王倫廢

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顏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說文曰振舉也周

反質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辰晷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實達日

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王在華堂式宴嘉會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

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臣僚有來雍雍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儀不

禮合禮合玄暉峻朗翠雲崇靄玄天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臣僚有來雍雍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儀不

嘉客，仰瞻玉容，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釋曹植朝施已唯約，于禮斯豐，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致乎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致

愛 天錫難老，如嶽之崇。其六言賜之難老合靈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四言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千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

美最

應吉甫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爲撫軍將軍以貞參軍習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知有皇極肇建，彝倫攸敷。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

五德更運，膺籙受符，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何徵合符籙次相代春秋漢含享

陶唐既謝，天歷在虞。其一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虞謂舜也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光我晉祚，應期納禪。魏禪晉已見魏都賦落暉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玄澤滂流，仁風潛扇，澤玄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二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劇秦美新曰回面內嚮嚙然天垂其象，地曜其

文，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質地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詩曰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授禪契曰王者

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嘉禾重穎，冀茨載芬，孝經撰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壘九穗田休子曰堯為天子冀茨生于庭為帝成歷率

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胥相也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穆穆言思其順，貌

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尚書曰言曰從或曰恭讓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嚴格也登庸以德，明

試以功。其四尚書帝曰若時登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恭惟何？味且不顯。左氏傳禮鼎之銘曰味且不顯後世猶忘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

捨其華，言去其辯。禮記曰理發乎外而榮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理也老子曰處其實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游心

至虛，同規易簡。魯康書曰遊心于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六府孔修，九有

斯靖。其五尚書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孔安國曰漸入也

幽人肆險，遠國忘遐。毛萇詩傳曰幽遠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暇處曰肆棄也越裳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

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其聲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引曰盛哉皇家峨峨列辟，赫赫虎臣。毛詩曰率嘽峨峨典引曰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內和五品，

外威四寶。尚書帝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帝也又曰四夷咸賓修時貢職，入覲天人。周禮曰應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乎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其七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揚桴書曰乘朱輪者十人貽

宴好會，不常厥數。史記曰秦王皆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神心所受，不言而喻。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肆射毛詩曰天子講武肆射毛詩曰天子講武肆射毛詩曰天子講武肆射發彼五的，有酒斯飫。其八毛詩曰發彼五的有酒斯飫

祈爾爵毛蓋曰的射實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既杜預左氏傳注曰既厭也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在人也在昔
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爲失周易曰弓矢者器也
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其九毛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迹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穆初建以爲尙

書台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宋書七志曰謝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誨權貴求爲按察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贈之所作冠于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命有司衣厲有量必修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
繁

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

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蕭而害之百草零而不長王逸曰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雁來賓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破野孫林父擊

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

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蕭而害之百草零而不長王逸曰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雁來賓
迅商風也秋氣起則西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

孫綽子曰積善德而理心備焉左氏傳曰鑾鑾和鈴爾雅曰戾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
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

桐。

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鄭思以鼓琴見齊威王
扶光迫西記，歡餘讌有窮。淮南子曰日

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

歸客謂靖也晉康詢續詩曰養素全真王靈晉書周履致曰參軍杜夷
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言已幸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待宴暫歡之志東坡飛蓬之遠也蓬辭曰東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茲初也晉桓胤詔詩曰朝與莫從列于宋元君曰適

值算人有權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颶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遊應詔詩

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樂園也

范蔚宗

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

方言曰寂安靜也

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

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玄

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繪爲裏纛以位禱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覆便謂足以纓統其心矣

臨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爲御昌富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

蓋晨風引變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草木交曰薄處王逸楚辭注曰

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嶠嶽濬濟已見上文尙書曰隨山

遊情無近尋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莊子南郭子綦問于女偶曰子

吾聞道矣偶首禹陸機應嘉賦曰

探已謝丹黻感事懷長林古蔽膝之象黻與弗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靈運

如此起便
自迥然不
同

起局警鍊
通篇亦綺
麗相稱自
非文章可
比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

列子曰禽獸之智避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

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絜。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凋。

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莖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

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

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漢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遠逝。

鳴葭

戾朱宮，蘭扈獻時哲。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傅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未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者蘭之生，應邵曰扈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酌賓爲獻。

有孕，和樂隆所缺。

薛君韓詩章句曰遂行飲酒曰饑，周易曰有孕，和樂隆所缺。羊飲酒無管，毛詩序曰鹿鳴，鹿則和樂缺矣。

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

莊子曰問在宥天下，不開在治。雅

同而使其自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

歸客遂海嶠，脫冠謝朝列。

杜預注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送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列。

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

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

豈伊川途念，宿

心愧將別。

孔以養素爲榮而已，以繼位爲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察，平其宿心，奮康陶憤，詩曰內實宿心。

彼美丘園道，喟焉傷

薄劣。

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盈王。爾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應詔讌曲水作詩

四言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庾飲于樂遊苑，且禋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

應詔讌曲水作詩

四言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庾飲于樂遊苑，且禋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

詩賦

顏延年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者，不溫則涼，故象者非大矣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

則治不形實達國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釋功務法未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極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述至孝文隨風乘

語注曰彰著也

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

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幾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

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

太上正位，天臨海鏡。

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器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男正位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

制以化裁，樹之形性。

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成生理謂之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其二史記文帝詔曰鴈魚之萌生翔泳謂魚鳥

飛鳥下及魚鱉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

言崇尚虛假諒非有徵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漢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助於物善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

豈伊人和，實靈所覓。

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乎實亦受天賜左氏傳季長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賜交錯同也

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

航琛越水，輦鬢踰障。

其三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者必以資爾雅曰上正璫也郭璞曰山上平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

言太子

有明德也帝體謂太子也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娶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難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且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與引曰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

箴曰尊以弘

君彼東朝，金昭玉粹。

東朝東宮也潘贈岳岳機詩曰繼總東朝高誘呂氏注春秋東宮太子所居詩曰宮之妹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純粹也

德有潤身，禮

不愆器。

禮記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

柔中淵映，芳猷蘭祕。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

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左氏傳富辰曰畢

原鄭鄭文之昭也杜預曰昔文王子于也預管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昔文王子于也漢齊章玄成議曰父

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迭

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爲昭

於赫王宰，方且居叔。

王宰謂王為宰輔比之周且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王詩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

語皆鍛鍊
不入庸筆

到底肉停矯
骨離風句勻
字徑矣正人
已脫錢姿金
所采之者康
錯變太調者
之一遺調者
也遺變太調
與前局首同
義樞美惜文
人乎譽非其

叔父也 **有辟審蕃，爰履奠牧。**
履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終於面，二蕃謂江夏衛、魯二王也。爰，日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

又曰：凡邦國 **肫魄雙交，月氣參變。**
肫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肫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大小相維。肫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肫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中氣以著時應。

化際無間，皇情爰眷。
言既太平，故眷斯嘉節，解嘲曰：織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隙也。

郊饒有壇，君舉有禮。
饒已見上文左氏傳。曹劌曰：君舉必盡。其六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伊思鎬飲，每惟澗宴。
毛詩曰：王在在饒飲，澗樂。

分庭薦樂，析錫波浮醴。
莊子曰：分。應抗禮。

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其七孟子夏。諺曰：吾至不。

途秦命屯，恩充報屈。
秦屯二卦名。周易曰：秦。者通也。又曰：屯如遭如。

有悔可悛，滯

瑕難拂。
其八周易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通。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
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於晉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為不使虛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殷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稟道毓德，講藝立

言。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溫溫恭人，寔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軌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昏。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道達之義於此，翳昏也。尚書曰：夙

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儀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柏于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永瞻先覺，顧惟後

昆。其一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大人長物，繼天接聖。周易曰：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屯不交則否，故屯

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羲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屯不交則否，故屯

也。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剛修文，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尚書曰：庶邦

孔子問項梁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虞庠飾館，睿圖炳晬。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魯圖孔

仁憬，永集，袍智廣丘至。懷抱謂包輻也。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懷彼淮夷，毛萇曰：懷遠行貌。左氏傳：為晉靈謂楚子曰：求諸侯而廢至，杜預曰：廢至也。踵門

陳書，躡躡獻器。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說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卿淵宅心道祕。其三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所放。黃曰：伊昔周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

外問內暨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暨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暨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思皇世哲，體

元作嗣。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資此夙知，降從經志。資猶藉也。毛詩曰：誰夙知而暮。邊彼蒨

文，規周矩值。其四爾雅曰：邊，遠也。尚書大傳曰：聖人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疊，值當也。正殿虛筵，司分簡日。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以蒐，造天

虛筵以待賢也。左氏傳：鄒子曰：文鳥氏

司分者也爾
雅曰簡擇也
尚席函杖，丞疑奉帙。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席禮記曰席開與文鄭侍言稱辭，惇史秉

筆，馮衍德語曰仲尼言語不習則于質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博史國語士茁謂季子曰臣秉筆事君妙識幾音，王載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

何奈
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演連珠曰肆議芳訊非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記曰非此

俎實非馨。其六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成王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獻終襲吉，即宮廣識。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

象筵庭宿金懸。劉楨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象都賦曰桃筵象台保兼微，皇戚比彥。春秋漢舍學曰三公在天

也皇戚皇家之感也
看乾酒澄，端服整弁。其七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注氏傳曰看乾而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六官賦命，九

賓相儀。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懸其命之數纓笏笏序，巾卷充街。纓笏垂纓柔笏也皆朝臣之服

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巾箱也所以盛書
都莊雲動，野道風馳。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道薛倫

周伍漢，超哉邈猗！其八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侑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清暉在天，容光必照。清暉喻日喻帝也孟

必照道歧曰
物性其情，理宣其奧。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

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為情嬌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廣雅曰奧藏也
妄先國胄，側聞邦教。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

徒孽
徒愧微冥，終謝智効。其九徵冥微感而闇冥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效一官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九一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五言劉楨梁典曰張謏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謏籍六切

丘希範

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郎謏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彖中書侍郎丘遲上

詰

去

日闔闔開，馳道聞鳳吹。

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嶸闕於蘭闔薛諒曰紫微宮門曰闔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俗倫制十二

節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察舊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籥笙篳篥皆以鳴吹者也

輕萋承玉輦，細草藉龍騎。

毛詩曰自牧歸荑毛萋曰荑茅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登服虔漢書注曰

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

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

集本作流巢空初鳥飛，荇杏

亂新魚戲。毛詩曰參荇荇菜實

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

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黜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

參差別念舉，肅穆恩

波被。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五言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為左衛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

劉瓛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瓛諱曰隱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六韜曰魏與有苗戰曰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南陽浦屋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戰于丹水之御人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

傳子莛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

殺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愍茲藹宇內，

勞色可人
佳句
已足唐人

無甚新奇
可思深處
遠非氣固
結一思後
人所能及
者此所以
爲建安風
韻

魚鳥失飛沈，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推轂二嶠，揚旆九河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制之闕魚列切西都賦曰左瞻函谷二嶠之阻繕田賦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

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體一種一繫綴一凡三屬也顧野王曰屬猶接也戎車出細柳，餞席

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夏士直百金言重故也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

用三驅失函轡方解帶，曉武稍披襟。奇曰在上洛北文類曰武關在洛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咽喉

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尚書曰秦辭伐罪鄂綠生述征記曰北芒洛陽北芒嶺驪迤長阜自梁鳴山連嶺修互將

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尚書曰崇望大告武成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承縱一竅通俗文曰幘道曰簪

祖錢崔實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 五言

曹子建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北芒見上文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垣

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不見舊者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

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

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天是以蠅結不談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股賢大夫歷夏至商末纘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歲東穆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書漢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鵲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賦曰紛紛接擾未知何意天地為我爐萬物一何小言天地為爐陶冶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鵲鳥賦曰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子曰達人觀乃見矣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達古詩曰立身苦不早達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說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

五言 鄺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園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禡中賦詩以敘中懷

鄒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又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

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

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遇遲中心有違

何以敘離思

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

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

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

迴谿

縈曲阻峻阪路威夷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

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

東京賦曰淩水滄滄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前庭樹沙棠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

後園植烏桕。

上林賦曰沙棠檖諸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桕沙棠樹

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

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者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

飲

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

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

玄醴染朱顏，但慙杯行遲。

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

朱顏酺王仲宣公詩詩曰但慙杯行遲

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籟管備舉王仲宣公詩詩曰管絃發徵首度曲清且悲

春榮誰不慕，歲

寒良獨希！

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分編

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奔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蒸易曰殊途而不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緣殊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憶曠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取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議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瑣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五言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

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滄口南樓作時為豫章太守

謝宣遠

祗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

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從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知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

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

牧。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揚仲武詩曰惟我與爾對筵接凡蒼韻篇曰疏廣也蒼知庾也明牧王撫軍也

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

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餞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

錢子獨陸士衡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

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

頽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

楚辭曰日暉

榜人理

行艦，輜軒命歸僕。

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舡長也說文曰艦船頭也吳都賦曰輜軒婆擾毛詩曰輜車鑿鑿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

分手東城闔，因發

全首以楚詞點綴而成自然風韻

權西江隩，說文曰關城曲重門也爾雅曰隩隩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浦爲隩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爲離非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于文曰敬申弔于比下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爲永嘉郡守丹陽郡圍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爲東石頭爲西謝靈運

祇投出皇邑，相期憩甌越。役所蒞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牧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解纜

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吳志曰更增軻纜然纜維船索也西都賦曰捕鯨鱓之蓄念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

物難可歇。王仲宣公譙詩曰含情歇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積痼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說文曰痼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資此永幽棲，豈

伊年歲別？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爲棲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報分輶兮何其寂蔑蔑一作滅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五言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爲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暉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三尚書吏部郎兼知御廚事江府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暉不肯祐曰遙光遙光收暉下獄死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意山海經曰瀟湘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管籥於江淵澧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遊戲江之

瀟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贊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娥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爲湘夫人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歸藏啓箴曰有白雲出自蒼梧

此首全是
自傷之意
看其出筆
便見哀曲
古人在此
上得比耳

可安者志
義而殺身
亦不可死
死於建功
不如建功
於平日也

良，惜哉空爾爲！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東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毛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真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妻子

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靡。美悲切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懼懼其深彼淫者天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說文曰劇甚也包咸生爲百夫

雄，死爲壯士規，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毛詩序曰黃鳥哀三

也

三良詩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爲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秦穆先

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諫曰懼悌君子永能廣兮吁嗚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爲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

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禮記曰親始死側視之心傷腎乾肝傷肺古歌曰大壘摧人肺肝心

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

詠史 五言

左太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純賦曰授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羣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

著論準

過秦，作賦擬子虛。

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

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

如今鳴鏑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徼天下兵

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尚書曰善敎乃甲冑左丘明羊斟曰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

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

感也東吳謂孫氏也

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勦鉛刀一割之用許君章句曰騁馳也

左眄澄江湖，右盼定

羌胡。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漢書曰卿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廬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萑詩傳曰離離垂貌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

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

地勢

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賦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虜處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齊插也董巴裏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

偉白首不見招。

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屬於郎號

馮公豈不

功名在欲奇
意困所造
才多而寂
以學慕
莫榮不
浮榮始
其榮結
達士期
詩之構

章以與起
法自變

每首點入古人之實

內重外輕此八詩本旨

前寫宣閣後寫寂寞交法自佳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灌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儻

儻策而不肯仕官仕職趨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適避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趙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昭之為卻五十里

當世貴不

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仲連魯仲連笑曰所賞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宜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

臨組不肯綯

對珪不肯分，禮文曰組縵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綯繫也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裘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齊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

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倕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真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學令

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擊或為鼓

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寥寥空宇中，所講

在玄虛。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漢書曰

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風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

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河賦曰白日舒耀景於神州。天地理書曰岷嶺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官裏，飛宇若雲

浮。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廣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安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

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為歎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歎者言忽也。被褐出闔闔，高步追許由。家語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楓里人也。隨沖虛學子醫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避耕於中嶽下。

里流。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振衣千仞崗，濯足萬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靈猶威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荆軻之燕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

漢書注曰邈，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邈，右兼并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

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賢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若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

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游淮陽邪。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當刈薪樵，賣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游淮陽邪。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以給食。樵，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

戴相。雖數止買臣，無誼。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毋汝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伉儷也。伉，敵也。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買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蔽也。郭璞曰：謂蔽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長卿還成都，

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結語更變 佳絕

此收出遇
合之難所
以願爲達

計策不可
其圖榮華
難矣即成
功亦不居
也久此土
以太神所
以得歸之
若潘免不
實禍之不

平敘無生
氣去太沖
遠矣

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決垂著籍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英雄有屯遭周易曰屯如遺如國語曰

古曰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飛也出籠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

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塊若枯池魚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國語叔向曰儲之富商而無尋尺

懸衣說文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出東門行曰益中無斗米儲以視架上無懸衣說文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鄭玄毛詩箋曰踈輕也蘇秦北遊說李

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七弗申乃東之趙趙說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爲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

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爲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吏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咄丁倉切切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五言

張景陽賦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得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謫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榮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藹藹東都門羣公

祖二疎。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鼓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韞轡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達人

知止足，遺榮忽如無。鍾會有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也尚書曰至子海隅蒼生 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

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留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廣字仲

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終爲太子舍人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

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之爲下泣廣既歸鄉里日

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豈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卿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貧也累愚爲愚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吏詔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樂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

覽古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才有才理顯宗徵爲散騎常侍段末波害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利璧，天下無不傳。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秦人來求

市，厥價徒空言。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

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勿與。即惠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遂詩傳曰將且也。見寶謂將寶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

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則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行李使人孫則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可使主召見問藍相如周易曰在下位

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逕入關。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秦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秦

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揮袂睨金柱，身

玉要俱捐。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親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曰璧相如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冠曰臣觀大王無負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

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子丹曰荊軻拔匕首擡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首擡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赭

其壁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爰在澠池會，一主克交歡。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

血下霑衿，怒髮上衝冠。說文曰霑目腫也列士傳曰秦攻燕目視虎背裂血出灑虎髮上衝冠已見上注。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

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陶通賦曰捨生取軀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稜威章臺顛，疆禦亦不干。漢書武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陵人吾羞不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讐。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負言而君庸長跽且人尚羞

聞不肯與會出字見聚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

之相如曰相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也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虎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管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尙書曰思免厥讐孔安國尙書傳曰魯過也

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智勇蓋當代，馳張使我歎！

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

張子房詩

五言沈約宋書曰姑蘇新立關中風義等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耳廟也

謝宣遠

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耳廟並命儉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毛詩序曰明雖麟鳳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靡瞻曷視又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卜洛易隆替，興

亂罔不亡。

尙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維洛食章昭國語注曰晉穆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力政吞九

鼎，苛慝暴二殤。

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傳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見一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貞問之曰子之哭也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荀爽也

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荀爽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

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

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先於白水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輿王。

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尙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毛詩曰聿來宵字孔安國尙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送志賦曰扶輿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婉婉幙中畫，粲粲天業昌。

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

鄭玄曰天樂得其理

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攬槍。

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欲范增數

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期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其計諸
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撓皆喻羽也京房易飛侯曰凡日蝕皆於晦期不於晦期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撓槍爵仇建蕭

宰，定都護儲皇。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
妻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其良因動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其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命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
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蘇布蹄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

兒遊乎煩公幸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老父爨漢書
至其所曰孺子可敬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牛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賴襄人問

事欲從亦松子遊耳聽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賴襄人問
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周易曰有字惠心勿勿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

正，裁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尙書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尙書傳曰時和也漢書曰三正
于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明兩

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舜則高祖光
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陰也慶旌旒歷頽寢，飾像薦嘉嘗，宋

符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見四子藥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陽然喪其天下也鑿旒歷頽寢，飾像薦嘉嘗，宋
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鑿旒也公羊傳秋祭曰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尙書注曰甄表

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於九原曰死者若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
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

方，誓夫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蓬難也莊子叔連曰誓者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禮記曰間道四達尙書曰王道
無以與乎文章之類說文曰金舉腫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

方，誓夫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蓬難也莊子叔連曰誓者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禮記曰間道四達尙書曰王道

無以與乎文章之類說文曰金舉腫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文曰寒飲也左氏傳曰孟襄之足
不頁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
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欲人以和郭象曰名
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

秋胡詩

五言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
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顧人之金秋

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束髮修身辭親往在五年乃
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

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子彼高岡椅桐生矣子彼朝陽司馬經統贈
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

而温至
生黍也
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言椅梧竹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燕類乎影響豈相不思故夫婦之儀自遠
相匹尚書曰惠始吉從送凶惟影響鷗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

思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
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
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貫猶連也傳
其
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詩曰在昔嘉運燕

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
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
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願念也
脫巾千里外結

綬登王畿
市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義丹幅巾履履漢書蕭
青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戒徒在昧

且左右來相依
易歸藏曰君子戒卑小人戒徒左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
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遲

長篇敘事
安詳典麗
為難則一
式實為分
首實為平
有韻則合
有韻則合
結點有歸
之勝概歸

一重節意
秋末章直
於末章直
曲寫章直
應之妙佳
經之佳照

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係於危切

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

其二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毛詩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祖矣我馬瘠矣

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楚辭曰嚴車駕兮載遊鄭玄禮記注曰越頭也漢書李廣今日下馬

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

宋均春秋緯注曰涼愁也

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阮籍詩東南下

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

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遊官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輟轉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

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

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日除

鄭玄曰四月爲除

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

僂僂猶俯僂也程曉傳與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

陸機青河時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鸞鳥賦曰止于坐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其四毛詩曰言念君子載饗載與宋玉詞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今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

勤役從

歸願，反路遵山河，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

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蠶婦者

蜀叢在桑野阮籍詩懷詩曰趙李相經過

佳人從此務，窈窕援高柯。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辭君韓詩章句曰窈窕真專貌說文曰援引也

傾城誰不顧，弭節

停中阿。

其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陸曰阿王逸曰弭安也

年往誠思勞，事遠

闊音形。

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爲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聲音日夜闊何以慰吾心

雖爲五載別，相與味平生。

廣雅曰味闊也五載之別

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爲先味平生所以致譔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捨車遵往路，覺藻馳目成。

周易曰捨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覺

藻以進衆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子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爲親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

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

義心多苦

調密比金玉聲。其六番岳從姊諫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列女傳曰齊母乃高詩以砥礪女之心。高

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陳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開啓賦曰太夫

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

至，慚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人暗齒燹以矯。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離居殊年載，

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騰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詔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恆早寒，爾雅曰豫樂也。明發動愁心，

閨中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其八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特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執華鄭玄

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致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沈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文帝。誌曰冀事速訖。

旋侍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纒以結書。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如何久爲別，百行儻諸已？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魯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君

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愧彼行露詩，甘之長

川汜。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遠禮而我食生以聚。義比之爲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爲汜。

五君詠

五言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陳騷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鷲翮有時。鐵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

七賢不敘
山王便見

事人以摩意手
固簡外處皆其
非言得於易之

可論途窮能無處詠阮或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詠劉伶曰藉糟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爵
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路，識密鑿亦洞，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賦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
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靡託諷終始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魏氏春

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正之義蘇門生齋然曾不聽籍籍乃對之長意清韻響亮蘇門
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驚風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籍曰卿豈為
我設邪晉康司馬長卿讀曰長卿慢
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
輒灑哭而返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賦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
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姬謂孫叔敖曰緇世接俗子不如
我逾世謂仙也楚辭曰激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朝霞形

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顧凱之晉康讀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鑑士也東海徐邈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
觀曰嵇叔夜寧曰晉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述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

曰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晉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風莊子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槩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

隱淪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近世爾雅曰近逆犯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鸞翮有時繳龍

性誰能馴嵇康別傳曰康美首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繳羽許慎曰繳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挈擾龍子縶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繳所例切

劉參軍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暹為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晉書曰靈暹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鑰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

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

輶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輶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咸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甕酒尚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達音何用

深？識微在金奏。傅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韻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荆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最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

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虛覩。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弈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

事以鐘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鐘而奏樂

甸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鐘師掌金奏凡樂

孤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辭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武帝不用能也向書曰學古入官廢指廢也言爲庸所指廢也傳暢諸公讚曰歸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

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豪素之所擬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謂莊子也世說曰初莊子者注數十家

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所贊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向秀別傳曰秀

常與嵇康偶遊於洛邑與呂子灌游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駕載軒軒飛貌張衡劄劄賦曰星迴日運鳳舉龍驤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諱大雅所

詠史 五言

鮑明遠

參軍俊逸可喜善於取勢勝人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維賜鄆鄆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逸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

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仕子彰華纓，遊客竦輕轡。

七啓曰華組之

纓楚辭曰疎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疎上也
 曰青雲 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鞍馬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周易曰行一寒一暑臨樂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亦是平敘
關勝於情

詠霍將軍北伐五言

虞子陽 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華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班固馱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經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篤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

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宋子侯詩曰高秋八月九月白露變為霜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漢書鄼食其曰臣聞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名諠文曰陰雲覆日

乘墟揮寶劍，蔽日引高旂。周易曰乘其墟弗克攻杜預曰左氏傳注曰乘行名曰斗今在滎陽庫中刁首影鑑音遙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露布反羽書至上天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

衛孟康曰以銅作鑪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子歐治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旂蔽日兮蔽者雲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陸賈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

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其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

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蓐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骨都先自饜，日逐次亡精。漢書匈奴有骨

都侯又曰匈奴醫焉文穎曰恐懼也饜之涉切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擢去病

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與包成曰十六斗為庾百行已見上文天長地久，人

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爾雅曰虧毀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靈寶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 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連作百一篇詩諷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篇李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

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書秋曰應康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詩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

爽曰公今聞周公幾讖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連博學好屬文文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與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諷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名高不宿著，易用受

侵誣。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寶嬰通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高唐賦曰長吏墮官賢士失志田家無所

有，酌醴焚枯魚。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樂與袁公書曰酌參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噲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階機洛陽記曰吾嘗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

度之也占之鹽切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書以

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

虛。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慚愧而無所知

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玄服以發費革匝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廋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 五首

何敬宗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莊子曰

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蕭賈鳥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向書曰庶當吉

以京華山
林並起
用意所
朱門二
見游仙
意初非
迂怪之
也讀之
其時須
意識得

士七啓曰抗志雲漢
賦曰流目眺夫衡阿
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嶽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嶽兵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爲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運邇兮紛暗隱說文曰御使馬也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
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絳藐。王逸楚辭注曰絳綵細微之思也又曰遠遠也

遊仙詩 五言

郭景純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鑄鍊縲紲塗震倒景御玉玄都而瑤之製文多自欽雖志效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朱門

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縲縲而赴王麻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大城西九里有蓬萊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谿名也陳仲雍荊州

丹莢毛萸詩傳曰捩捩也又曰捩拾也都活切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黃故曰丹莢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

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輪爲梯可以陸虛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

厚幣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巫去無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幸者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諸妻曰妾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卷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左氏傳曰魯人之暴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跳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庚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

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潁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蒙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

也翹迹企頽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闕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願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閻

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閻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兌為閻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宓妃也毛詩曰

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樂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楚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

修以為理王逸曰古賢築修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青珍禽芳草遙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旁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

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薔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萋曰女蘿松蘿也楚辭曰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放情陵霄外嚼蘂挹飛泉楚辭曰

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論曰飢食理藥渴飲藥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

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輶馳騁九野奮康寧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難曰偃佞以柏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燈古白鴻頌曰茲亦歌介矯翮紫煙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

要論曰鶴龜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濛以東場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

此游仙之教正以蝶

壽之惡為
松鶴之墓
欲辭榮
爾人道耳

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并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爾雅曰感動也

淮海變微禽吾

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龜墨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莫夫

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與論然而感者望死或之必敗曰夫生之必乘風雲冀

與嬌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列缺窮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壘相望逝者莫反審者莫形足以覺也

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馭戰而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

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

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日月之並過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思拂霄及遠遊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

言珪璋雖有特達之

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補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矣莫不索劍相問者

潛穎怨青陽陵茗哀素秋言世俗不願求

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茗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

悲來惻丹心零淚

緣緦流悲俗遷謝故側心流涕周易曰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書曰詳田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緦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賦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賦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

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

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列仙傳曰陵陽

香舟之魚已及上文漢書齊威王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也好釣魚於滌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于明送山採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

容成揮玉杯

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子稱黃帝師見於閭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

一深結妙有
深者以林
所求非朱之
疑門者非仙

朱塗人即
塗中人即
山字相者
之應為首

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領動也五感切

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妙

見一士焉虛敷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敷為首羣雞鷩鷩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敷而已今卒親夫于於是始可與敷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遠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虛敷視之弗見乃止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通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西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曰龍角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日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燕昭使人入海求葦萊已見上文漢武內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
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一者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生也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比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蓐收和騏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

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
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降者已見上文毛詩曰苕苕女蘿施于松柏毛萋曰苕寄生女蘿松蘿也

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壽華莊生以為朝菌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降者已見上文毛詩曰

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
王孫列八珍以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膏青礬石也

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載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

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
孟

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及蹙一足招沐
也之時以履史
所非橫秀樓
能潘絕逸健

招隱

招隱詩

五言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雜詩在居陸後而此在前賦也

左太沖

林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魯連子曰連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水網持曰策
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結構謂交結構架也晉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尙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
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尙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

尙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
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浮沉。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激滄
落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禮記曰絲竹
樂之器也

吟。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
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寔婦悲吟

秋菊兼糒糧，幽蘭間重襟。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
詩曰乃糒糒糒毛萇曰糒食也楚辭曰淑秋蘭

以為佩然蘭可為
佩故以間襟也

躑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簪。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踟躕阮嗣宗奏記曰真疲病
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著韻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王隱晉書曰思左徒居洛城東者經始東山廬詩曰
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心。周易曰井冽寒泉
廣雅曰登磨也

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
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影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
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感爵服

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風則風
可以仰則仰東征賦曰行止風仰與時息兮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
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薊青與陳咸朱博爲

友著聞當世往者王陽賈馮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賈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社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
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趙岐孟

招隱詩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蚤蚤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
之？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 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予以

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 翠幄浮遊杜預注曰幄帳也 激楚佇蘭林，回

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 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 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枚乘上書曰泰山之密穿石楚

瑤也見 上注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

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操淳散 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藻與澆同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 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

反招隱詩五首

王康琚 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舊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

夷叔齊鄂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終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今雖盛明

世，能無中林士？解嘲曰遵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

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棹道機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楚辭曰鷓鴣啾啾而悲鳴崔琦七節曰再奏致哀風凝霜

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左氏傳楚太宰爲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周才信衆人，偏智任

諸已。以出仕爲周才隱居爲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大

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旌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歸來安所期？與物

齊終始。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秀色天成

芙蓉池作五首

魏文帝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卽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呂氏春秋曰乘輦子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雙渠相漑灌，嘉木繞通川。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

通川過于中庭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張衡羽獵賦曰

風翊翊其扶輪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莊子曰聖人其

誰能得神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卽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莊子曰聖人其

通而保己焉委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五言水經注曰淮南郡之子湖縣南所謂姑孰卽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濱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

姑孰大樂府第

殷仲文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僧玄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晉氣濟賦
便開謝家一派

潘安仁有秋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言猶實也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言風之疾也

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怒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發是已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管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爲

壯谿谷爲牝壯谿谷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松貞菌脆也

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之閒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爲

勝引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好風也勝引勝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

賢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嘔阿衡喻

以一言寤妄言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嘔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尙書曰推綱王不蕪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

游西池五言

謝叔源職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尙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事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有來豈不

疾？良遊常蹉跎。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素子時無算而非我劉楨擊陽山賦曰冥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道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說文曰越度也

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詩曰趙李相釋過 同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廣雅曰被加也言如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

雲屯曾阿，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冥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若頡頏曰湛水不流也 褰裳順蘭沚，徙倚引

芳柯，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駕吹蘭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

無爲牽所思，南榮誠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陸曰全汝形道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離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哇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澹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憩榭面曲汜，

臨流對迴潮。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爲汜韓詩外傳阿谷之汜阿谷之豫陸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哀鴻鳴

沙渚，悲猿響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墻曰椒丘 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颺。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夙與 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斐斐輕貌泫泫垂貌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李奇漢書注曰諠聞散也王逸

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諠囂則人意動作 悟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與晤同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五言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謝家山可稱水
開關作手而
之一種生功
前人氣力變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徵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鄒杓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絕信

乘王車黃屋左纛

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言上二事乃爲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東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書植武帝諫曰聽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

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莊子曰堯見四子獵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倫駘以表車

鳴笳發

春渚稅鑾登山椒。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吳郡賦曰張組帷櫛流蘇遊天吳山賦曰或組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蓋乘陰倒

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蓋乘陰倒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臯。

蘭薄卽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驚兮蘭薄戶樹瓊木儼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

不可以王羲非之楚辭曰朝騁驚兮江臯王逸曰澤曲曰臯

原隰萋綠柳，墟囿散紅桃。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穉穉者發乎也桃則華莢與柳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

皇心美陽

澤，萬象咸光昭。

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豐孝經鈞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

願已枉維繫，撫志慚場苗。

鄭玄毛詩箋曰

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

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實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是繫舊

想，覽物奏長謠。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惡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白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

五言永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

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連障疊巘嶧，青翠杳深沈。

爾雅曰

曰山正郭續嶧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嶧嶺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楚辭曰與曛黃而爲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遠逾兮嵐氣清埋蒼曰嵐山風

大謝詩多
用對句力
厚思深而
無輕靡之
態時有姿
媚而無姿
媚之態

前以處境
為比後以
感時起興
章法整鍊

也鳥錄
含切
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七發曰蔡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含情尙
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尙知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
髮吐素華華詩曰衣帶日已緩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聞唯賴鳴琴而已孫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而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五言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虬鴻也說文曰虬龍有角者進

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雲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此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作慚也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 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趙歧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 傾耳聆波瀾，舉目

眺嶠嶽。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嶠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窟賦曰瀾嶽嶠嶽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陰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索居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易永久，離羣難處心。禮記子夏曰吾雖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殺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莊子內兩黃鵠

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逝世無悶

遊南亭 五言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霖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

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簞清有餘也戰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嗷嗷員如規久痾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毛萇詩傳曰瘵病也尙書禹曰洪水滔天天下民昏墊

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因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楚辭曰皋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猶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

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為朱明感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張歆行曰感物園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髮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餌藥既止故有衰病楚讀篇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

得休也 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尙書曰時惟良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嘉寧安固二縣中踏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敬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敬盡也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壘

棄地章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巖也顧啓期棄地
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巖巖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
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緝挂帆席溟漲無

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鯀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純曰廣大靈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當庶
張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讖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
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
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江海之上
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

韓子自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
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五言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所悉高
山枕水清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謝靈運

昏且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光聲色令娛人觀者憺
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山谷日

尚早入舟陽已微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歷曰日太陽也楚
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楚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飛貌菱

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
解切阮籍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莊子曰雲者
風起北方一

西一東執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
悅澹樂也賈逵國語注曰休息也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足也孫卿
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寄言

大謝靈運秀
至元師而
風致多
輕媚矣此
其處亦此
一在此已
似此宛

康樂高嶂
有餘而中
多生澁之
處正是清
審其爲不
迴

康樂高嶂
佳有題便
紀遊筆致
種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楚辭曰：願寄言於三島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劉涓子吳都賦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爲命。說文曰：推排也。爲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洞六處，石門迴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拔。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樓。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廣雅曰：疏，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

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

惑故蹊。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嘗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獲啼。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噉噉以寂寢。廣雅曰：噉，鳴也。沈冥豈

別理，守道自不攜。漢書曰：蜀嚴湛，莫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達國語注曰：攜，離也。心契九秋幹，目翫

三春蕙。古樂府有：歷九秋，萎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曰：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新序祭啓期曰：貧者土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矣，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

虛陸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五言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迥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

往北山經
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

環洲亦玲瓏。曹植贈石州詩曰韓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管灼曰明貌倪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瀟。毛詩曰南有喬木遠矣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

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曼曼在衆毛萇曰濛水會也濛與濛同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兩作而百果草木皆中拆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蜂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韻書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

曰擗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張海中隨潮上下舒雅撫化心無厭，覽物

眷彌重。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山人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孤遊非

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五言羅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獨嶺溪一層
清出層
阿人如層
此固是層
一次起層
帶轉起層
文情周匝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陸且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廣雅曰方始也

逶迤傍隈隩，苕遞陟陁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蒲隈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陁陁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聲典切過

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經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遠也川渚屢逕復，乘

流翫迴轉。楚辭曰川谷逕復流瀉溪鷗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飛泉，攀

林籬葉卷，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搥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

握蘭勤

徒結折麻心莫展，

靈運南樓中望所知暹客時曰瑤華未堪折蘭者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懸擿折然握蘭謹者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搥搥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蘭煎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中也又漢家侍中握蘭

情用賞為美，事味竟誰辨？言事無高就而清之所賞即以觀

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淮南子曰香獨領據瓶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者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遺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

五言丹陽郡國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陞壠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收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歷山萊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力追切

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欲明懋德之後善遊天下皆是容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禹稷

動，清蹕巡廣塵。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蓋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搢紳有田一廛晉灼曰廛一百畝也

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

飛奔互流綴，緹毅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與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

神行均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均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瑤鏡曰中天之空開冬眷徂

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凋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生猶生也

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吳越春秋越王曰蜺嶺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遠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

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蔥仔。

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耕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
積聚也。息饗，報嘉歲也。通急，戒無年也。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溫渥，澆輿隸，和惠屬後筵。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
也。字書曰：澆，洽也。左氏傳曰：人有
十等，卑與輿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疲弱謝淩遽，取累非纏牽。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真子弟駕千里之
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五言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洲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

莊子曰：閼塞之隸與殿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

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觀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

王逸楚辭注曰：陽山，側峽與澗通。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巖險去漢宇，衿衛徒吳京。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帶，周衛徒此吳京。宋

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晉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

靈，園縣廟園之縣也。呂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徒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靈，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曰：皇皇上天，照

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宅道炳星緯，誕曜應神明。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銜。崔吳

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睿思纏故里，巡駕弔舊壻。爾雅曰：林，外謂之壻。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臺。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轆路經管裝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電柱預左氏傳注曰蔭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稊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彿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嶽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國語曰齊桓公欲預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子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彘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昔者謂司馬談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五言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爲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

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之北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之神有兪兕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瑤軫玉轡也藻舟漢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影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萬軸胤行衛，千翼汎飛浮。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五尺五寸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彫雲麗琬蓋，祥飈被綵旂。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旂

旌旗之
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波兮揚波兮查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將加兮妾心驚則既釋
兮淚乃清妾持杯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兮大悅以為夫人
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蘇

金甲組練也蔡邕女談詩曰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驚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海貌盼觀青崖，衍漾觀綠疇，蘇盼窈窕願盼也衍漾衍

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驚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海貌盼觀青崖，衍漾觀綠疇，蘇盼窈窕願盼也衍漾衍

時為
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鱗翰皆驚躍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

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衰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史記曰關法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楚辭曰嚴車駕兮登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顯視

也毛萇傳曰關曲城也蔓草綠高隅，修楊夾廣津。隅城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擾擾遊官子，營營市井人。枚乘七發曰擾擾者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

市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良之徒乘肥衣輕價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

胡曰子辭親往仕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草

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情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奉賦曰晝稚節以夙茂靈勁風而後凋曹毗洽城賦曰含彩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賢永昭灼，孤賤長

之只言行役
無所事者
故慨然有感
耳

短章以淡
遠取致

隱淪，說苑曰于賤至單父請者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
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陋小生歷淪謂幽隱沈淪也
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
陸機長歌行曰容華耀夜
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聽

游東田

五言眺有莊在
鍾山東游還作

謝玄暉

感感苦無悰，攜手共行樂。

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爲樂與韋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
曰端居苦無悰舊遊博望山悰裁宗切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
累皆重也尙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蕪樓

遠樹暖仟仟，生煙紛漠

漠，
廣雅曰芊芊盛
也仟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
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

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嘆幾悲
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爲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

五言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滄梁與曰江
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

南有香爐山孤翠秀起游
氣籠其上卽樊澤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崑崙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
至之後養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入公乃往遂授

以丹
經丹

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

張僧鑿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崗西有鶴嶺
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淵

天然秀句殊不易得

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宜仙靈之所宗也

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青。

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蓬霧縹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絳氣下縈薄，白

雲上香冥。

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

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

西京賦曰瞰蜿蜒之長壽晉靈先殿賦曰中坐垂景頻視流星

不尋遐

怪極，則知耳目驚。

書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

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

會重也秦風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

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

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

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旂。

光誦猶華篇也後旂猶後

柏隱，羞逐市井名。

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士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市井已見上文

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旂。

光誦猶華篇也後旂猶後

也乘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五言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子尚爲西陽王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

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勗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

終南

表秦觀，少室邇王城。

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杪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嶽以爲國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因賦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東京

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垺。

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垺並見上文

北阜

何其峻，林薄香蔥青。

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騁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詩曰林薄香屏

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

于虛賦曰其山

則交錯糾紛于青雲

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

謝靈運登廬山詩曰鬱龍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于虛賦曰鬱律峯參差尙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聲律而氣
佳是殿於
已境矣詩
聲律又工
偶律既協

構丹巘，峻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鬱鬱律，嶒已見上文。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楚辭曰：道幽谷於九疑，山海經曰：南

山峴，嶺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卽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卽事卽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卽事。南

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西京明池。皆在此，皆假言之。山中感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壟首，秋風

生桂枝。其三：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山足已見上文。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舉謂叔龍

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旗也。垂者旒，旗以羽爲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旆樓壇，鸞崇基也。春秋：邈斗樞曰：山者地也。白雲

隨玉趾，青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毗：隨園賦曰：青霞與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

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藥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額步，咸可攬。若頤，猶曰：願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其五：歲暮，喻年

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開。潘岳詩曰：東郊豈異昔，聊可

昔已衰如
別范安成
等草不易
多得也

前用虛後
用實別成
一格引證
也

孫評文選 卷二

閑余步。

七啓曰雅
容閑步

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

于處賦曰其山
則盤紆弗變

槿籬蹕復密，荆扉新且故。

謝

連詩曰插權當列藩鄒文禮記注曰第
門荆竹織門也殷仲堪詠曰荆門盡掩

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

驚響去不息，征鳥時相顧。

毛詩曰
野有死

譬今以江東人呼鹿曰麇呂氏春秋曰征鳥
號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茅棟嘯愁鷗，平崗走寒兔。

任預雪詩曰寒鷗
雲鳴悲鴻竟夜嘯

夕陰帶曾阜，

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遒，寧止歲云暮。

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
我道毛詩曰歲事去暮

若蒙茵茵藥，頽齡儻能度。

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食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
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胸臆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懷頹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
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何休公
羊傳注

曰充
誦也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關庭
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

宮。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
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漢武內傳曰帝
好長生之道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

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

淹留已
見上文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

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曹子建閑居賦曰
憩寒風而開衿

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

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
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

雅曰玄道也然道
體無形故曰空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費甚康敬信之遊入山烈嘗得石髓
柔滑如飴卽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爲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

人境絕故
望爾來同
此是關合

燈 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

吳郡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視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

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

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于先者，漢中闕下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于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訓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

五言何之元梁典曰：到嶽字茂，灌漑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瑛那郡瑛，那國人。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陽，無土地，成帝歲

廣元年桓溫鎮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與地圖曰：梁武政南瑛那為瑛那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等三息，排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彭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

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鄴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涇城杆音烏。

此江稱豁險，

茲山復鬱盤。

蜀都賦曰：豁險吞若，臣防于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堯鬱。

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嚴巒。

左氏傳：晉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曰：秦形勝之國也。襟帶已

見上文說文曰：樹小山而高。

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

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已見上注。

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

陴杜預曰：陴城上陴，睨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澹，甬道入鴛鴦。

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閩門入灞澹，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

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滄岳關中。詔曰：未央殿東有鴛鴦殿。

鮮車驚華轂，汗馬躍銀鞍。

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遠，吏民鮮駕馬，以財貨自達。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竊竊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煥，翠蓋空颼颼。

嗣宗為身與
事途之生感
窮途之生感
豈為一身
計哉觀者
幸善觀之
此為十七
章之首以
憂思二字
孤臣之痛
如此

記曰齒相如
怒髮上衝冠
懷紀燕山石
思開函谷丸
范曄後漢書曰
靈為車騎將軍
與北單于戰于
破之遂登燕然
山刻
石勒功紀威德
又曰隗囂據天
水王元說登曰
東收三輔之地
案秦奮述表襄
東封函谷關此
萬世一時也
豈如霸上戲
羞取路傍觀
漢書曰匈奴入
邊遣宗正劉禮
軍霸上帝勞軍
直馳入帝曰
鄉者霸上軍如
兒戲古樂府曰
出東南隅行曰
兄弟兩三人
中子侍中郎黃
金絡
馬頭觀者滿路
傍
寄言封侯者
數奇良可歎
漢書李廣與望
氣王朔語曰自
漢擊匈奴廣未
嘗不在其中而
諸將校
何也豈吾相不
當侯耶又曰大
將軍衛青陰受
上旨以為李廣
數奇
孟康曰寄隻不
耦也如淳曰數
為匈奴所敗致
所具切奇居宜
切

詠懷

詠懷詩

五言顏延年曰設者阮籍在晉
文代常感廢悲故發其詠耳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瑰傑志
氣宏放將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選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朔鳥鳴

北林，
號鳴也

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羅謗過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
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辭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想忘。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
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履毛萸詩傳曰婉孌少好貌子虛賦曰扶與猗靡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漢書李延年歌
曰一顧傾人城

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
子嫫嫫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感激生憂思，緩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趙岐孟子章指
曰千載聞之猶

有感激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日更離傷？
有感激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日更離傷？
鄒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日更離傷？
日婉瀟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
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秋風吹飛蘂，零落從此始。

沈約曰風吹飛蘂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蘂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日朝爲榮華夕爲樵梓山海經曰擊夕之山下爲荆杞郭璞曰杞枸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
一身不自保，何況

戀妻子？
沈約曰榮梓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激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龍於楚恭王江乙謂魏江者有火若雲霓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奔因注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兕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盡愛而趨王臣亦蠶之所得魚也亦將奔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天天桃李

花灼灼有輝光。
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裏曰四時皆

象此類不唯春也尚齊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神女賦曰陳嘉辭而對吐芬芳其者處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廣雅曰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以財助

此首全以反言取意

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鑿女不弊席鬢男不弊與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晉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衰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恥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音不在分桃斷袖愛髮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著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春秋非有託，

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

迅疾也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露漙漙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已見上文

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

以識其瑣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鵬敗哉當以交利貨賂鵬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爲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復謝之理雖同天道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頤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

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惓惓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覆哉覆哉善曰論衡曰甘讎繁辭終不見信微風吹

著不可忘而怨司馬氏專
不可忘而怨司馬氏專
不可忘而怨司馬氏專
不可忘而怨司馬氏專

東陵瓜西
然有易代
之盛龍祿
難居為當
禍日清流
也

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樂錄曰雞鳴高樹顧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秉謙輕薄兒戲之學孫劉嘉宇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

三河。黃金百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何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致者道善而離楚逾遠耳今

王勳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勳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買遠國語注曰一途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軫當為珍宋太玄經注曰阡陌也說文曰軫非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塗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侯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閉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

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色相匹夫惟周身膽已乃亦坐致事家夫得同易象榮華久誇膏以明自欺人以財與果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照非自斃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怨左氏傳曰石楛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致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曰東垣北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下有采薇士，上有嘉

樹林。沈約曰夷齊尚不食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

寒風振山岡，玄雲重起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擢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鳴

此首着眼
附於夷齊
之意

鷄火中九
十嘉平六
年司馬交
慶司馬六
九曹芳周
景元四月
晉馬昭年
司公昭年
錫亦加封
月錫亦加
中亦在封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是腐耳，善曰楚辭曰鴈甚而南遊，又曰鷓鴣鳴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影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文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尙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闕相與期。家語子路問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

一。時。方音曰蒙大者爲丘王，逸楚辭注曰小曰丘。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誤羨門子，噉噉今自豈。沈約曰自我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昔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水望志事不同，祖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壽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噉笑也，噉與豈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蓋池，或曰即宋蓋澤也，又陳留郡有溘蓋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莽

茫。毛詩曰寧辭曰莽莽之，無涯謂曰茫茫，廣大貌。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侯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鷄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尙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之九月十月也，尙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豈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也，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

計其功，常小功。

計其功，常小功。

計其功，常小功。

計其功，常小功。

計其功，常小功。

計其功，常小功。

計其功，常小功。

計其功，常小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爲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自

透迤。淮南子曰：志厲清雲。薛君韓詩章句曰：透迤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遞差，四時代御。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

知。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但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差，年壽將盡，而人莫己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離別。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西而西頽。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銜羽，蛩蛩

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頂而風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珣珣虛比爲珣珣，珣珣甘草，卽有難珣珣，珣珣虛實而走其名謂之蠶。郭璞曰：蠶音厥。如何

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卽飛鳥走獸，尙知相依，周周銜羽以爲餌，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蔡母遠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當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寧與

燕雀翔，不隨黃鸝飛，黃鸝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翻不蓄燕雀爲侶，而欲與歸乎？爲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鸝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讐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捷

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沈，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

孫評文選 卷二 二四七

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爲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者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楚辭詩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皋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駸駸千乘毛詩曰駕

彼駟牡載駸駸發毛萇曰駸駸駢貌駸七林切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辛

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且爲朝雲 諫楚王曰鄧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頭爲的費遊茂樹夕調酸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鄧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采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壘池之塞內投已僂池塞之外襄王開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 說文曰嬰繞也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愴苦心淮南子曰秋土哀也皎

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爲氣也蕭瑟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飈而害之百草宵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關關味貌耿介繁慮積，展轉長

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此爲諸章之結點哀字見時運憂之可哀與思相與

因秋與感是古與感體全用對偶成篇爲永明先聲

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運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風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

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費康高士傳司馬長卿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懷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萬心卿相乃至任人超然莫尚頗悅鄭生

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持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皆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剡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未知古

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撰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

亂。爾雅曰水正經流曰亂顏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日。魄月魄也義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薛嘔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 五言

歐陽堅石 玉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勸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虜征西掾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謬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

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歷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

所在可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平聲○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途邇不復自嬰屯蹇論

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趙伯玉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願沛必於是咨余沖且暗，抱

責守微官

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

子身若稿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故

恢恢六合閒，四海一何寬。天網

布絃綱，投足不獲安。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閒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

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淮南子曰何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

真僞因事

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慨慷復何歎？

平聲○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

說文曰負受實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衷以笞之

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

鄭

毛詩箋曰願念也

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

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尙書

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

孰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

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瀟瀟泣瀾于滄與汎同

哀傷

幽憤詩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爲詩自貴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

蔡邕書曰嗚呼嗟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榮靡識，越在縉緹。

左氏傳后成叔曰明君越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

歷敘夙昔之事自見所倚

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縉緹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縉緹縹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章昭漢書注曰縹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縹小兒大襪也

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
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特愛肆姐，不訓不師。賈逵國語注曰肆志也說文曰媛也媛與姐同耳姐子豫切媛及冠帶馮寵自

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季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託好老莊，賤物貴身。魯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

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像真欲再言
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

志在守樸，養素真全。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嵩東京賦注曰樸實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

日真者精誠之志也又

日余不敏，好善聞人。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

屢增惟塵。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特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陘終河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薳終日而畢舉國人貫三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褊心褊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

惟發論辭也毛詩曰誰是褊心是
以爲刺又曰於乎小子未否知戚
感悟思愆，恒若創痛。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瘡破傷也方言曰恒痛也說文

瘡，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性不傷物，頻

致怨憎。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昔慙柳惠，今愧孫登。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韓氏春秋曰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

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宿心，外惡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李陵書曰惟君明察乎其宿心爾雅曰惡惡也毛詩曰每有良朋仰慕嚴鄭，樂

道閑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或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聞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

如釋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詁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掘雄室亡僮石之僮猶晏如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寫出幽憤
二字何等
激昂

歸到自結
一段以結
全篇龍性
追悔莫可

毛萋詩傳曰香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
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匪降自天實由頑踈毛詩曰下民為匪匪降自天
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

固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會固
對答鄙訊繫此幽阻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毛

也鄙俚之
訊問也
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賜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
而意殊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為寃非也

詩傳曰沮壞
才不與切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曰子欲富乎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
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以云補

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
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

儔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
日會辭之舒也儔等也
事與願違遘茲淹留淹留謂因繫而留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

由人毛詩曰
謂我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壞玉
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咎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者者憂虞之象
也曾子曰權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漢書曰萬石君奮具子建為郎中令建

謂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過四不足一獲證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
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成無行所悔王肅曰

三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
三秀於山閨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
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

疾潘元茂九錫文曰盤離念功毛詩
日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疾痛也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歸勉也毛詩曰

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求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
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

此深沈賦比興體是比遠喻
望府舊賦比興體是比遠喻
沈深沈賦比興體是比遠喻
遠深沈賦比興體是比遠喻
賦比興體是比遠喻
子仲宣之遺遠喻
風人自深遠喻
意自用深遠喻
運人自深遠喻
耳託爲長語
如意此深長語
陳比與多
戰而哀鼻
見而哀鼻
哀而哀鼻
義而哀鼻
謂而哀鼻
曰痛而哀鼻
七感而哀鼻

年日期願
曰願猶衰也

七哀詩

五言贈答于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曹子建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覽以爲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

水泥，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爾雅曰諧和也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鹽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孀立庶

七哀詩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逃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遊與排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

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蠻荆毛萑登樓賦毛詩曰藟藟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

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

完說文曰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唱

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溯大江，日

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紅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崗有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日陰曰暎狐狸馳赴穴，飛鳥

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

衣袷。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廷腳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絲桐感

人情，爲我發悲音。史記曰鸛息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絲爲桐之聞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 五言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壘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

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范曄後漢書曰葬季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臙臙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

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壞過一杯，便房啓幽戶。一杯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殺人取長杯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中室也

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銀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襪玉匣玉匣形如甲連以金如鏡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說安文曰剽

却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
虜與齒同如薄曰齒鈔掠也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小寢便殿又曰自賈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

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書
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豎。

童豎曰後發爾私鄭玄曰後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經闢悉為農郊以賸萌棘

雅曰掃除也餘見
下注掃蕪老切

頽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

皆頽篇曰墾耕也毛詩曰後發爾私鄭玄曰後疾也發伐也疾耕

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踰躅而歌井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鷓鴣賦曰涼風蕭瑟

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

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卸聲

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

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

忽西沈。

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先綴漢書云日行也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願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

上 蕭蕭高桐枝，翩翩栖孤禽。

禮記曰草木皆蕭蕭也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蛉吟。

易通卦驗曰立秋蟬鳴蔡邕

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俗謂之蟋蟀蟋蟀吟已見上文注蟬音嬌烈音列

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

秦嘉客感詩曰哀人易感傷

丘隴日已遠，纏綿彌

思深。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

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

風，淚下露衣衿。
楚辭曰怨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歎歎而沾襟

悼亡詩

五言風俗通曰儼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從春起復
歷冬盡一
期之歲序

入情語卻
是雅正之
音故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謂妻也。毛詩曰：之子歸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醜載。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僂俛恭朝命，

迴心反初役。毛詩曰：迴徂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役曰：充罷甲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家語孔子曰：思其人，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帷屏

無髣髴，翰墨有餘跡。廣雅曰：帷，帳也。聲類作帷。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蔣驥曰：掛懸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綠隤來，晨雷承檐滴，

挂懸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屋承水也。

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瑟發沈憂。蘇詩曰：沈憂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莊，幾微幸也。莊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闕。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類漢書注曰：季

希也。說文曰：溽，濕也。溽暑，濕暑也。涼歲云：暮毛豔孔安國尚書傳曰：縹，細綿也。

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坤曰：履霜，愷欲明也。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展轉

見 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

夜投燭張帳，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

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

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漢書公孫瓚曰：累撫衿，觀

息親文帝歌行曰 不覺淚下霑衣裳 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寢輿目存形，遺音猶在

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修傳天賦曰悲體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

不憂莊子蒙人 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命也可奈何？長威自令鄙。魚豢典

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威成長節賦曰長威之土能閉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承且曜靈壽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淒淒朝露

凝，烈烈夕風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烈風發柰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鮑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楚辭曰日逝歲移何日以卒歲改服從朝政，衷心寄私制，茵轉

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

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疊疊期月周，戚戚彌相慙，楚辭曰時疊疊而過中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忍，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落葉委埏側，枯藁帶

墳隅，聲類曰埏墓壘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獨投心違朝命，揮

涕強就車，揮涕已見上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

一首中三
轉韻自成
一段落與
首同局
法悲憤之
寫古人之
思想可交
見

廬陵王墓下作

五言○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王幼好文章與靈運同旋屬少帝未嘗朝延謀廢立之事故在廬陵言廬陵諒諒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淡之等奏廢廬陵為

庶人徙新安郡義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含悽泛廣川，灑淚

眺連崗

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

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

毛詩曰眷言顧之罔瞻詠懷曰容詩好結

中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大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郗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

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愍也

神期恆若在，德音初不忘

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在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

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舊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新序曰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願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實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藟以香自燒習以明自銷魏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

遂越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解劍已見上注潘岳喪妻詩曰煢煢兮音辭皆莫能分仰視願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淡昔在撫墳哀今亡

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仲功揚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言已往日疑彼三人道乎今辰已亦復俟斯則理感既深情慟便悲物定非心識之所

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役于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萑詩傳曰將行也

臆促良可哀，天枉特

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隨其死也枯槁，越歧孟子章句曰其甚

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灑，長

歎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塗

拜陵廟作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查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月與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馬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

哀敬隆祖

廟，崇樹加園塋。

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

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如侯天休命

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夫揚于王庭

陪廁迴天顧，朝譙流聖情。

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禱爾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

晚達生戒輕。

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逸善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蔡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否形見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否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孝經鉤命決曰紉躬未濟汲汲孳孳者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奪秋孔演圖曰帝嘗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恩合非漸積，榮會

在逢迎。

論語糾濟職曰漸漬以道廢迎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

東垆。

坤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軫而嘆東垆陵所在也

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

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君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悼

續漢之冥漢書京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靈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

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塚謂之壠

皇心憑容物，

民思被歌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唐曲被歌聲勅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絃吹千載託

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遠已

同淪化萌。言帝澤被天下感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幼牡困孤介末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述夷易易遵也歸軫軫年也楚辭曰觀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五言集曰謝諮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暉上備精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

望晉西陵墓田

謝玄暉

總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縵今南陽有鄧總幃南子曰大樽架與宮室有雞樓井幹許慎曰昔屋樑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闌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

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

寂漠，况迺妾身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五言劉瓛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在防自義與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嚔音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

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經秀人精
自其品格
須看其歲
也虛字生動

任彥昇 劉播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梁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露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

盡，猶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

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左氏傳曰楚子使叔舉如晉曰寡君之願結懽於

乃知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秦鄭玄毛詩箋曰擊支庶也抱朴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連阻

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斯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沖得茂

彥，夫子值狂生。傳暢說曰王戎字濬沖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穀字茂彥重以濬沖殺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防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防為吏部侍郎淮

南子曰秦無所鑿謂之狂生高誘曰秦持也所鑿者玄德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伊人謂范雲也綠核人物涇渭殊故為狂生秦古握字也漢書曰鬪食其人皆謂之狂生流非余狂生能揚青激濁也毛詩

曰涇以渭濁混混其沚孫韓曰涇渭殊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選之頃以遣離曠之情也不忍一辰

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萬恨恨生者乎毛萇詩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

筒。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若顏篇曰嘲調也字書曰朝亦嘲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柎心之人不忍也

何時見范侯，還斂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弗覩朱顏

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隨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嬾積而哀嬾兮翔九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

仲宣謂四言
深致但於
三百篇中
此句太近
比之曹劉
五言反少
生色

有疾病者
齊撤瑟琴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其諱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乘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萸曰均平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 四言晉官名曰蔡陸字子篤爲尙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蔡氏諱曰陸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

邦 舫舟翩翩，以拆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濟舫與方向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

君子所同。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殫矣濟岱江行，邈焉異處。公濟

近兖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向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

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發實難所務非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啟予望之鄭玄曰豈足可以望見之豈與企同烈烈冬日，肅肅淒

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豔曰春無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魚屬言時侯也毛詩曰魚潛于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鴻

鵬，孰能飛翻？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鵲匪鵬騰輪飛戾天毛萸注曰鵲離也雖則追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瞻望東路，

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及子同寮，

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靈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晉欒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曰會子將行晏子洗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闕本三年成而

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樂
隘貨以匹馬願子越求所湛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漣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毛詩曰君子行
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

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諡

董卓之功封萌爲濟南亭侯與山陽王榮善萌當就國祭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遠避也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尅宴處。

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和通簞塤，比德車輔。

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萇云土曰塤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如篪左氏傳曰宮

晉亡齒斲其虞懿之謂乎

旣度禮義，卒獲笑語。

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庶茲永日，無俟厭緒。

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尙

書曰荒

雖曰無讐，時不我已。

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勝

彼南汜，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

君子居之，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芣采芣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

毛詩曰人亦有言靡盬不思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矧伊媿媿，胡不悽而？

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

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詩曰傳注曰

長風鷁也楚辭曰歸鳥而致詞究因迅高而難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臯之永歎 良人在外，誰佐天

官？毛詩曰維此真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四國方阻，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

蕃又曰俾爾多益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爾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 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

話又曰不雷不忘率由舊章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悠悠澹澹，鬱彼唐林。荊州圖曰漢澹

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爲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爾雅曰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曰皎皎白駒在迥也 彼空谷生芻一京其

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

四言千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爲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爲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籍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鴻說文曰翾飛疾貌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鄰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

思梁岷，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爾往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親近臣以其所爲主親遠臣以其

所主趙歧曰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賢，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爲車非也 延陵有作，僑胙是

與，公孫孫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詩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當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

是詩切聽
事實言不
發處有便

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尙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華喻貌越經書子胥曰聖視

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董褐，荷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成令視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款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嬀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

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魯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喻之况鑿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

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章。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篋忍予衆不可蓋，無尙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梧宮

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閭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雅門飲馬于淄澗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

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爲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于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篋選舉兵相伐也

功有要，在衆思歡。尙書帝曰成允成功惟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傳桑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瞻彼

黑水，滔滔其流。尙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功

也漢書劉歆說高祖曰今陸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二邦若否，職汝之由。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詩傳

職汝之由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尙哉君子，于異他仇。左

傳楚于水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尙矣哉款神人杜預曰尙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惟詩作贈，敢詠

在舟。言爲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鄒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五官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過彼豐沛都，與

君共翱翔。豐沛漢高祖所居以喻魏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尚書曰：衆暑相推而歲成。務廣雅曰：斥推也。衆

賓會廣坐，明燈熇炎光。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羣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鏘鏘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熇熇也。衆大明貌。火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

中堂。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千舞也。金壘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瓊漿密勺。實羽觴。長夜忘歸來，聊且爲

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康。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首義曰：逸詞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病疾，說文曰：瀘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清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自夏涉玄冬，彌

曠十餘旬。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若讀篇曰：瞻眺曠也。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人按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若讀篇曰：瞻眺曠也。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注曰：步趾，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便復爲別辭，遊車歸西隣。西鄰鄴郡。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

詩文。秦魯晉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

漢帝尚在曹氏，而後何氏爲元后，亦依說之，亦無甚生趣。

一起變我
人情結亦
味實而有餘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詩傳曰：終夜不遑寐，敝意於濡翰。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

也。筆明鏡耀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

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既殫矣。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

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

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體體？易通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體體，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

散炎輝。繼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

飛；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俛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豈

也。魯孔安國曰：鸞，鈍也。魯與國同。

贈徐幹 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

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扞中情而為詩。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

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尙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

賦曰且余沐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楚辭曰深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思

皦皦高且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萸曰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徧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之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

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萸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

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濁淶沼沚之毛蘋藻蕓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

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

楚辭曰霜露憇憇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雲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

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尙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四詩皆用
比意未出
鳳君不露
明君甚
正意用三
豈字見三
三詩用三
豈然不意

子建詩麗而有則沈醜於風雅而得之者

結處接入比喻便深

贈徐幹 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驚者夫浮景駭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日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圓景光未滿

衆星粲以繁。

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衆明也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論語子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劉涓子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鄭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樞軒。

蓋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願旋也列下者焱與熾同古字通說文曰樞樞間

薇藿弗充虛。

皮褐猶不全。

墨子曰古之人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

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願旋也列下者焱與熾同古字通說文曰樞樞間

壯士不得志

於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武王戮成王即位和

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明其右足成王戮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

言欲彈冠以俟

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明音別孔安國尚書傳曰怨過也。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

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破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

爾雅曰璵璠也若璠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夫至卒于房陽

虛將以璵璠斂社頌曰與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頌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皇佐之稱
在陳且固
應爾正亦
異於允矣
之頌

日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秦皇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

又贈丁儀王粲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

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遠百城。員闕出浮

雲，承露概泰清。西京賦曰：圓闕疎以造天，淮南子曰：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挖摩也。栗與挖同。古字通。屬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皇佐揚天惠，四海無

交兵。皇佐太祖也。邊議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

于在位，從不踰時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雖殊，俱非忠真，則惟有中和樂

謂太祖令德之聲也。職誠可謂經也。漢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圍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日不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造

首尾為異 朝言為歸 止宿感異 始戀感異 中感切骨 俱後切骨 至切切骨 馬一發之 應以發呼 容極為春 化出百篇 爲一去取 勝一用二 多用比喻 悲憤之喻 再章以之 一物亦集 寬之奇亦 展懷見

孫評文選 卷二

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羞以大別在 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晉常怪謁帝承明廬開張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春還鄆城也時植臨封雍丘仍居鄆城 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塗塞而不逢江河廣而無梁 汎汎

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國語曰秦川舟子河西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毛詩曰顧瞻周道又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 浩縱橫，滄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 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肅肅免旆施於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 霖雨泥我塗，流潦

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陸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願假鏡以舒憂志紆鬱紆其難釋王逸曰紆風也鬱也鬱 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遺兮離居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詩傳曰偕俱也 鳩臯鳴衡扼，豺

狼當路衢。鳩臯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臯為鳩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衛何休注曰路衛郭內衢也 蒼蠅聞白黑，讒巧令

親踈。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閒毀也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辭曰攬轡踟躕下節毛詩曰振首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曰嗟若夫欲何留也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察越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秋蟬也 孤獸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暎又曰日杳杳而西頽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者鷩厲疾貌 孤獸

走索羣，銜草不遑食。尙書曰不遑暇食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

曹子建

愛白髮也
念處忽入
此段悲感
一任段生
無限悲感
心悲章居
說到離解
開拓莫解
皆辛筆

本為離別
生情感
年命發任
城王愛
到體其
正情二
至情發
人遺愛
遺情骨肉
風

涕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 奈何念同

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下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 孤魂翔故城，

靈柩寄京師。漢書賈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

晞。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年在桑榆閒，影響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

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其五鄭玄毛詩箋曰愆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吐也丁兀切聲類曰咄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吐呼之間或至天歟也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獨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都

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慤勤。毛詩曰抱衾與綯毛萇曰衾被也 憂思成疾疢，無乃兒

女仁，毛詩曰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緡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楚辭序曰帝閔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

髮期，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韓詩外傳

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

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孫評文選 卷二一 二七三

贈丁翼

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
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

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論語子曰二

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有美女嬌齊瑟行史記蘇秦說秦王曰隨當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

肴來

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大國多良

材，譬海出明珠。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君子義休偕，小人德無儲。

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偕待也一曰具也儲謂

蓄積之以待無也

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

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

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

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

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才入軍

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穆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離曰素初貯厥麗服兮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序新

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志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

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維躡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凌厲中原，顧

盼生姿。

劉歆逐初賦曰登句注以凌萬廣雅曰俊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者以親密也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毛詩曰君子好仇

南凌長阜，北厲

脫去風雅
陳晉自有
之一種生新

會心語非
泛然為佳
句者

清渠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廣度也 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西京賦曰盤于遊吹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歸徐氏書曰芳馨既珠素琴

又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情整中帶 心之憂矣，永

嘯長吟。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運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詩傳曰畿疆也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澆澗，山鳥羣飛。樂動聲微曰風雨動魚龍

仁義勳君子上林賦曰澗澗實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懷日每有良朋曹植貴射詩日遲奉聖顏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貴射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毛詩曰將暮兮懷忘歸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蒹圃也毛詩曰之子歸言秣其馬毛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 流磻平臯，垂綸長川。說文曰磻以石著七綸也鄭玄楚辭曰漢虛靜

以絲為之綸者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 俯仰自得，游心泰玄。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塗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得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遂葬過惠子之墓願謂從者曰郢人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當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舞賦曰夫何皎皎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 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方言曰桂謂之楮音圭或為為幃周禮曰

孫評文選 卷一 二七五

幕人掌帷幕帷帶綴之事鄭司農曰帶平帷也綴組綴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綵組結束玉瑋為帷帳也

旨酒盈樽，莫與交歡。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

鳴琴在

御，誰與鼓彈？

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楚辭曰聞佳人所召子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 五言

司馬紹統

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秘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茗茗椅桐樹，寄生於南岳。

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雖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

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

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太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

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椅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

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

曰復梓卽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苦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魯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曠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

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

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

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

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

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

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

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踟躕同

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

春秋說題辭曰天謬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

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

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見下文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龍神

答何劭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騰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

纓綈爲徽纆，文憲焉可踰？

綈纆

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綈纆鄭玄曰綈纆飾也周易曰潔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靈法也

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廣雅曰恬靜也若頤篇曰曠疏曠也

良朋貽

新詩，示我以遊娛。

賈明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賈爾新詩又思文賦曰雖遊娛以愉樂

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

毛詩曰吉父作誥穆如清風淮南子

曰猶條風之時灑答

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

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爲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爲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

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

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

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

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

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

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

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

屬耳於壁籬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爲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

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

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化稟受其形也鸚鵡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

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

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周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

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

虛恬竊所

好文學少所經。

楚辭曰漢虛靜以恬愉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白曰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

道長苦智短，責

重困才輕。

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備重才輕

周任有遺

規，其言明且清。

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

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者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

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西都賦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發

贈張華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縮卷舒淪於不測

暮春忽復來，

和風與節俱。

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其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隨其風溫和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西都賦曰嘉木樹庭

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

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

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

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

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

墟，同班司已見

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

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舉爵茂陰下，攜手共

躊躇，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踟躕也

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82

4490/2

